

友 文

號三十第 卷二第 期一第 · 日五十月一十 ·

筆 隨

講外國話	周越然	2
散步難	斯郁	3
作官與掙錢	吳恬	3
天道反常	胡明	4
說哭	胡波	4
賞菊	吳樹昌	5

論中國新舊文學之蛻變 ····· 丁元普 ····· 6

糧食工作的有效措置 ····· 申蘭生 ····· 9

英美在大東亞西部戰線

之企圖 ····· 田中香苗 ····· 11

沈論民衆政治指導問題 ····· 孫育才 ····· 14

總力參戰與社會福利 ····· 問 天 ····· 16

「拳亂」與駐外使臣的活動 ····· 楊鴻烈 ····· 17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9) ····· 武 克 ····· 20

中日同盟條約調印式 ····· 25

擁護中日同盟條約 ····· 26

中央軍的威武姿態 ····· 27

記周佛海先生 ····· 顧志堅 ····· 29

日本人的禮節 ····· 平 方 ····· 30

寂寞 ····· 陳學稼 ····· 31

塵埃 ····· 郭敏之 ····· 34

閒話人參 ····· 離 羣 ····· 35

初戀 ····· 蕭 雯 ····· 37

談蟹的文學 ····· 伯 慈 ····· 38

節約(漫畫) ····· 夏養甫 ····· 40

覆舟 ····· 丁 諦 ····· 41

岐路(4) ····· 福德勝 ····· 47

編輯室 ····· 52

扉畫(紅蓼) ····· 唐 雲 1

封面(晚秋) ····· 小野竹喬作



癸未十月唐雲



249/03



講外國話

周越然

講外國語的人，必為善於聽外國話的人。不善聽外國話的人，必然不能習得頂好的外國話，必然不能講清清楚楚的外國話，必然不能講像外國人的外國話。學外國話者，倘然沒有靈巧的耳朵，一定沒有靈巧的嘴巴（包括唇齒顎舌喉等等）。嘴巴之應用在後，耳朵之應用在前。

我在東京遇見過一位中國的女性。她是華北籍，能講北方話。她幼時曾經向（在華的）美國傳教士學過英語。她自以為她的華語很好，她的英語也很

好。她的華語好不好，我不知道。不過她的英語，雖然富於華北調，我能瞭解。我曾經聽過重慶調的英語，九江調的英語，安慶調的英語，揚州調的英語，無錫調，浦東調的……英語。華北調偏向國語國音，更易使我明白。

但是華北調的英語，總不是真正的英語，總不像英國人的英語或美國人的英語。總是惡劣的英語，總非優美的英語。我們不論講那一國話，至少要像那一國人所講的話；我們決然不可以本國調出之（「出」

指「講話」；「之」指「外國話」）。那位女士，在東京居留幾天之後，也學講日本話了。起初我當她是對我講英美話。我一點不懂她的意思。難道我到東京後，耳朵就聾了麼？我要求她重說一遍。她帶笑帶叫地說了兩遍——三遍。我才知道她是講日本話。因為禮貌及自尊自重的緣故，我不敢笑。我點點頭，又拿起冷水來，喝了兩口。

後來幾天，我常常聽見她講「倒觸」，「碧綠」……等似是而非的日語。我遇到那種「機會」之時，馬上避開，假裝沒有聽得什麼。因為她所講的日語，發音既不正確，又加上很濃厚的英美調，真能使人吐隔夜飯呀！

一日午後，我空閒之至。我就靜坐，細細地討索她所以講英語用華調，講日語用英調的主因。我最初想要乘車到帝大圖書館去緝查教育名著。後來自說自話道，「何必呢？何必多事呢？何必自苦呢？……這一點點小事情。……」

我的獨語未畢；她的主因已經找到了。我在篇首講過這幾句話：「不善聽外國話的，必不能……講清清楚楚的外國話

……；倘然沒有靈巧的耳朵，一定沒有靈巧的嘴巴。……」那位女士講英語不像英語，講日語不像日語，都因她的耳朵不好，聽不明白。

她當然不是聾子。她當然能夠聽，能夠聽英語，聽日語，不過她聽得不正確，所以講得不正確。她不知不覺地華化（此兩字作動詞用）英語，英化（動詞）日語。她犯了一個很普遍的毛病，叫做「調聾」（Tonedeaf）。

人類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犯調聾病。調聾病較色盲病多；色盲病犯者不過百分之二，三。北方人講不好南方話，南方人講不好北方話，上海人講不好蘇州話，蘇州人講不好無錫話，都是因為調聾，不是因為舌硬。

我從前有一個姓吳的朋友，蘇州人。他十一，二歲時就開始學習英文。在本國大學畢業之後，又到美洲去留學四年，並且得到理學士的學位。他仍舊不能辯別「他」（He）與「她」（She）兩字之音。他在南京教書的時候，常在課堂（教室）中講南京話，講得學生捧腹大笑地作懇切的請求道，「吳先生，請你原諒我們。以後請吳先生講蘇州話，我們雖

然是南京人，或者是江北人，或者是湖南湖北人，多少總懂些蘇州話。先生的南京話，實在太高明了，我們不懂。……」

這位朋友的失敗，與東京的那位中國女士完全相同，——也是調聾。我當時和他（吳君）很親密，常常同他談天。某日，我教他說湖州（浙江）土話。他學了三，四句，馬上就講起來了，然而總是似是而非，不入調，連我也聽不懂。

調聾是天生的，無法補救，不可醫治。色盲也是這樣。色盲的人，最好不習繪畫，不跑馬路。調聾的人，最好不習方言，不講洋話。色盲者學繪畫，調聾者學語言，一定失敗，一定「獻醜」（對不起，對不起！）

最末，我當略提日本語之難學難精。日本語的音調，與華語，德法語，英語不同，日本語的組織（文法），也與華語，德法語，英美語不同。日本人雖然採取了許許多多漢字，許許多多洋文，然而他們不讀漢字的音，不讀洋文的音。例如「諸位」二字，他們不說「諸位」而說「皆樣」（音min asama）。「謝謝」二字，他們不說「謝謝」而說「有難」（

音 artistato) (我用羅馬拼音，恐怕排字房內沒有假名的緣故)。我的姓名周越然「變成「秀怡之禪」的音(奇麼?)再他們所採用的西洋字，統統改讀了：「手帕」(handkerchief) 改爲「漢客基」(hankachi)，「旅館」(hotel) 改爲「霍維路」(hotaru)。他們句法的組織，也與我們或西洋人大異。我們說，「他在房間裏」。西人說，「他是在

這房間」(He is in the room)。日本人說，「那人(男女通用。日本人與通常語言中不用「他」或「她」)滑(虛字)房間裏是」(Sono hito wa heyani masu)。所以調轉的那位女士，想要華化英美語，決無不失败的道理。那位女士在東京所說的「倒囑」與「碧綠」兩字(見上文)後來細想，知道是「請」(doozo)與「啤酒」(diru)之誤讀。

散步難

斯 郁

不清倒底有多少家產。據說在棉布收買的一天，人家都替他耽心，他却滿不在乎地：「還好！還好！只八百個草字頭」。他家一共祇有三個主人，佣人倒有卅個……總之，他家在我國富豪羣中，還不算落伍的一份子。

他們自然吃不盡，用不完，但說來可憐，他們不敢公然到大門外去散步，來來去去只能縮在汽車裏面，他們十四歲的兒子更是可憐，連縮在汽車裏也受到限制，因爲他在民國廿五年吃過綁票滋味，險些兒拋了命，他的父母祇有這樣一個寶貝，那有不當心之理？

有請他，他也要送個禮，欣然而往。等到既成了名，又怕出名了，人家請客懶得往；馬路，公園也怕走了，一個紅得發紫的電影明星，總不肯公然到馬路或公園裏去散步，恐怕給影迷包圍起來，瘋狂地握手，簽字甚至kiss。

所以「散步難」對於「大人物」幾乎是必然的事，且並無中西之分，好萊塢的紅明星與上海的紅明星，無論在面孔，作風方面，都有顯著的不同，只有「散步難」的感覺是完全一致的。

一般說來豪富的人往往是有

名氣的人；有名氣的人也可能是豪富的人。這自然是天下最可羨慕的人了。你想想：「人生一世，草生一秋」那有不出「風頭」，多寫意寫意之理？可是，話又要說回來，如果你真有這樣的感覺，你大概還沒有出過「風頭」，也不見得算有錢。一個真真豪富而有名氣的人，常常會這樣地苦悶着！「我想到外面去散散步，可是我的「金錢」與「身份」似乎並不允許我。」——上帝原是公平的。上帝既給了他「金錢」與「身份」，那裏還肯給他「逍遙」與「自如」呢？

友

若然這個題目改了「行路難」，我也不敢否認它的難處。我常常聽見三四十歲，其實並不老而自以爲老的人搖頭嘆息：「唉！這年頭兒出門也難啦！出碼頭不必講，在上海乘電車已經吃不消了。」

「散步難」却不會聽見人家說起過，我相信只要我還能親自上皮鞋店，去買一雙合意的皮鞋，我總不見得有一「散步難」的感覺，且我生平最喜歡散步，我積了數十年散步的經驗，從沒有感到些微的困難。可是事實上，不知有多少人

爲了「散步難」而苦惱着呢？他們的雙足能輕鬆地踏出華爾滋舞曲，然而叫他們到公園，鄉下或馬路上去散一會步，却面有難色，你道這是怎麼樣的人？

告訴你，這是你最看得起的二種人，一種是豪富的人，一種是有名氣的人。

我很榮幸也有幾個豪富的朋友，說起來還是我的遠親。他家的富有是舉鄉聞名的。戰前人們謠傳有一千萬，其實這是過甚其詞，大約五百萬是有的，至以目前，連他們自己也數

蕭伯納在「百萬豪富的苦悶」一書中，曾用盡心思描寫過豪富的人，他這樣地寫：「雖有購十萬輛摩托車的資產，可是從沒有同時而能穿二套衣服的人，雖有包辦全市票座的雄資，可是從沒有同時而能觀二個戲劇的人。」蕭伯納雖已寫得如此幽默而透澈，我還可惜他不是中國人，否則他一定會加上一大套類乎「散步難」，因豪富而失去自由的妙語。

第二種人是有名氣的人。我國有一句老話：「人怕出名豬怕壯」，大凡一個人在未出名的時候想出名，聞人請客，沒

作官與掙錢

吳 恬

擬一個小說故事。

某先生，下江(指長江下游地方)人，約四十歲，某大學教育系畢業。

某先生「面子有的」，最先在南京教育部做簡任官，官格固然不小，但不能到各地出差，每月只能死拿干把塊儲備券，連開門「七件事」都打發不開，於是熱冷四季老是那一套深草綠色的嗶嘰中山服，得虧

有個安份的好老婆(稱呼得名符其實)，給洗了又洗，熨了又熨，下辦公廳就脫下摺起來，這樣，總算敷衍了一個不短的時期，旁的清苦當無論了。

後來一調調到某省做荐任的教育科長，在官格上這叫做「謫」，其實錢反掙多了，每月正薪合三百多日金，差不多的事都能「獨攬一面」，譬如省立學校的人事問題——也是別人

(3)

飯碗問題，某先生操有不少的解決權，於是送上門的「外水」不妨又插幾瓢，其月入比以前可觀多多，加之某省生活費又比南京低，兩口子生活之舒適自不在話下：某先生的洋服乃「一換一新，什麼派力絲的呀，法蘭絨的呀；我不認識的什麼什麼「呢」的呀；上辦公廳有包車坐；（這麼着纔像）挾的化粧兼置錢的是叫什麼式的挺名貴的袋子我可忘了！

這又是過了一兩年的事，某先生忽然又「謫」了，「謫」遷為省立某大農場事務主任，委任銜了，「月給」雖只有日金兩百幾拾元，要曉得幹的是

事務，管的是錢，這個生二「來路」（含義本來就很含糊）又非從窮僻的教育界所可比了。了不得某先生此時是個委任的主任，官銜不該坐自備汽車，若照古人那麼個胆子：「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那末某先生此時發的財，至少該私自請兩個大個子來保鏢纔比較妥當呢。

我說：那個安份的老婆總算「守」出頭了，不然那時若吵什麼離異，不是沒這份福氣麼！

「官不怕越做越小，只要錢能越掙越多！」某先生忘形地對下人說着，笑着過來人的笑。

天道反常

木明

「黃包車夫，拉一趟起碼十塊，一天平均一百塊，一個月法幣三千元，但是堂堂大學教授，最多不過二千元鐘點費一月。你們想這不是天道反常了嗎？從前勞心者是治人的，將來恐怕是要被治於人，被役於人了：」

教育的目的不外兩種；其一是教人去創造理想的環境，其

二就是教人去適應現實的社會。我們不能拋棄理想，但是也不能忘記現實。

你們的天地是二十年後的天地，你們的事業是二十年後的事業，但是二十年後的社會將怎麼樣一個社會呢？二十年後的環境又是怎麼樣一個環境呢？告訴你們：現在所認為反常

的那時都變成正常了！

你們要在將來的社會中創造你們的事業，就得把握現在的反常，寫一篇散文賦一首詩將來一定沒有出路。將來的社會是以勞力者為中心的社會，你們不信祇要細細一研究歷史的演變就能明白了。

這是自然的趨勢，人力無法挽回。

因此我對於現在的教育覺得有改革的必要。」

專任教授帶着憤憤不平之色對一班孜孜學子發了一遍牢騷。

學生的腦袋裏充滿了問號，是否應該立刻投筆學拉車呢？或者趕快請學校當局開一門「拉車學」作為選課，讓有志者不論何院何系均可選讀，以作負責未來大時代使命的準備？

對於二十年後的事情，年青的學生沒有這麼悠遠的遠見，但是現在的「天道反常」學生確實也看見了。

說哭

胡波

中國文字有一種特色，就是喜用排句或是對偶，例如：談天說地、高談闊論、天高地遠、咫尺天涯、水落石出、祝壽則壽比南山，福如東海、賀婚則鴛鴦對舞，鸞鳳諧鳴、慶生則玉喜藍田種，珠從赤水求、喬遷則三陽日照平安地，五福星臨吉慶家、悼亡則三更月冷鵲猶泣，萬里雲空鶴自飛、

嗚咽時的眼以下，頰以上的一副臉容。那末，這樣說來，我的概念或許有幾分真切。

我在本刊十一期裏曾經寫過一篇「談笑」的文章，爲了要脗合上述的文字特色，因此今天再來一篇「說哭」，蓋有笑有哭，才稱均衡；否則：有笑而不哭，或有哭而無笑，誠「哭笑不勻，」苦事也。

假使譬笑如心的開花，那末哭便是西北風，稍稍殺殺地將花呀、果呀（不管它是玫瑰花、白蘭花、桃花、李花）一齊輕易地抹滅。它是悲、哀、怨、抑是孿生兄弟，它的正常的功用是表白完曲是洩散悲恨，是一種與笑有相同的能而相異的形的安慰。說到它歧奇的功用則「諸葛亮揮淚斬馬謖」屬之，「蔣介石號啕殺鄧錫」也屬之；「中包胥泣血請秦庭」屬之，「柴桑口孔明弔周郎」也屬之；……「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弊，」哭亦何能逃哉？

「哭」這個字，在我的概念裏，一遇到便會浮出一幅掩面低泣，鎖眉頓腳、秋風淒雨的畫圖來，用老學究解說文般的地來講，「哭」字的兩只口，大概代表兩只眼，在這雙「口」字的中心裏，蘊藏着萬淚千泪，預備必要時放出來用的。下面的「犬」字，大約是象形吧：活現出當人號啕大哭或低聲

常常看見小說上這麼描寫着：「久別了的情人的重會，在緊緊的擁抱中，他們滿面都沾滿着淚！」此外如「高興得流下了淚來」啦，「快樂得連眼淚都催出來了」啦，以及佛經上所說的「樂極生悲」都是表示笑和哭的關係的。

× × ×

× × ×

中國人很喜歡在形式上用功夫，因此，禮儀在中國特別講究，一整部「禮記」的書都是拿來說述形式的禮儀的，到後世，如何居喪，如何事婚，如何訪客，如何會友，如何宴會……都被白蠟為「古粹保存家」精而又細地收聚在「交際大全」，「處世便捷」等集子中：「哭」在禮裏大約也必定有特別的規定，不然，為什麼人家死了人開弔的時候，當靈堂前的男僕，怪聲地噓了一响，立刻，在靈幕裏的女人——或是死者的女兒，或是死者的妻子，或是死者的姊、妹、甥、侄，便會裝腔作勢地「丫丫」起來，聽聲音就知道這只不過是一種假號，但是却誰都以為這種「音樂」伴奏，在這種場合下是必需的。

我在世界上還沒有看到過真正的哭。(或許因為我的生存史還只短短二十一年的緣故。)縱使在街路上躑躅，常常遇到一個母親(或兒子)伏在挺直着身子的兒子(或母親)的身上哭着，樣子是這麼淒切動人，但是直覺告訴我那是一種以哭為營生之計的勾當。縱使曾經身遇好幾個親戚的逝世，聽聞過一聲聲他的遺族的沙啞的喊着各種不同的稱呼的喉音

，但是，我僅搖着頭自言自語地說：「禮而已，禮而已，捨禮而外殊少情感。」縱使亦目睹過孩子絆倒在地，頭角上打起了一個大疙瘩，張着嘴號「痛」呼「媽」，直等他的媽媽跑來，拿起一大塊糕糖，趁勢送入嘴裏才等差級數地止哭了，但是，我只冷眼地說：「與其說是『痛』哭，毋寧說是敲詐，與其說是傷感，毋寧說是撒嬌。」……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迄今還沒有見過真哭是實。

賞菊

哭是悲、哀、怨、抑的孿生兄弟，它是用來表白冤曲，洩散悲恨，它是一種與笑有相同的能而相異的形的安慰品。我知道哭的形象，我也瞭悉哭的內涵，但是在處處都充滿着虛、偽、矇、騙的世界，我活了整整的二十年，却連哭也不會見得，(或許真的哭也有被我慣性地贗作爲偽的了!)因此我却真的「ボ」地流下一滴淚!至此：——我方第一次知道什麼是哭!

吳樹昌

古今詞人，對於菊花形態豐神的欣賞，各有精心之處，限於篇幅，自不能一一舉述，下面這首，筆者最爲嘆佩，謹之以爲代表：
「爛熳花枝總剎那，東籬秋色獨峨峨。能同風露持持久，羞得雲霞變化多。華采外敷神自態，堅貞內蘊氣彌和。平生不作飄茵計，但把殘英守故柯。」

這是 主席賞菊詩，筆者站在純文學的立場上說，可謂極盡抒寫描繪的能事，菊的氣概，形態，品節，委實畢露無遺了。
唐代元微之詠秋菊絕詩，有「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一句，捧讀再三，覺得別有一番風致。他率直地暴露出賞菊者的真正心意，並不用渲染的手法，效文人俗態。其實，我們不論寫文章，做詩詞，儘可說老實話；大膽的揭露與坦白的提供，比較那般藏頭露尾，委婉其詞的搖筆桿文人，要來得痛快萬倍。
我對於菊花，也有特殊的好感，它給我的印象，好像是一位冰清玉潔的佳人典型。我會經這樣地癡想過，假如我是一個女子，在我的芳名中，一定要放一「菊」字；當人家喚我時，我就該自省一下，我的態

一過重陽，雖然菊花還沒開，但我對它却日夜相想了。

由於它底清高，冷豔，自古文人墨客，對它好像有異樣的感覺，什麼「隱逸」，「佳色」等等底美稱，一一成爲它底榮譽頭銜。的確，在秋天，菊的氣概，風格，名望，可謂獨步花城，但看「秋色」二字，便知它足以代表羣花無疑了。它底顏色繁多，而黃色佔大部分，故又有「黃華」之名。「人比黃華瘦」表面上似乎在

形容嗟嘆，而喻之於菊；無形中把菊的風韻，那種娟秀情麗的姿態，頓然呈現在讀者面前，情感比較豐富的人，更將不自禁地悠然神往。
菊的贊賞，無論爲詩爲文，古今雅士，上自朝廷顯宦，下至窮巷書生，佳作琳琅滿目，應接不暇。淵明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真是何等澹泊純雅，隱逸之士，以菊爲佳伴，詠菊所以詠己，非尋常人士賞菊可比。

近幾年來，因爲客居異鄉，雖逢菊花時節，清興無形大減。偶而想到幼年冒雪看菊，同種菊老農侃侃談菊的品種，形式，在畦岸上東奔西走衣履盡濕的那種豪興，真有光景依稀，如同隔世之感。
菊，無論以往現在，對我終留着深刻的印象，我想凡是情感強烈的人，總會感到它底可愛所值得留戀的地方，而決不會置之淡然的吧!



論中國新舊文學之蛻變

丁元普

言論爲事實之母，而文字則爲言論思想之表現者也。蓋言論僅宣諸其口，但欲播之廣遠，垂之悠久，則須筆諸於其書，於是文學尙焉。言論思想之表現，本於學術，惟學術往往隨時代潮流而演進；而遞嬗；成爲波譎雲詭之壯觀。蓋一時代有一代之背景；文學則隨時代背景爲轉移，不特古今異致，抑且新舊互殊，其間更涵有國際文化交流之影響，漸次演變構成推進之趨勢。

我國具有四千餘年之文化，當未有文字以前，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契者，即文字之濫觴也。包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易經之「八卦」，即天、地、風、雷、水、火、山、澤，爲宇宙間自然之現象；推而至於哲學、倫理、政治，乃無所不包。當時雖有畫無文，而其精深奧衍，實爲遠古文化之曙光矣。其後歷唐虞夏商周之史實，則備載於尙書，其中分爲典、謨、誓

、誥等篇，雖多爲政治上之文章，然其時已有文字之表現可知。韓愈進學解謂「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以爲艱深難讀，但上古之文學，流傳至今，不可謂非「高文典冊」也。

上古文學，至周而極盛，周末自孔子作而集其大成。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至晚年而學易。史記謂「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又曰：「孔氏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者，即詩、書、禮、樂、易、春秋、是也。漢書儒林傳曰：「古之學者，博學乎六藝之文。」藝之意義，包括文藝與藝術，故六藝亦可稱爲六種文學；後世乃尊之曰六經。論語所載：孔子誨其門弟子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博學於文」又其以「斯文」引爲己任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所謂孔門四科：則分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從可知孔子於德行、言語、政事外，注重於文學矣。

◎今試就我國關於古今文學之變遷，申論之：

(一)詩 禮記經解，以「溫柔敦厚，詩教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蓋言詩足以涵養溫柔敦厚之德性，抒寫自己之素養，而譜之於樂歌。周時之詩，已成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則存其三百。孔子當時指出詩之大義：以「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三百篇中分爲「國風」、「大雅、小雅」及「魯頌、周頌」等，而國風所以描寫列國之風俗。首列「關雎」章，言文王后妃婚姻之德化，故有「關雎樂而不淫」之論贊。但對於鄭衛諸風，亦並存之，如：「桑間」、「濮上」及「採芣贈芍」等篇，皆寫其男女言情之作。「幽風」一章，則實地素描農村之風景，農民之勤務焉。詩經之體裁，大都爲四言，爲古體詩之創作；但間有雜以五言、六言、七言，爲長短句者。例如：幽風章——「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則六言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五言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則七言也。此種古色古香之文學，不特開漢唐以來詩歌之先聲，亦可爲現代流行之新體詩、白話詩之鼻祖。

漢代之詩，已多改爲五言，其音調尙不離於古。如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其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又蘇武使匈奴，李陵與之詩曰：「良時不可再，離別在須臾」。其意境深遠，氣韻渾含，且並不拘拘於格律與詞采，與現代新體詩似甚相合。唐司空圖所著二十四詩品，其描寫詩之意境，有「雄渾」「纖穠」等等，如：「荒荒油雲，寥寥長風」，即爲雄渾之寫照；「碧桃滿樹，風日水濱」，即爲「纖穠」之寫照。現代新體詩優長之點，即重在現實與寫照。魏晉以還，如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種佳句，都是描寫意境。如日本芭蕉的俳句，「古池呀——青蛙跳進去的水聲」。寥寥十餘字，畫出一種完美的意境，令人神往。

詩至唐而極盛，詩之體裁，一變而「五絕」「五律」「七絕」「七律」，其音韻字數句數，皆有限制。其他則有五言古詩，七言古詩，於是有近體詩，古體詩之分。古體詩之音韻，或用平韻，或用仄韻，或轉韻，或不轉韻，初無定則；而字數句數，亦復自由，不若近體詩之拘束於格律也。

唐之中葉，以詩名家者，如杜甫、李白、王維等其卓著者也。杜甫遭安史之亂，其五律詩「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七律詩「塞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襟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把詩書喜欲狂」。其現實寫照，而一種愛國情緒，溢於言外。李白五絕詩「衆鳥高飛盡，孤雲去獨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七絕詩「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其五言一首，寫境生動，純乎自然化；而七言一首，則音韻句調，並不拘於格律，且有豪俠（即日本武士道）之風焉。李杜二人之詩，固齊名一時，至其長歌行，杜甫所著：有「石壕吏」「公孫大娘舞劍」，「從軍行」。李白所著：有「海客談瀛洲」「黃河之水天上來」等作。兩相比較，則杜之詩多悲壯；李之詩多豪邁，均不爲近體詩所拘束，司空圖詩品所謂「超以象外」者也。王維詩「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此五言詩，王漁洋列於唐人萬首絕句選，但其體殆近於五言古詩。又王維五律詩「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其風韻幾爲一幅幽風圖寫照矣。

晚唐盛行「香奩體」詩，如李商隱、韓偓、溫庭筠等，皆工爲之。李商隱詩「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此七律雖其排偶工整，然氣息低下，韓愈所謂「類於俳優之詞」，蓋已爲曲調「如會真記、牡丹亭記等」之導源，其詞大都裁紅剪綠，以豔麗爲主。

(一) 音樂與樂府 古者樂未有經，樂之所歌，即

是詩也。故音樂與詩歌，皆爲美文學之一種。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於人心之感動。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唯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唯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近代之戲劇、歌曲等文學，其感人之深，足以移風易俗者，要皆本於音樂之作用。世稱「樂府」之名，始於漢武；然漢初高祖過沛請一夫風且兮雲飛揚，還家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至漢武增「天馬」「赤蛟」「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樂府始盛。東漢之末，曹魏父子，雅擅文藻，魏武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其悲壯與曠，頗有漢之遺風焉。降及江左，古意寢微，而清商繼作，於是楚調吳聲，西曲南，雜然興矣。逮於有唐，李白、杜甫、王維、元稹、白居易之倫，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然考之開元、天寶以來，宮掖所傳，梨園子弟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云爾。故王之渾「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王昌齡「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等句，至今傳誦之。而王維「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色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而李白應詔所作清平調三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等句。樂工李龜年則倚聲曼唱之。迄今流傳於日本，譜爲聲歌，傳爲韻事。按現代流行之「曲本」，雖經多少之變化，要即古樂府之遺意也。

(二) 詞與曲 詩蛻變而爲詞，詞蛻變而爲曲，歷唐、宋、元、三朝而臻於極盛。清代胡季直曰：「古樂府不作，而後長短句出焉」。唐代之詩，號稱極盛，已如上述；但其時詩人已擅作詞，惟止限於「小令」。就中由詩變化之迹象，如：李白之「菩薩蠻」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曠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上二句爲仄韻之七言古詩；下二句則轉爲平韻之五言古詩。張志和之「漁歌子」之前二句，「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則完全爲七言近體詩矣。薛昭蘊之「浣溪紗」「傾國傾城恨有餘，幾多紅淚泣姑蘇，倚風凝睇雪肌膚」。則較諸七絕詩，幾於相似，惟缺少第三句而已。蓋唐人作詞，實爲詩之蛻變而來，已可概見。而南唐李景之「望遠行」「碧砌花光照眼明。朱扉長日鎖長扃，徐寒欲去步難成，爐香烟冷自亭亭」。讀之幾忘其爲詞，僅其中第三句多押一平韻，爲稍異耳。

唐人之詞，止有「小令」，至南北宋初而有「慢調」。故詞至宋而極盛，而詞律亦漸嚴。其間著名者：歐陽脩、蘇軾、晁無咎、秦觀等。茲節錄之以示一斑：（並以標點爲句讀）

歐陽脩——蝶戀花（詞譜名）春晚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彫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蘇軾——念奴嬌（詞譜名）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宋詞之韻調，皆可被之管絃，播諸音樂，實爲古樂府之變化。至於唐代之詩（絕句），雖推爲樂府，然不盡可以依聲協律也。

至於詞蛻變而曲，其體裁雖各有不同，其系統實出於一元。如會真記，爲唐代詩人元稹所作，所記張生與鶯鶯戀愛情節，韻文綺膩。其後即爲元人西廂記傳

奇之藍本。(西廂記之取名，因其傳奇中有：「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之句。)傳奇者，謂其事奇異可傳也，在唐時裴劍所著小說，稱為傳奇。至宋末安定郡王趙令時始作商調鼓子詞，其時更有戲曲詞小說，大都用對話時景。至金而有院本雜劇，故今統稱曲本為傳奇。

元代文學，以曲本為最著。至於曲譜，在清代康熙時王奕清等奉敕所撰，對於曲之九宮譜，加以考正。分為南曲譜與北曲譜兩種，若失宮犯調諸曲，則附於篇末。南曲北曲各以宮調提綱，每曲各詳註其音律焉。

至近代流行之「崑曲」，為清代梁辰魚所創。梁為江蘇崑山人，雅擅詞曲，時邑人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戈陽、海鹽故調為崑腔；梁辰魚乃填沈紗記(所載為西施作吳王妃之故事)傳奇授之，是為崑曲之始。

友 文

(四) 散文與駢文 我國古代書籍之流傳，其文字大率樸直。如尚書之典、謨、訓、誥諸篇，皆類似現代之白話文，不過歷史久遠，覺其高古艱深耳。即四子書如：孔子、孟子、等，皆記錄與門弟子及其他

諸人問答之詞，有類宋儒之語錄，亦白話文也。周末諸子百家，闡明哲學，其著書立說，為文學界放一異彩，然多為散文而絕少駢體文字。

楚屈原作離騷，於文學思想上異軍突起，獨樹一幟(號稱楚辭)，代表當時南方文學。然離騷之著作，所寫「美人香草」，敘述其忠君愛國之誠。其文體亦沿詩經之體製，惟多加以長短句之韻語而已。承其後者，如宋玉、景差之輩，乃沿離騷之章句，一變而為「哀感頑豔」之文。其所著有：悲秋賦、洛神賦等篇，故從此「辭」蛻變而為「賦」，於是駢體文興焉。

逮及漢晉，文學上乃生一大變化。如：兩京賦；三都賦，皆「駢四儷六」，其文體大都以排偶行之。漢班固賦序云：「賦者，古詩之流也」實則古詩體格雖稍近似，其後演進則已失其真相。故當東晉六朝間之賦，尚多雜以詩歌。如梁元帝采蓮賦，其末段——歌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雖排偶體中尚不失生動之氣。唐時駢體文，以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為巨擘，當時號稱四傑。嗣韓愈崛起，毅然以復古自任，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也。於是我國文學上遂有古。文與駢體文之

別，所謂古文，即沿用散筆文之專稱，亦猶對於近體詩之稱古詩。唐宋之古文，以「唐宋八大家」為最著；至清代古文，復有「桐城派」與「陽湖」派之別焉。至明清二朝之取士，除以詩賦限其音韻格律外，更以排比(即駢文)演為文章之「八股文」，故其時文學思想上乃受其桎梏矣。

(五) 小說與戲劇 漢班因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裨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按漢書所載，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稱為小說家之鼻祖，然其書今已不傳。至「章回」「演義」體，則始於宋仁宗時。唐人說蒼(坊刻皆題唐代叢書)舊為桃源居士所輯；至清乾隆時陳蓮塘復探太平廣記、說郛、等書附益之，網羅宏富。其書專取小說，間及掌故，頗足以資談助，其小說類似傳記，不記章回演義之體裁。就中如：「紅拂私奔」，「紅線盜盒」，「虬髯客傳」等故事：詞藻之豔麗，筆墨之活潑，不僅讀之興奮，抑且為詞章家之取材。明清以來，則章回之小說盛行。如：水滸、紅樓夢、三國志演義等書，類多膾炙人口。至筆記小說，則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等，亦頗為一時所傳誦。惟其中多為文言



藥房各大名記的標列上自

藥良耳拜均售

的想到聯容易令人為下列

藥名耳拜

• 阿司匹靈
ASPIRIN

風傷步獨創
藥良效特熱寒

• 加當
GARDAN

痛女婦痛一切
愈即品本服經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一惟腦補身強
劑補大準標

• 克利西佛
CRESIVAL

的劑著效甘味
痰化咳止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疹濕瘡疥治專
病膚等癬痒



糧食工作的有效措置

申蘭生

目前糧食問題，愈趨重大，所以人們對於糧食工作，萬目睽睽，各方矚目。

如果解剖糧食問題，不外有三：

- 一、農村是否能夠有逐年數量的增產
- 二、採辦運輸是否圓滑而無阻礙
- 三、販賣配給是否公正而合理化

上列三點，自然是人得而知，是很普通的，任何高明之士，也談不出什麼新奇花樣或者什麼高見，可是在每一個人對這問題的覺察上，多不盡同。

關於增產問題，一般人只以中國一時難以達到機器近代式的農作，就認為中國人，尤其農民，只可「靠天吃飯」，這是不對的。增產之促成，不僅在於農業技術之改良，地方行政，國家捐稅，農村金融等業，都是直接關係糧食增產的。

地方行政之良否，不僅影響地方治安，並且也是人心把握的問題。地方上如果有貪官污吏不良份子的橫行，則民心已去，老百姓縱不能逃避，至少要怠工，增產就談不到。地方行政固然要政治力的強化統制，也要道德上的普化感服，使民心悅，翕然景從。再談捐稅，農村上的捐稅，一是田賦，二是攤派，田賦稅率及田賦征收，若不合理，影響農民甚鉅。查田賦稅率雖然規定照地價抽取百分之一，但是地價的評定，各地不一，就成為問題。這還不要緊，此外鄉鎮的浮收與攤派，無法無據（見拙著上海東方文化一卷五期），這項負擔，比較正式捐稅還大。至於農村金融問

題，更為複雜，今日的農村似乎不願要錢，而願要都市產品實物，否則農民在可能中不賣或者少賣。今日的交通，以物資為背景，通貨不進支付工具而已。如果城鄉物資圓滿交流，不但農村金融問題，可以解決，就是通貨工作，也因之健全，是一舉兩得之事，如不考慮此層，就一切皆糟。

以上的覺察，就是農村增產的癥結所在，如果有辦法，增產就不成問題。

第二點採辦運輸，是今日大家注意的，這裏面包括兩個問題，一是方法問題，一是人事問題。

在方法上講，米糧生產在鄉，就是如何下鄉，用什麼方法，達到採運的圓滿效果。採辦米糧，一是適正價格，二是運輸組織，三是儲藏處所，四是物資交流。適正價格之訂定，在於農產成本的計算，而農產成本，肥料，人工，稅捐，要有正確的計算。失之過高，在公家受損，失之過低，則收買匪易。此外還有資金的調達，更要注意，如果一次拿出幾萬萬元，分給採辦商人，則商人就可活用此款，而為不正事業的運營，或致地方通貨膨脹，或致地方金融竭涸。還有蒐購季節，更要注意，新穀登場，固有一時的交易，而大部交易，乃在農閑或開征田賦之際，十一月，二月左右，或初春下種之時最關緊要，資金的調達，萬不可錯過季節。

運輸組織更要緊。事變以來，交通的梗塞，固然因交通工具的不便，實則人們行路之難，難如上青天。

，僅水滸、紅樓夢二書，雖雜以文言，大抵即為白話體裁。上述各小說之材料，除三國志演義，為歷史小說外，紅樓夢及水滸：前者則專描寫女子各人之個性，男子則以一人為主角，而寫其多角之戀愛，文字細膩熨貼，語極微妙。後者則描寫英雄淪落之情感，一百零八人中各有其特長，亦注重於個性。該二書之始末，皆以一夢了之，此則作者之微意，蓋具有「寓言」之本旨也。

至我國戲劇，本有秦腔、楚腔、戈陽腔、崑腔等派別，而以京劇為著名，然搬演舞台，粉墨登場者，多取神怪、劍俠、及兒女色情之事居多。即採取小說中之材料，如水滸、紅樓夢、三國志演義中之事實；但多斷章取義，或更改情節乃至不可究詰。至於崑劇，則皆取傳奇曲本。工其事者，其演唱頗能諧聲協律，然擅長者絕少，至今舞台上已成為古調不彈矣。清季慈禧后雅好京劇，一時內庭供奉之流，皆著盛名。惟最好秦腔（俗稱梆子調）所謂其聲嘶以殺，殆為亡國之音也。民國初年，戲劇界有改良之運動，於是「話劇」（俗稱文明戲）出現，一時頗為盛行，其後聽眾漸感厭倦，故迄今其風稍衰，仍羣趨於京戲。至銀幕上之影劇，大率皆舶來品；然其後我國亦有自製之影片，以謀抵制。至最近日本之影片，類能表演其「武士道」之精神，為羣眾所歡迎。

（六）新文學之崛起 上述我國古今文學之變遷，已略陳其概。其中雖不乏特長之點；其文學之優美，歷來更多傑出之作品，因未可妄肆批評。然我國漢唐以來之文學，偏重於詞章典故祇足供文人逸上之欣賞與研究，殆如商彝周鼎之一種古玩品，而不適於羣眾之所謂「家喻戶曉」。故自民國五四運動後從文學革新之潮流，其時新文學，乃勃焉興起。胡適提倡之白話文及新體詩，以期文學之大眾化；一時學校之教本，以及流行之雜誌，小說等，頗多改革，靡然從風。此種新舊文學之蛻變，由文言而改為語體，其目的

火車不去說，鄉鎮間舟車肩挑，都有困難。五步一查，十步一檢，正人君子，裹足不前，奸商歹徒，反大担包運，米糧到市，其價可觀。解決之法，糧食採辦機構，宜有細胞組織，達到鄉間，或設立運輸站。米糧採辦的儲藏處所就是永久的米糧儲存處所，是要由採辦機構來負責辦理的。

都市對農村的經濟關係，不外都市製成品下鄉，鄉間土產原料登市，現在都市既以獲得鄉下米糧為至要，而農村方面對於都市上的棉布製品及日用品，又何嘗不殷殷在望。這次棉布收買之後，對於內地農村之間，宜有適當方法，予以交流，自能平抑米糧價格。以上的米糧採辦的方法如果施行，不但都市人民，可以獲得米吃，而火車小販擁擠的不良秩序，也可有了解除。

友

文

在人事上講，就是採辦機構的人事問題。官督商辦也罷，業者自辦也罷，在人事上，第一要明瞭當今統制經濟的意義，要受統制經濟主義的洗禮。一般人常誤會統制主義，就是強制主義，那是大錯特錯。以前的官督商辦，坐病在此，今後的業者自辦，更要警戒。統制主義，就是自治主義，官要自治，商更要自治，上下要以自治精神，完成統制使命。官吏不能自治，則利用職務，濫施威權，商人不能自治，則設計取巧，唯利是圖。同業公會，或聯營社，本為民間公益自治的法人團體，而我國同業公會，多不健全，帶有封建的門閥色彩，今後要打倒，今日米糧採辦的障礙，就是地方割據及門閥的封建色調，不能協同共濟，在採辦人事上要注意革新。

最後一點就是販賣與配給，為對民食及業者萬全起見，我的主張，是一半配給，一半販賣。什麼緣故呢？配給價低可使戰時生產者及升斗小戶，得以減輕負擔，販賣價高，可使游閒享樂主義者，多所担負，同時更對米糧業者的利益，也有了伸縮，用以維持該業

的發展。

關於配給販賣方法，應分甲乙丙三類辦理。

甲類——一、軍警，二、軍需工廠，三、官「及法團，四、文化團體。

乙類——一、工廠，二、商店，三、自由職業者，四、一般戶口米。

丙類——其他游閒資產者

甲乙兩類，採取配給制，丙類採取販賣制，對於甲乙兩類，為定價定量的配給，對於丙類，則為自由販賣。米商配給米糧，徵收手續費一成至二成，自由販賣，其價格例則不受限制，至於配給與販賣的數量，則適應以上分類的意義，而為個別的配給。

配給販賣工作，要着重於戰時服務並戰時生產的意義之一點。我們並不主張戶口米每人每月三斗，所謂「大小口每人三斗」，要以戰時意義戰時生活的平衡，而為公正的配給。這類方法也決不致一路飽與一路餓，自由販賣，可資周轉。這樣以來，既可使游手好閑階級，增加些負擔，同時還可導引大眾增強戰力。這辦法的施行，自然在一市鎮販賣的數量上，也要加以限制的。

今日的糧食工作，重要的關鍵，還是在於採購工作的程度如何。單純的貨幣採購辦理，是否可以完成使命，頗使吾人懷疑。我人的意見，上面提過物資交換，如以都市製品採取農村米糧，固是一法，而田賦征實，亦可為補助的方策。田賦征實，一則可以提高通貨價值，使政府預算得以堅實執行，二則至少可以解決了軍米，三則還可打破了地方上的無底攤派。至於田賦征實的方法，我在申報月刊復刊號上曾為一文，此地不必再多講了。

(三十二，十，九日)

在使語言與文學合而為一，俾出諸口者，即能筆之於書。並使一般平民，皆能讀書識字。復以我國地廣人眾，不特語言之不能統一；且文盲居其半，於是發明國語注音字母，為讀書之標準，俾一般不識字者，亦能讀書，並且出言流利，即南北之人，相聚於一堂，要無事情隔閡之患。故語文一致之效果，對於新文學之貢獻，絕非淺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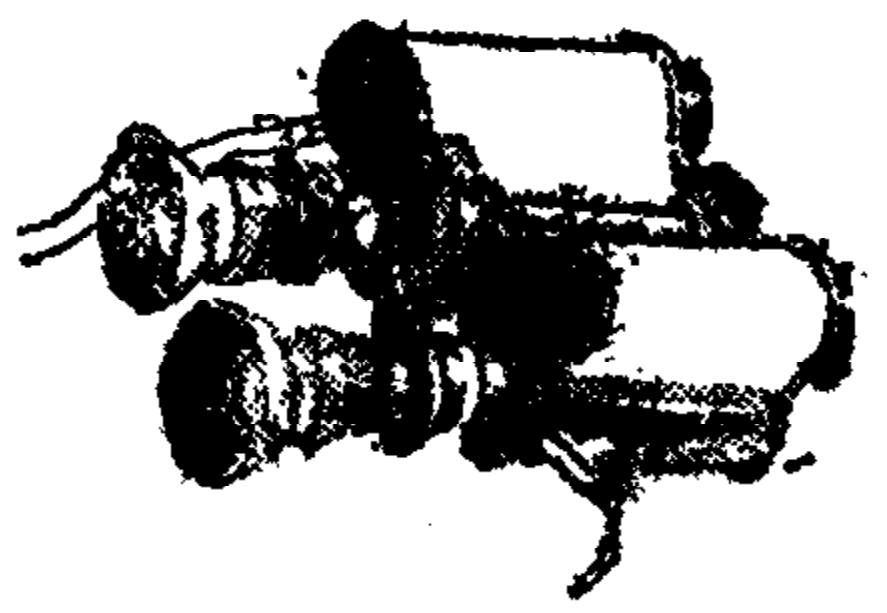
新文學運動開始後，於是有創造社之設立。山浪漫主義轉入於自然主義。迨其後思想上復生變化，乃更從文學革新主義轉文於文學左傾主義。此種遞嬗演進之趨勢，日進不已。惟自中日事變以來，新文學運動，漸歸於沈寂，乃暫告一段落矣。

綜括言之，我國文學革新之動機，要在歐洲文學輸入以後；實則歐洲文學之輸入，均由日本首先傳譯研究，最後乃從日本轉入於中國。故我國新文學之興盛時期，換言之，即由日本間接轉入而來。筆者因讀到內山完造與陶晶孫兩先生之文學談話，感覺非常興趣，因而草成斯編，以期闡述我國新舊文學蛻變之趨勢。讀兩先生之談話，以為「文化之交流，是無界限的」。從日本產生優美文學，自能轉移於中國；而中國產生優美文學，亦能轉移於日本。以中日二國壤地相接，同種同文，則文化交流，其意義至為重大。此後不斷的交流與接觸，以達和平結合，共存共榮之鵠的，可斷言也。

(完)

更正啟事

本誌前期刊載有內山完造陶晶孫兩氏文學對談會記事，因經過速記翻譯，且未交兩氏校閱，故略有記事出入之處，茲接陶晶孫氏來函，於下期當有解釋更正之處，茲先預告，請讀者注意。



英美在大東亞西部戰線之企圖

田中香苗

敵總司令任用之

內幕

意大利巴特里奧氏之出賣祖國工作，蓄意遠在八月，加拿大之魁北克第六次羅斯福氏邱吉爾氏的會談中，其時有從倫敦來赴會之邱吉爾氏，和重慶外交部長宋子文氏亦參與末席而出席該會。

魁北克會議所討論，預測之亦不過是反軸心國之對大東亞攻勢這一問題爲主要之議題而已，蓋自突尼西亞戰後，邱吉爾氏訪問華盛頓時與羅斯福氏作第五次之會談，而變更了以前之在卡乍布蘭卡會議之方針，過去之世界戰爭是以歐洲第一主義，而現在是以歐洲和大東亞之全面攻勢轉進了，在地中海戰局之發展，和巴特里奧的意大利之政變諸種漸具體的，並豪語謂對大東亞總反攻時機已達到。

(11)

魁北克會議之決定了大東亞反攻，所以南太平洋攻勢之激烈化，在雨季中試行了緬甸奪回戰鬥，一方面強化援助重慶，而予日本本土一大包圍之威脅，在

緬甸奪回戰的企圖之中心，美英蔣之計謀，是重慶，緬甸，印度，在印度洋上一線連絡，俾對日攻擊之基地伸長擴大，使西部戰線臻於統一強化戰之徑，南太平洋戰線之更動相呼應的其企圖，是共榮圈的崩壞，不久日本本土就可任意的計算了。

魁北克會議之後，在八月廿五日，敵英政府發表任命鄂大瓦的英海軍中將蒙特巴頓氏爲東南亞反軸心軍總司令官，此爲東南亞反軸心軍總司令部之設置由來，在二月前之華維爾氏的印度總督任命，亦同時發表，並設本部於印度之新德里。

蒙特巴頓氏曾參加魁北克之會議，任命發表後，就赴華盛頓會同訪問中之英陸海空軍事使節團長萊資勃里奇少將，共同與美海軍部長諾克斯，參謀總長馬歇爾等美之陸海軍首腦間，作二星期之長久的協議，旋急趨返倫敦。在倫敦，又與新任印度總督華維爾，重慶代表顧維鈞，印度事務長官阿姆里氏等共同會商，其倉慌之態溢於表面，在赴新德里總司令部之前八月十日，又發表晉級大

將，現蒙特巴頓氏以四十三歲之年輕而一躍爲大將，在新任大將蒙特巴頓氏之反軸心的方面的宣傳，反攻緬甸的消息後，又有重慶蔣介石之飛往協商作戰之新聞電報之轉來。

這年輕的司令官之任命，在敵人方面宣傳，他是在去年三月的英國奇襲部隊之綜合編成之首任司令官，在鄧扣克一役中之上陸作戰曾遭到失敗，及參加北非作戰，爲一大勇猛上陸作戰之名將，在BBC電台廣播：「緬甸奪回作戰，是在本年五月之羅斯福，邱吉爾氏第五次會議商討會及之，今次魁北克之第六次會議，而列爲中心之議題之一，前回之會商以來，關於緬甸奪回選擇之由陸路，不如由海路之有力的論議，所以此次有海軍軍人，上陸作戰之專門家蒙特巴頓氏之總司令的任命，這是爲第六次會議之結果云。」所謂上陸作戰之專門家，在北非怎樣？是不大知道，最少在會持有鄧扣克一役中之敗戰紀錄，由此事實看來，實在並非是怎樣一個了不得人物，而且年輕識淺在此重職，遺誠爲意外之問題，老獪邱吉爾氏之內心詭計實

可由此測之。

現勢英國是不得不以美國之態度爲依屬，但其心中時有超越羅斯福之上的企圖，美反應邱吉爾之對美政策，在最近之反軸心軍之行動中，看來主力仍然是美國方面，換句話說美國之意志是絕對不能變更的，在其內面實超過了英國之意志的。欲避免此超越之企圖的作用，邱吉爾強烈的感到羅斯福這種行動，如此邱吉爾而有此行方法，在澳洲之南太平洋反軸軍總司令官美大將有麥沃塞氏，北非軍總司令官亦爲美大將艾森霍華氏，由此可見美國是積極的爭取戰爭之主動力，印度爲根據的東南亞反軸心軍總司令官，無論如何英國必須掌握之，但是這司令官在華在印美軍司令官中將斯蒂維爾氏，在印美國第十航隊司令官新任之大將哈瓦特氏，邱吉爾爲要希望美國大力之援助起見，而又利用所謂「貴族國之貴族崇拜」之心理，而使美國人發生好感，這詭計多端邱吉爾的，特在比利他會晤蒙特巴頓氏，因爲英海軍之軍令部長米爾夫特，愛恩之子是維多利亞女王之曾孫，爲貴族出身中之名門後裔，其任依利薩白斯之艦隊長時，訪問美國時，曾受歡迎，所以在美聲名頗著，英爲維持在印度方面之指導地位及牽制起見，故亦有派遣大將級人物之必要，因另一方面美在華印的司令官斯蒂維爾已形成了在華戰線之重心，同時尚有在華之空軍，亦爲美支配華空軍，此外尚有哈瓦特之駐印美國第十航隊，在印已深植了美國之勢力，所以

蒙特巴頓任命，英之企圖就是牽制美國在印度重慶之發展，假使美國獲得優勢，英國必趨沒落，這是當然而明顯之事實。例如盛爾，派克氏最近關於美英特殊同盟案之論議謂：「特殊同盟案之主張，英國之沒落必然一到來，不可不知的。」由此點想來美國之制霸世界勢力，已侵入了英勢力圈之明顯而露骨，大膽的培植自己勢力，因戰爭媒介，而有所謂美英共同戰線之名，美國之承續英國之遺產已名符其實之事業之過程，印度就是英國對美之警戒，那並不是英國對美之獻媚，實有其內在的熾烈事實存在。

西北地區之開發

失敗的焦慮

魁北克會談後，蒙特巴頓之任命，在大東亞有重慶之蔣介石以下各首腦部下，都憧憬美英結局勝利，而繼續對日抗戰，更加最近意大利叛國之巴特里奧之妥協屈服，而使重慶對於國際間更有所期待外援之路線的思想。

但是六年來之對日抗戰，重慶已齎有深刻全面的進入衰敗狀態，這種衰乏中而有對英美援助問題不斷祈求呼救，就是美英對日攻擊，並宣稱：「重慶六年間之對日抗戰，使日本之力量分散，這種偉大的抗戰，間接是美英所助。」「美英援助重慶，日本不得不屈服，設或重慶之屈服，則美英對日不又感煩惱嗎？」「同時美國利用了重慶的弱點，使其

繼續戰下去，而實行支配重慶，因此派遣了斯蒂維爾氏，傑諾特氏之利用重慶治下中國之基地，為對日空襲，另一方面併吞了重慶自己指揮下空軍，不許中國自立空軍，完全以美空軍為主幹，換言之，就是在華的美空軍壓倒中國的空軍，強化自己之陰謀，同時美國在西藏設立了步兵，炮兵的訓練，其中以美人將校及第二世華人為教官，重慶軍中之中級將校全部由此訓練出來。

美英對重慶是正逆相互利用，亦如對日作戰之目的，並沒有有一個共同強有力之目標，如此關係之下重慶，緬甸公路之喪失，抗戰補給路線被阻，僅靠美國之航空機輸送，而獲得一部份之軍需品，但是這種空輸來的物資，是專門供美駐華空軍之用品，而補助與重慶之抗戰的營養要素甚少，所以自緬甸公路喪失後，重慶其在西南抗戰之基礎已感受到不安，故轉而向西北內地之抗戰基地建立，因此西北之開發在重慶是不管怎樣是異常願望。但在西北之重工業基地建立頗成問題，就是鐵和煤及石油問題，在重慶所宣傳之有多少之石油出產，新疆鐵礦砂，豐富出產，但是煤是很少的，煤是製鐵不可少之東西，這實為大煩惱之事，尚有農業資源之開發，亦為不可能，因西北一帶是屬於遊牧地帶，這一帶土壤適合於牧場，僅能可開墾一次，因了開墾而收草就不能生長出來，所以重慶為求西北之農業茂盛，而有開墾井，俾可使水量增進，但是這僅是局部，欲求多量之灌溉問題，唯有開發

黃河水利，因此在重慶有美人技士來華，中美合作之大灌溉事業之宣傳，一方面在此地域中共黨的勢力甚大，最近重慶對共軍強硬態度，前敵亦為一重大原因。倘有就是地壤和水之關係，總之將良好的牧場，掘成農業，將來再生牧草，實為不可能一件事，西北一帶夙以畜牧為生之住民，對於重慶之西北開發如何不持反感，由此反感而孕成過去西北暴動之重大事件之主因。

由於西北開發的失敗，重慶又重新夢想期待再度奪回喪失之緬甸外援公路，緬甸公路之奪回，是重慶為求抗戰之出路俾美國之對日攻勢之激烈化，但是美國之在南太平洋的反攻，阿留申羣島的反攻，歐洲地中海方面的作戰，美英究竟勝利，而重慶期待了自己有利之時期已來到，這更在美英大東亞反攻實論之下，第五次羅邱會談後更以今次魁北克的會談，這正重慶所思想及之期待實行來到之時機。

悲觀的重慶軍反抗

之企圖

美英之大東亞反攻。南太平洋戰線之外的緬甸奪回為目標。在重慶豪語，如參謀長何應欽氏謂：「……東亞關於對日作戰，是依反軸心國之海軍力。意大利屈服，尤以地中海之行動自由，反軸心國之東方艦隊，亦無形中非常增強，則可對日海軍使行主力戰，日本海軍能可否與反軸心國海軍匹敵……。」並期

麵粉製造販賣

三興麵粉公司

專務理事 牧彥次郎

上海四川路一八五號(三井洋行內)

電話(代表) 二八九〇番

待英國海軍在印度洋方面恢復航行，立法院長孫科氏謂：「對德戰一年乃至一年以內，就可以結束，南太平洋在本年內日本海軍就可擊破……。」這種見解，尚有蒙特巴頓之就職時，對新德里所誇示云：「……緬甸奪回之作戰，美軍專員以空軍之活動，而重慶軍當担陸上之一切戰鬥，但是海上運輸，及海上對日攻擊這是有待於英國方面的。……」

但是重慶是忘記不了的，前次阿拉坎之悲劇，所以在第二次緬甸作戰之論議，有下列二點之要求：

一、反軸心軍在安南設立基地，實行東西挾擊作戰法。

二、美英海軍在孟加拉灣實行援蔣作戰。

尤以第一項渝方訪美軍代表熊式輝氏會主張，重慶當與法維希政府斷絕國交：「此次對維希之斷交，在政治上並不持以任何意義，完全爲了軍事上的必要，我們是和維希不明確關係應從速請算，而進兵安南，以安南爲基地，向泰國加以壓制，和印度攻擊相呼遙應，展開實行東西挾擊作戰云。」這種豪語的擴張，自八月底起至九月初旬，重慶軍副參謀長白崇禧主宰下的，本年度第二回之軍事會議開會，此會議之出席者，由師長至戰區司令官，西南地區之全部首腦均參與出席，會議中：「……重慶

軍進駐安南的決定，這決定是反軸心軍之緬甸作戰，及援護重慶軍廣東香港奪回之廣汎的作戰，須賴美空軍之援護云。」由此可知，今日重慶是如何的陷入軍恃外力作戰狀態中。

英國的對日作戰

據說蒙特巴頓在新德里設立大本營，而將奇襲部隊駐在錫蘭。因爲巴特里奧政權的艦隊，集結於馬耳太島，所以他們計算把地中海讓給巴特里奧的艦隊守衛，而大部份的英國地中海艦隊將出現於印度洋。關於這一點，羅斯福一面強調地中海海軍力回航東亞的可能性，一面則宣傳這一點爲地中海戰爭的效果，而加強東亞攻勢。由地中海回航於印度洋的海軍力，究竟有多少？這頗成疑問。

然而敵人究竟將抽出相當的海軍力來，這是我們不能不考慮到的。反軸心國對緬甸和印度洋的作戰，是與重慶軍和英印軍協力，在海陸上採取共同作戰的。他們也會想起阿拉坎的悲劇，而承認陸上作戰的困難。

曼徹斯特導報會謂：「即使緬甸公路再開，物資輸送的最大能力，一個月也不過二萬噸。即令能增強爲二倍，於渝軍的兵備強化，也沒有多大用處。」每

日郵報軍事評論家陸軍中將馬金氏會敘述：「蒙特巴頓的主要作戰，恐將置重於越過孟加拉灣和印度洋的海陸聯合作戰上吧。緬甸陸上作戰，就地勢，氣候，交通上各點來看，是不利的。」

每日郵報的社論又論述：「緬甸、阿拉坎的作戰，較諸在德里設司令部，越過山岳和叢林而前進的作戰，其規模稍大，並由此顯示需要稍爲敏捷的作戰。今後的對日作戰，將以孟加拉灣爲中心，第一安達曼，尼科巴諸島將成爲最近將來的戰爭中心。」就上面的話來看，起用蒙特巴頓的反軸心的對日作戰，可說是以錫蘭方面爲中心，對安達曼，尼科巴，馬來，蘇門答臘方面實行強襲，同時實行對緬甸沿岸的航空，海軍作戰，由印度至緬甸的航空地上作戰，並與這地上作戰相呼應的渝軍和駐華美空軍對華和安南作戰。他們對於這個作戰，已在魁北克前後，進行連絡協議。據傳已由地中海輸送大量的兵器，武器，彈藥至印度洋方面，並且錫蘭島方面已集結艦隊。又傳渝軍爲準備阿拉坎作戰，擬移駐印度，駐華和駐印美空軍，將歸斯蒂維爾統率，並加以增強。宋子文會要求把現在駐華美空軍增加到十倍。這並不是立即可以完成的，但英美的這次反攻，與向來不同，料想空軍將有相當的強化。又聞在印度的福特航空機製造裝置工場，將加以強化，空索利得特航

空機公司，近在邁索從新建設大規模的製造工場。另一方面在美國加利福尼亞以中美合辦形式，設立航空機製造公司。這些可以證明反軸心對於重慶，緬甸，印度，印度洋作戰的綜合活動，已趨活潑。

反軸心對大東亞，尤其對緬甸方面所擬定的作戰，與對巴特里奧政權的意大，利容易成功的情形，根本不同。關於這一點，英美也知道吧。日本的戰意，日益旺盛：必勝的確信。日益強烈。南太平洋的戰局，已與羅斯福的計算相反。其戰況極爲苛猛，慘烈，日軍雖剩下一人，也擊破多數的敵人而前進。所以美軍的一切消耗，只有日益增加而已。戰局已不是由地理上的進退如何來計算，而是由予敵人損害的程度來計算了。羅斯福一方面在十七日的議會演說中，曾承認美國對日作戰的非常困難，一方面則敘述日本在戰略上已佔優勢。起用蒙特巴頓，鼓舞蔣介石，並計劃大規模反攻緬甸的敵人英美，恐將蹈阿拉坎的悲劇，並促使重慶陷入失望的深淵。英艦隊應該覺悟到威爾斯親王號，利巴爾斯號被擊沈的慘狀。因爲日軍決意克服一切的困難，向勝利的道路邁進，並常常在陸海上等待迎擊獲勝。

(筆者係日本每日新聞社東亞部部長)



汎論民衆政治指導問題

孫育才

總理說：「政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兩字連合起來，便是管理衆人的事」。現在政治上再加民衆二字，那更明顯地確定人民大眾事情的治理問題了。我國人民向來號稱一盤散沙，既無組織，又無訓練，怎樣去加以適當的指導，參與國家的政治，以求復興中華保衛東亞的早日完成，這實是一個迫切需要的問題。總理把革命的過程，劃分三個階段，便是軍政、訓政、憲政三段，在軍政時期底定以後，接着訓政時期，其主要目的，便在訓練民衆的四權運用，實際參與政治，經過訓練以後，然後實行地方自治，完成憲政。這樣循序漸進，乃得啓迪民智，闡揚民權，三民主義可以實現，五權憲法，亦可以得到實際的運用，而民衆政治，從此即可見諸實踐了。可是在過去獨裁政治之下，訓政時期徒有其名，民衆政治終未實現，因此延誤再三，不能使我國政治導入正軌，致國家於富強之道。

古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立國的要素，也就是土地、人民、主權和政府四者，故不論古今中外，無不以人民爲構成國家的基礎份子。凡是一個國家的人民，能夠有組織，有訓練，人民的智識發達，文化提高，便成爲文明國家，國家於富強。反之，一國的人民，沒有組織，缺乏訓練，教育落後，民智鄙塞，那便這個國家，便不能興盛了。世界上先進國家，如日德友邦，對於國民的訓練，非常嚴密，自少年至成人，有不同的組織，不同的訓練，人民除了爲祖國效忠，爲民族奮鬥以外，根本沒有其他的思想。尤其

在戰爭時代，人民一致抱着滅私奉公的信念，爲國勤勞的意志，因此克敵奏功，獲得偉大的戰果，這種豐功偉業，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如德國政府對於青少年之訓練，集中精神於希特勒青年團，施以納粹的精神教育，造成第二代的優秀國民。德國政府並有法律規定，凡全國青少年均須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全德青年除在家庭及學校以外，基於國民社會主義之精神，在肉體的精神的道德的各方面，施以國民協同社會的訓練。此項青年訓練，便是國民政治訓練的骨幹。日本之青年運動，也是以青年團做中心，以青年男女之修養爲目的，而從事一般之勤勞實務，其年齡大約十五歲至二十五歲，養成鄉土之生活爲其特質，部落青年之結合爲其基礎，自町村郡市府縣以至全國的聯合團體。其歷史很久，在鎌倉時代即有部落青年之組合，其訓練精神，更足爲我人之楷模。

日本青年團體之發達，始於大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皇太子殿下之令旨，爲明治神宮營造之際，全國青年團體之勤勞服務，參與神宮之祭事，這是青年團體發軔之機會，其後於大正十三年結成有日本聯合青年團，事變勃發以來，全國青年團於各地方，爲戰場犧牲軍人之遺族及出征將兵之家族義務服役，爲動員軍人分送慰問袋以表感謝激勵，並爲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之第一線戰士，其情況很見活躍。我們中國有句俗語：「三歲看八十，八十定終身」。這句話雖是簡單，却有意義，便是一個人的造就，端在幼時的養成，又說：「十年樹人，百年樹木」，也就是說人們的。

訓練，至少要有十年的時間，方能蔚爲大用。世界各國之注力於青少年的訓練，普及國民教育，其目的即在養成優秀的國民，爲國家的強力基礎。所以吾人談到民衆訓練問題，應該先從一般小國民着手，提倡義務教育，組織青少年團，予以軍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訓練。然後對於民衆的政治指導，便達到事半功倍了。

國府遷都以後，鑒於民衆力量的偉大，政治活動亟宜加以適當的指導，俾爲國用，因此於國府的機構下，設立了社會部及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以爲民衆政治活動的指導機關。並在各省市設立分會，各縣設立社運指導員，由於這個機構的圓滑運用，一般民衆信仰和平運動的情緒，擁護政府的國策，非常熱烈，其收效宏大，卓著事實。去年元旦，主席頒佈新國民運動綱要，以此爲國民精神總動員之指導方針，並以此爲復興中華保衛東亞之途徑。和平運動的進展，已於艱苦奮鬥之中，使國民革命於再出發之後，回復了本來的面目。本年一月九日，國府毅然參戰，使東亞情勢，更趨緊張，是大東亞戰爭踏上決戰的階段，我們要以最嚴肅的態度，最充實的力量，由同甘共苦的精神，團結東亞同志，合成同生共死的陣線。過去的努力，已有顯著的進展，今後的責任，自然更加重大，我們爲擔負這新時代的新使命，不能不更加發揚蹈厲起來，向前奮鬥。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便是民衆的政治活動，要由理論的確立，做到實踐，使全國民衆均能完成這個大時代的使命。

參戰以後，國府改革政治的機構，把原來的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振務委員會等機關，改組爲社會福利部，各省市分會改爲社會福利局，其機構更形強化，集中力量以指導一般民衆之思想訓練，並進一步以謀民衆的福利，他是一個社會團體指導的機關，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福利事業的中心機關，雙方並進，更能發揮積極的意義。本年八月三十一日行政院會議時，已通

文

友

過社會團體組織要綱，確定人民團體管理權之劃分原則，對於人民團體之政治性質和經濟性質，予以分別組織，俾合戰時體制之需要。並為設計及推行社會服務起見，在社會福利部設置社會服務指導委員會，積極推進社會的福利事業。此外，在國民政府之下，設立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以為推進新運之中心，並與友邦日本採取連絡，實施青少年團的組織和訓練，使全國青少年一致起來，參加組訓，養成新國民的基礎，本年暑期，並於首都及上海等地先後舉辦公務員及青少年的集訓，澈底施行德智體羣各方面的訓練，其收效尤為宏大。因此我國的青少年訓練，在新國民運動促進會指導之下，日見蓬勃的發展，堪為國民的先驅。現在所討論的，乃在戰時下一般國民的政治指導問題，民衆的政治活動，普遍說來，可分為行動與思想之二方面，先要予以思想方面的訓練，確立其對於政治的信仰，而後對於行動方面，加以適當地指導，效忠於我們的國家。這一種民衆政治的指導工作，在平時固然要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實施訓政的方針，而在戰時的民衆政治指導，更不能一步放鬆，否則民衆思想不健全，行動誤入邪途，則其為患不堪設想。至於一般民衆的訓練指導，大率有下列數端：

(一) 嚴密人民團體的組織 凡是社會團體，應依照人民團體管理權之劃分原則，根據社會團體組織要綱，分別予以整理充實，俾盡力發揮人民團結力量，對於地方自治的機構，亦應加以協助，如保甲組織原是人民的基礎，可是一般民衆，多忽略其重要性，不能加以運用。甚至一般負責自治重任的保甲長，多數敷衍了事，因此地方自治的基本組織，根本就發生缺陷。這種地方政治的實際問題，我們應該加以適當的指導，一是對於地方社會團體，首先加以整理，增加社會的團結力量；二是對地方自治組織，應當切實合作利用保甲制度，作為人民參政的基本。這種基礎工作，對於一般民衆，都有切身的利益，倘能善加指導，積極發揮人民的自治力量，其作用很是重大。

(二) 實行國民的戰時訓練 國民的訓練，可分軍事、政治、及教育各方面，在平時即應特別注意，如事變前的公民訓練，在軍事教練和政治思想各方面，頗有相當的效果。現在各地的保甲運動，非常活躍，同時有自警團義警團等各項組織和訓練，自國府參戰以後，更見積極展開。我們應該利用這種戰時的民衆組織，實施軍事化政治化和教育化的國民訓練。尤須各部門分工合作的辦法，如軍事方面，當然由軍事當局，或警政機關負其責任，政治方面，應由黨政黨當局予以充分的指導，使每一個人民能明瞭政治的責任。至於教育方面，由教育當局飭地方學校團體，舉辦民衆學校灌輸智識，予以思想訓練，適合國家需要，這樣便能使每一個國民，成為國家有力的構成份子了。

(三) 發揚人民的戰時意識 戰時民衆之訓練，是人力動員之基本條件，現在國府所提倡之新國民運動，其目的即在實行精神總動員，力求國民戰爭意識之發揚，以適應戰時之情勢。由於過去重慶政府之歪曲宣傳，使民衆拋棄東方固有的文明精神，馴至蓄有反抗東洋文化的潛在意識，終至演成遠交近攻之不幸結果。中日事變轉進至大東亞戰爭，吾國毅然奮起，參加對英美作戰，以求吾東方民族的解放。故參戰以後，我國將物資及精神兩方面之總力，集中於大東亞戰爭，對於一般人民，積極施以思想上及精神上之訓練，積極發揚戰時之意識，認清目前建設新中國的任務，造成建設

新中國之基礎。

(四) 訓練人民的生產能力 增加生產，是戰時經濟之唯一要素，現代戰爭，本來是國家的總力戰，必須一面戰爭，一面建設，乃可供給軍需，安定民生。我們應該指導人民，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新的技術，以求增加生產，擴大收穫。中央黨部社會部，以本年提倡春耕運動，通令各級黨部，廣為宣傳，並令黨員一致協力，這是刻不容緩的事。現在不但要「坐而言」，更要「起而行」，全力做去，做一分更有一分的效力。最近建設部於無錫嘉興二處，設立改良農具製造廠，將來以新式器具指導農民應用，更可事半功倍。同時大舉興修水利，開濬河道，便於農用的灌溉，則吾國生產問題，才可獲得正當之解決。

以上所述各點，對於國民的訓練，不僅限於政治方面，更兼及軍事經濟教育等各方面，因為在戰爭時期，必須有綜合的訓練，各部門都有相關的連繫，不能不多方實行，才能養成優秀的國民，訓練健全的人才。無論軍事和經濟，在在與政治有關，談到民衆的政治指導問題，便連帶想到其他相同的訓練問題。希望能夠分道進行，只要把握着時代的中心，一定可以異途同歸，達到一個目的，完成歷史的使命。

西區唯一萬貨大商店
分卅餘部應有盡有

上海公司

開幕特價

二十一天

加贈紀念名貴烟一盒

靜安寺路慕爾鳴路口

總力參戰與社會福利

問天

社會政策在平時，是用以補救現代經濟制度的缺陷的一種政策；目的在於改造社會，建設社會。在戰時，由於國民經濟遭受劇烈的變化，整個社會以及國民生活，隨着發生重大的動盪和轉變，因而更容易產生出種種畸形現象和缺陷；爲要加以補救與扶導，特別應該推行一種適應戰時條件的社會政策；爲要謀求這種戰時社會政策的，得能一一實施，就只有加速推行配合於這一政策的社會福利。申言之：社會政策是理論，社會福利，即是實踐這一理論的工具；有了縝密的理論，再配合着一種完善有力的工具，自然會發生出一種符合理想的力量。目前日德諸國所以特別重視戰時社會福利的推行，原因也就是在此。在現時中國，我們應該從速的推進社會福利，藉救戰時社會政策的實踐，以之來補救國民生活的缺陷，以之來改造社會上種種畸形的現象，以之來奠定總力參戰的基地，實在是天經地義，不容置議的了。

在過去，我們對於社會福利的看法，好像尤是着重在消極意義的一方面；由於一般人對於社會福利的觀念底不正確，以致它的可能而且應該具有的積極作用，一向就不能發揮得出。譬如說：好像舉辦了幾種慈善救濟的公益事業，就算盡了社會福利的能事；至如母性兒童的保護，國民體力的提高，社會糾紛的泯滅等等含有積極性的社會福利，非但沒有做到，甚且並未想到；既沒有專管機構的設置，又沒有固定經費的撥劃。於是，影響於國家的是：社會病態的任其蔓延滋長，國民生活的日呈畸形。所謂社會政策也者，簡直沒有這回事；至多是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地辦幾種不關重要的救濟事業，那裏還談得到什麼「平時」與「戰時」。

社會政策在中國，內確還是近幾年來的事；隨着國府還都而有社會部的設置，由於國府的參戰，冀圖發揮國家的總力量，而有社會福利部的設置。就在社會福利部內暨劃指導之下，適合於戰時條件的社會政策是確立了；爲要實踐這一戰時社會政策，種種應該舉辦也是必須舉辦的社會福利，都在繼續內見之事實了。舉大者，有如：各種勞動者福利事業的舉辦，難民的救濟，華北內急賑，節約運動的推行，專管體力鍛鍊的單宜底設置，保護婦孺政策的實施，職業指導介紹所的設置，社會保險制度的推行等等。

本末，在總力戰體制之下，爲要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定力量，除了前方軍事以外，後方人民的協力，尤其是激發工農大眾生產報國的熱忱，加強工農大眾生產部門的努力，以及國民社會教育的普遍推行，人民大眾思想內指正，都應該毫不放鬆的把握着，實踐着。正因爲如此，居今日而談社會福利，真的，光是消極的個人貧困的救濟，社會病態的改

善，已經是不夠爲用的了；洞察當前環境的需要，對於國家社會所迫切希求，應該是特別着重積極的社會福利的增進，担負起輔翼國家全部戰時政策，完成總力戰的體制底責任。社會福利部部長丁默邨氏在戰時社會政策一文中謂：「戰時情形較平時一切都要困難，故戰時發生的社會問題，也更複雜，更深刻。」

政府爲針對社會問題而施行的社會政策，當然必更繁複，更艱鉅。同時爲指導人民，協力戰爭起見，更須做到協助前方軍事，後方經濟這兩點，所以戰時社會政策，較平時也更重要更緊張。一的確是切實，中肯的論斷。原因是：大東亞戰爭正踏入決戰階段的前夕，軍事增強，經濟充裕，固然是首要之圖；但要軍事，經濟內能有辦法，問題還得歸結到——後方的鞏固，資源內充實這一條件之上。社會福利內最大效能，就是在鞏固後方，充實資源的唯一基礎。

在社會福利上加一分努力，就是在軍事增強，經濟健全之上加一分保證；相反的，社會問題不解決，如何軍事能夠增強，經濟能夠充裕，這正如沒有人民支援的政府，如何能夠強盛與鞏固，同其性質。澈底一句話，積極發揮社會福利的效能，才是總力參戰的基本條件。社會福利的重要性，是誰都知道的了，社會福利的應該加速推行，更是人無異辭的了；因此，問題已不在理論的確立與否，只須看事實內力行程度如何？是不是已經下了一個「急其所當急」的決心？我們認爲，最要不得的現象是：明明知道某一事業，應該馬上去做，應該由專管這一事業的機關負責者做；偏偏先要來了一大套理論，再兜了一個「交由什麼機關審查」的圈子，臨了爲了「錢的問題」，「人的問題」，歸進了一「暫從緩辦」的門檻裏再說，或

者，爲了應付現實，不妨把張三的問題，帶在李四的頭上，「辦了」總比「不辦」好些；管它什麼重要不重要，更何況拘泥什麼職掌的規定？那裏知道，就在這個一部份的「緩辦」，「不辦」，以及「對人不對事」的一手之間，影響到了本來可以加速完成的整個計劃。

我們希望，在具體而積極的施行戰時社會政策之下，真的能夠達到協助前方軍事，後方經濟的境地；所以，國民最低限度生活的保障，以及全國人民生活儘可能的改善——社會保險制度的擴充；合作事業的切實推行，衣食及日用品需品充分分配給制度的從速履行；醫療，衛生，保健事業的充實與普及；勞工，職員，農民生活的保護；國民社會教育的推准與改良等等，實爲現時所迫切需要的社會福利事業，都是毫無疑義的應該去做的事業。儘管事業本身怎樣的繁重，但，要是承認「得民者昌」這一萬變不離其宗的政治上的定理，那末，一切「人的問題」，「錢的問題」，只有把它尋求解決，不應該讓它真的成爲問題。一蹴而成，事實上自然沒有這容易；但，我們終希望，負有執行戰時社會政策的專責的社會福利部，能夠排除困難，急起直追，在培養資源的大目的之下，就上列各項應該舉辦的事業，切切實實，做一分，是一分，盡其最大最善之努力；我們更希望，政府在預算中列入執行戰時社會政策所必需的確定的經費；同時，我們還希望，人民自身，把從前輕忽社會福利的觀念改變過來，舉辦種種力所能逮的福利事業。果能若此，我們相信，在官民協力之下，總力參戰，才能發揮得出真實的力量。

× × ×

「拳亂」與駐外使臣的活動

楊鴻烈

前清光緒二十六年，拳匪義和團在山

東直隸（現在的河北）山西等省一帶蔓延猖獗，掠殺教民，焚燬外人建築，甘軍董福祥甚且率領武衛軍在北京圍攻各國的使館，這種頭腦簡單的粗魯舉動，確是足以失掉全世界的同情，因為使館的「不可侵犯」乃由於有約各國的外交官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觀念演譯而來，所以本國政府就負得有須要特別保護有約各國的大使，公使，代辦等人員的義務，這樣就不能不連帶着要特別保護要國的使館。可笑董福祥不惟攻不破使館，且引起八國的聯軍侵入天津和北京，使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都改平民裝束於槍林彈雨中逃生，於是那時清廷所命駐節在海外的出使德國大臣呂海寰，出使俄國大臣楊儒，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出使法國大臣裕庚，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鐸和駐英的羅豐祿等都感覺到外國人民將有「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的「如法泡製」的報復的危險，便聯合電請懲辦李秉、銜毓賢、剛毅、趙翹舒、董福祥、戴漪、戴瀾等罪魁。據當時的日本報紙所揭載的記事，有如下的一段說：

現在筆者另為分析敘述於後：

一、駐德使臣呂海寰

據「清史紀事本末」說：「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命侍郎呂海寰出使德國荷國。……」按呂字鏡宇，順天籍，山東省人，以四品京堂使德兼荷。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起事，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戕，當時在柏林駐節的呂大臣大受窘迫，他所編的「庚子海外記事一書」曾自述「上年（按此書係光緒二十七年鑄版，故云）中外交鬧，變起倉卒，非所逆料，初聞警報，猶疑信參半，以為謠傳，此因京津電斷，專恃江鄂等省遣探消息，分致各使館，互相轉告，終以重洋阻絕，必再三印證，始能確切，因是益形遲滯，而新報議論龐雜，以偽亂真，揣測事機，苦莫能得其要領，往往若鷄鳴之失旦。及至戕始成，聯軍北犯，乘輿西狩，孤臣痛憤，竟日旁皇，自是德亦防範愈嚴，遂有密電之禁，間從他使處迂迴遞達，而於中事聲氣，究多隔閡，視古蠟書雁帛，未審其難孰似？鬱鬱居此，已置死生於度外，幾不知身之復何在矣！當克使被戕之信到柏林，舉國譁然，無識之民向中國使館時出不遜之言，因嚴諭隨員繙譯等閉戶不出，以避兇鋒免再啓意外之交涉，旋奉旨命向德廷慰唁，遂赴外部道歉，途中人指而目之者，均有怒容，外部初拒而不納，繼謂向與欽差交好，今日只可私見，告以克使不幸之事，皆係亂民所為，實出國家之意外，今奉旨特來道歉，渠謂：「公使係代君行事，傷公使不啻傷君，可謂野蠻之至。」告以克使亦有不是處，渠佛然不悅，謂業已被戕，尚歸咎耶？告以彼時北京大亂，中國大官死者甚多，克使不先知照，冒險前往，不帶護衛，亦太自輕，然亦可見中國素待克使之優厚也。」渠作色曰：「殺之尚謂優厚耶？」當告以克使因平日相待優厚，故深信不疑，以為中國決不與我為難，遂不幸遭此難耳。現在本大臣亦在危險之中，貴國人民時有投信使館毀罵威嚇者，日有數起，若以本大臣為克使償命，本大臣為國負咎，毫無怨言，特恐他也亦必嗾貴國為野蠻也。外部大臣似憬然感悟，許為轉奏，旋聞派出許多巡捕，暗為保護，乃得無恙。迨醇邸（按即醇親王載灃，宣統皇帝溥儀的生父）抵德謝過，又為拜跪禮節屢次辯論，舌敝唇焦，幾與外部決裂，不得已以去就力爭，遂避居瑞士以示意，仍密授參贊廣音泰洋員金楷理機宜，暗與教士學界鼓吹，輿論亦不直德皇所為，又託前駐津德領事司根德相機勸導，正值德皇召見司根德，乘機關說，謂跪拜乃祀天祀耶蘇之禮，此外無行此禮者，若令人跪拜，是以木偶人相待，不足為重，反以為迂，并聞中國官員為彼國體面所在，持之甚堅，倘逼之太緊，恐有性命之虞，且恐他國之議其後，因小失大，殊不值得，甚覺動聽，德皇漸有醫悟之意，幸醇邸亦托病不進，乃得轉圜成禮，然已煞費經營矣。……」按「清史紀事本末」也有說：「光緒二十七年，夏四月

「有人自美國歸來，言及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者，有外交之才，為中國盡力，實非淺鮮。在美國時，無論有公私事件與人聚談之時，必辯明中國此事之大變，非中國國民固為此排外舉動，實因各國傳教師之在中國者，干涉中國地方官吏之事，及保護無賴之徒，良民深為不平，故激成此大變也。美國人士聞此說者，大有所感，故北京議和條件，美國亦持公平。滿洲密約一出，天下各國注目，而美國政府勸告伍公使電告中國全權大臣將此事交北京公使合議者，亦伍公使之力也。又駐紮英京公使羅豐祿者，亦希世之才，中國事變之際，與伍公使相應，盡力為國，惟是二公使皆李鴻章之門下，英美人士嘗目二公使為俄黨，此亦不過各國外交政策，亦不足怪。總而言之，如英美重要之國有此二公使，為之周旋，亦不幸中之幸也。」可見鄰邦的新聞記者也慶賀即將敗亡的清國使臣的得力，但這幾位使臣裏面，其受窘最甚吃苦最多的還要算駐德俄日本三個國家的呂海寰，楊儒與李盛鐸等

命醇親王載灃為頭等專使赴德國。上年五月，北京拳匪亂作，戕害德使克林德，至是命載灃往德謝罪，代表帝慚悔之意，並達謝忱，聞德皇將強之行跪拜禮，留滯邊境不進，經政府按國際公法力爭，德皇始允予通融。」按這確是從英國馬嘉理被戕，清廷派遺，即湯壽潛、劉錫鴻到倫敦謝罪以來的第二次外交上的「磕頭問題」，不過這次載灃頭等專使的情形且特別「狼狽不堪」！因為他在抵德致國書之後，擬即啟程前往美日及英義比等國，德皇大不悅，謂有違專誠之旨，遂不允收禮；而義皇致函載灃，約十月十五日後方能接待，英廷亦無迎迓之論，載灃電聞，論即啟程回華，他這樣「棲々遑々」在歐洲大陸上「遑閱既多，受侮不少」。到了返北京在宣統元年做了「攝政王監國」之後，以常理而論，自應「常惕於心目，終身毋忘此恥」，對全國的敝政，澈底刷新，但他畢竟是一個昏愴糊塗的人，攝政以後，人民上書請速開國會，不聽；再三請願，才許可把九年預備立憲的期限，改為五年，而請願代表的全體且被押解遣放。他又存一歧視漢人的褊狹心腸，在第一次改革官制後，十一部的尚書，滿族竟占去七個重重位置；第二次改革官制，設立內閣，以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為協理大臣，其餘十部，滿族又佔其七！各省人民，以皇族組織內閣，根本不算立憲制度，何況那般親貴都是愚昧無知，實力有限，還不自量的要挾持大權，於是革命的風潮就被激起而不

可收拾，清朝也被斷送在載灃的手裏，這也是等於「水手出洋」不知「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的結果。

一、駐俄使臣許景澄與楊儒

尤其最令人慨歎的事便是這次拳匪事變，竟犧牲了兩立明達幹練的駐俄使臣

！一位是許景澄，他在光緒二十四年請假回京，到了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上慶親王「請嚴懲拳匪說帖」，疏陳邪教始末，請「責成重臣勦撫兼施，又草疏請保全使臣，免攻使館，又劾釀禍諸大臣，凡三劾皆傳布海內，」結果在七月初三日為奸人所害，被處「斬首之刑。」另一位就是楊儒，楊字子通，漢軍

正紅旗人，都察院左都御史。光緒二十六年，昏瞶的清廷大發排外的詔書，黑龍江將軍壽山偏遵奉維謹，和俄國官幹起來，「三戰三北」，俄人反舉兵南下，連陷愛理齊齊哈爾等要地，壽山自殺，因據吉林奉天省城，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和約」成立，俄人還藉口與中國有特別關係，要挾中國政府，另訂特約。

據駐俄使館的檔案說，俄軍司令阿萊克塞夫 Alexieff 想於佔領東三省後，能取得法律上的根據，所以尋覓着已經逃匿的盛京將軍增祺，增祺被迫，就派遣員周冕與俄員攷洛斯托維次 Korostov 在旅順會議，於光緒二十六年締結「奉天交地暫行條約」九款，將東三省的地位，規定得「名存實亡」，與割讓一樣，所以消息傳出，中外部為之震驚，清廷除將增祺免職，又命駐俄楊使與

俄政府交涉廢約，當時的問答節略如下：「威（即維特）云：「各款尚在擬稿，其要旨不外數端：一，兵費償款，由各使在京核定，俄決不多索，鐵路償款另算；一，東三省中國祇可設巡捕兵，仍與俄商定數目；一，東三省簡放將軍，先與俄商明；一，三將軍處，由俄軍，先與俄商明；一，三將軍處，由俄

「郭米薩」Commissar 約文武二員佐之，武稽巡捕兵數，文佐接洽鐵道公司事件；一，滿洲蒙古及中國北部各省，未經俄允許，不論何項利益；不得讓與他國；一，滿洲蒙古等處，中國不得建築鐵道；一，金州城歸入租界；一，滿洲稅關歸俄人代理，中國可派員稽查進款；一，陸軍進口貨納稅後，至內地不准加徵內地稅；一，中國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由俄担保之借款，前訂合同六個月付息一次，現擬查照英德借款，改訂每月付息一次；一，東省鐵路兵費賠款不清，中國無權贖回；一，山海關至營口鐵道，俄願出費購買，價值若干，即在兵費賠款兩項下扣算，所餘之數，每年應還利息，即在滿洲稅關進款項下，每年扣算；一，俄保路之兵，約定年限，分期撤退」。這些都可洞見俄廷「小人的肺腑」，其毒辣遠過於增祺所訂的「暫行條約」。後來楊使又和俄大臣拉姆斯獨夫 Ramsdornff 進行談判，結果，俄政府雖然允許廢棄「暫行條約」，表面上楊使的交涉似獲勝利，但拉姆斯獨夫又提出草約十二款如下：「一、俄主願表友好，不念滿洲開衅之事，允將滿洲全行交還中國，吏治一切照

舊；二、東省鐵道合同第六條，准該公司設兵保路，現因地方未靖，站兵不敷，須留兵一股，至地方平靖及中國將本約末四條辦到之日為止；三、如遇急變，留駐之兵，全力助中國彈壓；四、此次與俄攻擊，華兵尤甚，中國允於路工未竣及開行以前，不設軍隊，他日設兵，與俄商定數目，軍火禁入滿洲；五、中國為保安地方計，凡將軍大員辦事不合邦交，經俄聲訴，即予革職，滿洲內地可設馬步巡捕，與俄商定數目，軍械除砲，供差不用他國人；六、照中國前允成議，中國北境水陸師，不用他國人訓練；七、為保安地方計，租地約第五款隙地，由地方官就近另立專章，並將專條第四款金州自治之權廢除；八、連界各處，如滿蒙及新疆；等處鑛產鐵路及其他項利益，非俄允許，不得讓與他國或他國人；非俄允許，不得自行修路；除牛莊外，不准將地租與他國人；九、此次俄兵費，各國賠款，均應清還；十、被毀鐵路及公司員工被劫產業，又遲誤路工貼補，均由中國與公司商貼；十一、上項款可與公司商定；十二、照中國前允成議，自幹路或友路向京選一路，直達長城。……」這樣

的「慾壑難填」，一步逼緊一步，且蠻不講理，使中國的駐俄使館甚為蒙受直接的嚴重壓迫。這樣的苦况，比之當時的駐德使館的情形只有「過之無不及」！尤其是這位楊使出使大臣的處境更極其「凄楚可憐」！為了東三省交涉，帝俄千方百計的要挾清廷另訂特約，英美各

國政府交涉廢約，當時的問答節略如下：「威（即維特）云：「各款尚在擬稿，其要旨不外數端：一，兵費償款，由各使在京核定，俄決不多索，鐵路償款另算；一，東三省中國祇可設巡捕兵，仍與俄商定數目；一，東三省簡放將軍，先與俄商明；一，三將軍處，由俄軍，先與俄商明；一，三將軍處，由俄

「郭米薩」Commissar 約文武二員佐之，武稽巡捕兵數，文佐接洽鐵道公司事件；一，滿洲蒙古及中國北部各省，未經俄允許，不論何項利益；不得讓與他國；一，滿洲蒙古等處，中國不得建築鐵道；一，金州城歸入租界；一，滿洲稅關歸俄人代理，中國可派員稽查進款；一，陸軍進口貨納稅後，至內地不准加徵內地稅；一，中國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由俄担保之借款，前訂合同六個月付息一次，現擬查照英德借款，改訂每月付息一次；一，東省鐵路兵費賠款不清，中國無權贖回；一，山海關至營口鐵道，俄願出費購買，價值若干，即在兵費賠款兩項下扣算，所餘之數，每年應還利息，即在滿洲稅關進款項下，每年扣算；一，俄保路之兵，約定年限，分期撤退」。這些都可洞見俄廷「小人的肺腑」，其毒辣遠過於增祺所訂的「暫行條約」。後來楊使又和俄大臣拉姆斯獨夫 Ramsdornff 進行談判，結果，俄政府雖然允許廢棄「暫行條約」，表面上楊使的交涉似獲勝利，但拉姆斯獨夫又提出草約十二款如下：「一、俄主願表友好，不念滿洲開衅之事，允將滿洲全行交還中國，吏治一切照

舊；二、東省鐵道合同第六條，准該公司設兵保路，現因地方未靖，站兵不敷，須留兵一股，至地方平靖及中國將本約末四條辦到之日為止；三、如遇急變，留駐之兵，全力助中國彈壓；四、此次與俄攻擊，華兵尤甚，中國允於路工未竣及開行以前，不設軍隊，他日設兵，與俄商定數目，軍火禁入滿洲；五、中國為保安地方計，凡將軍大員辦事不合邦交，經俄聲訴，即予革職，滿洲內地可設馬步巡捕，與俄商定數目，軍械除砲，供差不用他國人；六、照中國前允成議，中國北境水陸師，不用他國人訓練；七、為保安地方計，租地約第五款隙地，由地方官就近另立專章，並將專條第四款金州自治之權廢除；八、連界各處，如滿蒙及新疆；等處鑛產鐵路及其他項利益，非俄允許，不得讓與他國或他國人；非俄允許，不得自行修路；除牛莊外，不准將地租與他國人；九、此次俄兵費，各國賠款，均應清還；十、被毀鐵路及公司員工被劫產業，又遲誤路工貼補，均由中國與公司商貼；十一、上項款可與公司商定；十二、照中國前允成議，自幹路或友路向京選一路，直達長城。……」這樣

的「慾壑難填」，一步逼緊一步，且蠻不講理，使中國的駐俄使館甚為蒙受直接的嚴重壓迫。這樣的苦况，比之當時的駐德使館的情形只有「過之無不及」！尤其是這位楊使出使大臣的處境更極其「凄楚可憐」！為了東三省交涉，帝俄千方百計的要挾清廷另訂特約，英美各

國政府交涉廢約，當時的問答節略如下：「威（即維特）云：「各款尚在擬稿，其要旨不外數端：一，兵費償款，由各使在京核定，俄決不多索，鐵路償款另算；一，東三省中國祇可設巡捕兵，仍與俄商定數目；一，東三省簡放將軍，先與俄商明；一，三將軍處，由俄軍，先與俄商明；一，三將軍處，由俄

「郭米薩」Commissar 約文武二員佐之，武稽巡捕兵數，文佐接洽鐵道公司事件；一，滿洲蒙古及中國北部各省，未經俄允許，不論何項利益；不得讓與他國；一，滿洲蒙古等處，中國不得建築鐵道；一，金州城歸入租界；一，滿洲稅關歸俄人代理，中國可派員稽查進款；一，陸軍進口貨納稅後，至內地不准加徵內地稅；一，中國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由俄担保之借款，前訂合同六個月付息一次，現擬查照英德借款，改訂每月付息一次；一，東省鐵路兵費賠款不清，中國無權贖回；一，山海關至營口鐵道，俄願出費購買，價值若干，即在兵費賠款兩項下扣算，所餘之數，每年應還利息，即在滿洲稅關進款項下，每年扣算；一，俄保路之兵，約定年限，分期撤退」。這些都可洞見俄廷「小人的肺腑」，其毒辣遠過於增祺所訂的「暫行條約」。後來楊使又和俄大臣拉姆斯獨夫 Ramsdornff 進行談判，結果，俄政府雖然允許廢棄「暫行條約」，表面上楊使的交涉似獲勝利，但拉姆斯獨夫又提出草約十二款如下：「一、俄主願表友好，不念滿洲開衅之事，允將滿洲全行交還中國，吏治一切照

舊；二、東省鐵道合同第六條，准該公司設兵保路，現因地方未靖，站兵不敷，須留兵一股，至地方平靖及中國將本約末四條辦到之日為止；三、如遇急變，留駐之兵，全力助中國彈壓；四、此次與俄攻擊，華兵尤甚，中國允於路工未竣及開行以前，不設軍隊，他日設兵，與俄商定數目，軍火禁入滿洲；五、中國為保安地方計，凡將軍大員辦事不合邦交，經俄聲訴，即予革職，滿洲內地可設馬步巡捕，與俄商定數目，軍械除砲，供差不用他國人；六、照中國前允成議，中國北境水陸師，不用他國人訓練；七、為保安地方計，租地約第五款隙地，由地方官就近另立專章，並將專條第四款金州自治之權廢除；八、連界各處，如滿蒙及新疆；等處鑛產鐵路及其他項利益，非俄允許，不得讓與他國或他國人；非俄允許，不得自行修路；除牛莊外，不准將地租與他國人；九、此次俄兵費，各國賠款，均應清還；十、被毀鐵路及公司員工被劫產業，又遲誤路工貼補，均由中國與公司商貼；十一、上項款可與公司商定；十二、照中國前允成議，自幹路或友路向京選一路，直達長城。……」這樣

的「慾壑難填」，一步逼緊一步，且蠻不講理，使中國的駐俄使館甚為蒙受直接的嚴重壓迫。這樣的苦况，比之當時的駐德使館的情形只有「過之無不及」！尤其是這位楊使出使大臣的處境更極其「凄楚可憐」！為了東三省交涉，帝俄千方百計的要挾清廷另訂特約，英美各

國政府交涉廢約，當時的問答節略如下：「威（即維特）云：「各款尚在擬稿，其要旨不外數端：一，兵費償款，由各使在京核定，俄決不多索，鐵路償款另算；一，東三省中國祇可設巡捕兵，仍與俄商定數目；一，東三省簡放將軍，先與俄商明；一，三將軍處，由俄軍，先與俄商明；一，三將軍處，由俄

國却絕不退讓的頑強反對，國內的重臣們如李鴻章固然有點贊成之意，劉坤一張之洞却「誓死不承認」，流連顛沛的朝廷打不定主義，這樣就叫楊出使大臣飽嘗「內外煎熬」的苦痛，楊君卒不應，俄人憾之，某日以事會於某所，俄外交當局某(？)偽醉而闕，舉足猛跌之(？)，楊君墜樓(按係雪滑失足，跌仆墜地)傷重殞焉，密約事卒無成。惟據胡惟德氏說：「其時北京謠傳不一，均非事實，即楊使以東三省事憂勞成疾，亦並無在外部受辱等事，如內地謠傳者也」。但他那樣的人格頗有點「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遺風，所以取名「儒」字，還能副其實，這樣他的艱苦奮鬥我們不能因為他在駐美使任內奉總理衙門之命參與拘捕國父孫中山先生，就「以一生目而掩大德」的。

三、駐日使臣李盛鐸

這位駐日使臣李盛鐸，說來官運亦很欠佳，所以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北京永定門外發生殺害日本駐華使館書記生杉山彬的慘劇，二十一日各國軍艦又攻陷大沽砲台，冥頑的清廷到了這時也着了忙，於六月初七日對日本致一國書，命李使遞達日本政府，到了光緒二十七年七月約十五日清廷派李鴻章與十一國公使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其「專約」中載明「因大日本國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國大皇帝從優榮之典，已於西歷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歷五月初三日降旨，簡派戶部侍郎那桐為專

使大臣，赴大日本國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國大皇帝及國家惋惜之意」。據那桐奏說：「……奴才奉命專使日本，……七月十八日率固參隨各員登日本公司神戶丸輪船出吳淞口放洋，二十二日至神戶，易坐火車，二十三日行抵東京，先與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鐸會商一切，即訂晤日本外務大臣會稱荒助，請其奏定呈遞國書日期，該大臣允即轉奏，旋准知照，日君定於八月初一日已刻接見，並聲明一切禮節，均照接待專使向章辦理。屆日該國式部長官遣官車來迎，乘至宮門降輿，式部長官前導，奴才恭捧國書，奏同參隨數員進見，行三鞠躬禮，面述頌詞，表明去歲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倉猝被戕，朝廷為其惋惜，特別使臣東來，齎遞國書，道歉忱，惟願此後兩國益加親睦，共保東方大局之意，語畢，呈遞國書。日君立受，口稱：「所奏頌詞，均已領悉，嗣後兩國交誼，可信益加敦厚，惟冀皇上回鑾後，維新之政，速即就緒，東亞和局，恆久維持，更祝皇太后皇上福祉無窮，務將此意轉奏」。奴才復答以貴國關切之意，使臣甚為欽佩，回國後必將此意向我皇太后皇上奏明等語。八月初四日謁見日本皇后，口后握手為禮，首言：「聞皇太后皇上駐蹕西安，時深擊念，並敬問皇太后皇上聖安」。奴才亦均傳旨回問，以示酬答。奴才所備皇太后皇上致送日本君后國禮，亦於八月初五日送由外務部大臣轉進，旋據覆稱，「君后均甚欣謝」。

「大清……」那桐當時所齎國書如下：「大清國大皇帝敬致書於大日本大皇帝陛下：朕維中國與貴國同在亞洲，海程密邇，彼此遣使駐紮以來，誠信相孚，情誼彌摯；乃上年五月，京師猝遭拳匪之亂，兵民交訐，貴國使館書記生杉山彬，竟至被戕殞命；該書記生隨使來華，應獲保護之益，不意變生倉猝，遽爾捐軀；朕自維薄德，未能先事預防，致令友邦官員，慘遭不測，有傷睦誼，彌切疚心，業派大臣致祭，並頒發內帑，以示優卹。茲派頭品頂戴戶部右侍郎那桐，為欽差專使大臣，親齎國書，前往貴國呈遞。該大臣忠誠素著，朕所深信，特令敬謹將事，表明惋惜之懷，藉達優榮之典。此次大皇帝遣師遠涉，到京之日，首先安民又於和議要端，盡力維持，特伸公論，東方大局，賴以保全；義聞仁聲，昭布遐邇，朕心尤為欣感，並令該大臣代達謝忱，惟望大皇帝盡棄前嫌，益敦夙好，唇齒輔車之誼，歷久彌親，從此海宇乂安，昇平同享，惟大皇帝鑒察焉」。此書措詞，頗為「委婉曲折」，「情文並茂」，大清帝國戰敗後的可憐境况，已完全活現紙上了。

本刊歡迎
投稿
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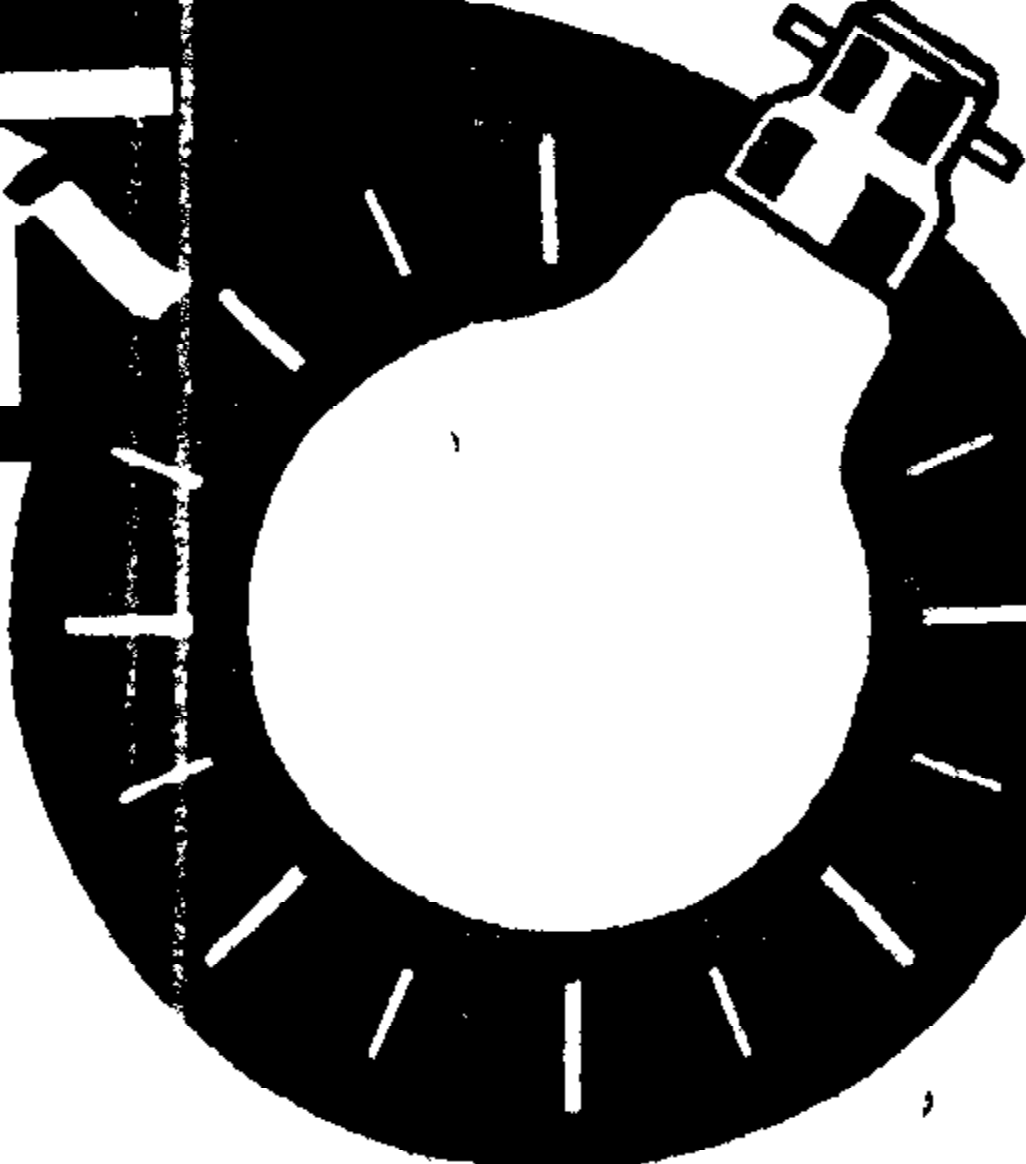
電發光 省明度 耐用 確准

不夜牌燈泡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上海廣東路二〇號東亞海運大樓五樓 營業所
電話一六二九三〇九〇番

上海楊樹浦平涼路五〇九號自一八號至四〇號 工場
電話二二二五(呼)番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

武克

戰術是隨戰爭角度而變遷，戰爭的角度又因人類文明之進化所及於武器的革新而進展。原始的鬥爭是個體之間爲了爭奪食物而相互毆打相互搏擊；後來在鬥爭的經驗中發覺到個體力量的單薄而希求助手，在增強鬥力的慾望下要求到數量的增加，便孕育着人類的結合動機，形成了集體的生活——家族、氏族，漸次擴大而成爲部落，更演進爲國家組織，人與人的鬥爭，也就從個體搏擊發展到集團戰鬥，出現了軍隊的組織。但戰爭的形態，仍滯留於「點」的角度，只不過是點的擴大與充實而已。然而人類是智慧的動物，其表現於生存競爭者更盡機巧之能事，由於兵員的擴張，交通的發達，與「包抄」「間道」迂迴戰術的應運而興，戰爭乃由「點」而擴展到綿延到「線」。往後火器應用了，造成戰前未有之突擊力，於是一線式的配備乃不足一擊。同時，重兵器又配置於步兵線的後方，其殺傷與破壞力亦不限於第一線，且及於深遠之敵後方面，形成了縱橫的戰鬥。爲適應這新的局面，遂要求軍隊作縱橫配置進行「平面」的戰爭。但到了上次世界大戰時，潛艇、飛機相繼發明了，戰爭更超越地面

的限制，縱橫上下，無處不作戰場，戰爭從地面擴展到水底與天空，構成了所謂「立體戰爭」。可是在現時，戰爭已不再決勝負於疆場，成敗全繫於戰爭的組織力，即政治、經濟、外交、思想總動員的總力戰。誰能堅持至最後五分鐘誰就獲得勝利。亦即是說，誰能組織戰鬥足以維持長久的戰爭，則得最後的勝利。這樣戰爭就由「點」↓「線」↓「面」↓體↓空間和時間。

中共軍的作戰是一種變格的戰法，一方面他是置重點於時間的爭取，即從長期的鬥爭中進行持久消耗戰；但他表現於空間方面的，不是「體」，不是「面」，也不是「線」，竟是「點」的形態。可是，共軍點形的戰鬥又大異於原始的個體搏鬥或集團戰鬥，他是多數的戰鬥羣分佈於廣大的地面進行多方面的戰鬥，他是多數的「點」組成了一「面」，而這「面」實際只是「點」的活動，是「點」的時間上之連續活動所形成的「面」。「面」是依存於「點」之活動的，「點」之活動又必須向「面」發展。這是一種變格的作戰，因此所運用的戰術也就特異，其戰鬥的方法與手段自亦有其獨特的性質。他在各方面都以

動代靜，一切是變動的，只有從變動中才能發見他的存在，才能體認出他的本相。他的特點是「動」，是「變」，以積極的活動去創造去實踐一切理想與實際要求，去完成任務與使命。我們也只有把握住「動」與「變」的特質，方始能領悟與理解共軍的行動方針及其所遵循的徑路。這好動與善變就是共軍的特殊性格，也就是共軍各項戰鬥動作的本原則。

情 報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敵情的明瞭是軍隊指揮官處置對敵事宜的先決要件。旅行者必須明瞭交通概況及其目的地的情形，否則就將不知所向。而一支軍隊的不知道敵方內情，也必然茫無頭緒，無所措其手足。尤其是對付強有力的敵方，更須藉周詳確切的情報以求明瞭其兵力、裝備、意圖、動向等，然後方能避凶趨吉，不至遭受損傷。中共政治保衛局長鄧發講過這樣的話：「對付敵人不專持武力，武力所能做到的是太少了，而且也是很可惜的過份的浪費。消極的防備決不是辦法，而盲目的亂動只有把事情弄糟。講求對付敵人就應明瞭敵人，情報員的貢獻常超越於正規軍隊之上。因爲，靠了他們的情報，得以善爲運用兵力，適當的把兵力用於最得用的地方，沒有閒置，都各能恰到好處的有效地打擊敵人而完成其使命。」（解放日報）這種見解是很確當的，因爲軍隊最忌的是兵力所在地與要求兵力

的處所不相一致。也就是說，方的實況，則所爲的處置將與實相左，就不免陷於悲慘的結局。在，要想進行分化陰謀，必須瞭解到對方陣營的內幕實情那才能進行，否則將何從而着手呢？那一個強要和他拉攏？那一份份弱可先行下手？某部內上級與下層關係若何？能否分化？某部隊與某部隊有無利害衝突？利用什麼線索去挑撥離間？那一類軍隊反共很激烈必得予以打擊？這一些問題倘不能解答，又何從而進行？而且不論襲擊、伏擊，尤其是「避實就虛」「化整爲零，集零爲整」諸般時機之取決，更須得洞曉敵情，方能因機制宜。所以共軍是把情報工作置於第一位，作戰反退居其次。誠然，不戰而降敵是最理想的上策，但這決不是武力所可能成就的，惟有優良的情報工作得以勝任。在項英言論集中曾提起：「戰鬥是最後之一着，基於政治工作之成果而作最後之總結。但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必然歸趨，主要的還是決定於對敵方不斷的鬥爭，針對敵方的一切所作爲的而立定的對策及其實施。我們要破壞敵人的意圖，計劃使無以實現，同時儘量利用時機及環境而努力進行自身的方策以力謀其完成。這樣我們就成功了，只待戰鬥來作最後之決定。由此我們可以瞭解到，鬥爭不能專恃武力，巧妙靈活的政治手段勝於強大的部隊。而運用的先決條件，是對各方都得有清楚而確切的瞭解與認識。所以鬥爭的基礎是優良的情報組織，情報是制壓敵人打

擊敵人最有效的工具。不過武力仍是必須的，它是情報戰的後援，在鬥爭的終極仍有着決定的意義。分別在於武力是總結的使用，在其前是情報的活動，伴隨以政治手腕的施展。如果比於「前因—後果」，那更是極確當的說明。我們證以德奧的合併，捷克的瓦解，「西安事變」諸史實，於情報的效能不得不歎服驚愕！因為情報工作在共軍是作爲前衛戰鬥，其組織與活動也就特異於尋常的廣大。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各方面均爲工作對象，均有共軍情報工作人員潛跡其內。幾乎每一個共產黨員及「同路人」（即左傾份子）都隨時隨地的蒐集情報、供給情報，各就其本身環境作周詳的觀察與搜羅資料，並且利用一切人事關係作進一步的活動，深入於各方內層。他們平時遍佈於社會各階層，其所接觸的各不相同，但又各自極爲親切熟悉。這從多方面彙集的情報，就有着極清晰且明細的

全貌。然而，這在質與量上講起來雖是完美無缺的，而於「時效」方面則常難合乎要求。爲適應艱困的局面應付激烈的鬥爭，共軍就有龐大繁複的情報組織相繼產生，以不同的姿態出現向多方面進行活動。

部隊搜索 共軍的主力兵團與地方部隊，團上都各有偵察班的設置，攜帶各種、滑翔等輕便武器，化裝各式各樣的人物向各方活動，進行無休止的偵察。（其營以下的部隊，則多由戰鬥兵服偵察勤務臨時由部隊長官指派）偵察班歸各級參謀處節制，向主管情報之參謀或直接報告於參謀長。平時活動於本隊的外圍，以五至十里爲其活動半徑。是來往行人，居民的談吐，周圍的地形，敵方活動情況。倘遇有形色慌張，來歷不明，東張西望，及向居民詢問部隊機關的，立即加以盤問檢查，如所答不能滿意或竟言語支吾，則加以扣留，

他們也採用「釘梢」的方法，但一般的缺乏耐性，在未會得水落石出之前就出之以逮捕手段。這爲了時間的限制及敵情的顧慮，怕就誤了工作，怕這一些意外的事件就誤了預定的進行程序。他們以直接觀察作爲主要手段，並向居民詢問以爲補助。或是從居民口中採取線索，再進行偵查，然後加以判別。如無特殊事件，則三至六小時之內即回部隊報告一次，稍事休息再行出發。倘發現特殊目標，工作一時難以結束，則派員報告其要略，並隨時報告經過及請示方針。他們是生活於部隊之外的，膳宿均不須回隊，以免妨害到工作的進行。至於情況緊急，敵方已有行動，則偵察班同時又得負有前哨任務。這時的目的通敵要道，及由據點，交通線方向的來人。第一是防制敵方偵探的活動，其次從詢問中採取敵方的消息。同時又得作戰鬥準備以防萬一，當敵方猛進不及報告後方時，則逕行打擾，以阻遏滯留其行動。不惜任何犧牲，務求完成任務。

情報站 偵察班是公開行動的，隨部隊而轉移。情報站則是一種秘密組織，長期的作系統的有計劃的活動。其設置地點多在交通要衝、往來必經之道，選擇要地近傍的偏僻之處作爲食宿之所，且不時的在其範圍內轉移地址，以避免外界注意及祕匿其行蹤。他們化裝老百姓，在行動上並無特異之處，也沒有什麼記號。在其負責（指定）的地區之內，進行偵察、調查，適時報告上級並通告各方。內部組織，設站長一人，情報員及通信員數人，名額視實際需要而定，沒有限制。爲減小目標及擴大工作，每多分成若干小組活動，分遣各地獨立工作，依時向本站報告。站之設置，以區爲單位，上統轄於共黨縣委會（即縣黨部）及縣獨立團參謀處。並須將所得情報同時通報本地及隣接地區之區署，區游擊隊並近地之駐軍。工作對象以敵方動態、意向、兵力、裝備等事項爲

診療科目

內科、外科、皮膚泌尿科、產婦人科、兒科、耳鼻喉科、眼科、齒科、X光線科

福民醫院

上海北四川路一四二號

各科接續

電話四六三一三三：七

福民醫院

分院

愚園路八三八弄七號
電話二〇七九一

文

主，兼及當地民衆之思想、意識、態度、行動等有關之事項，而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亦加以注意。他們有時潛入據點之內直接偵察，以平民百姓的姿態出現於街市中及兵營、陣地之近傍，就其目的所在詳細觀察，並從居民口中套取內部情況及日常動態。或則出入於交通線上及據點近傍，以監視敵方行動，俾得翔實消息。還有便是從進出來往於據點，交通線的民衆探聽消息，彙集加以比較、整理、相互印證以判斷其真相。平時工作着重在兵種、兵力、番號、官長、(出身、生平、特質、性情、思想)武器、及動態(包含紀律)意圖等項。如敵方已有部隊出動，則立即全體動員，以三分之二以上之人員監視其行動，偵察其兵種、兵力、武器、行動方向及目標，並其企圖等項，隨時飛報各部隊機關。在敵方未回復原態之前，情報員恆於其兩側活動或尾追其後，密切監視其各項動作，沿途情形，適時將經過詳情報告有關各方。此外尚須注意的是隣近據點的動靜，有無後續部隊？有時且破壞交通，進行小組遊擊，或竟完成搜索班之任務。

民衆情報網

各地民兵之中，均有情報小隊的組織。各種「抗會」，也設有情報科、股。共軍在其「民衆抗日自衛軍」的組織大綱之中，把情報工作列為「民兵」主要任務之一；各級「人民抗日武裝委員會」也把情報組織及其推進，定作中心工作。民衆情報以保爲單位組成，每保各設情報小隊，每日派定

一至三人值日，負責將全日所得情況傳遞。集合各情報小隊而成全鄉情報隊，彙集全日各處情報向區署報告並通知隣鄉。倘發現敵情，則一面飛報近地駐軍機關，同時報告上級。並出動全體情報小隊展開嚴密之情報網。各保之情報小隊下又分多股之情報小組，(通常以甲爲單位編成)選擇青年分編而成。平日由各組輪流服務，一有情況則全體動員。他們是專注於敵情一方的，限於軍事動態，尤其是敵方軍隊的行動。至於各級「抗會」情報科、股，是多面性的，兼及於本地社會、經濟、民心各方面。而他們的活動也不見諸於形跡，暗中調查，注重告密。因爲「抗會」是共黨的外圍組織，所以他的情報工作也偏重於政治性質的，而軍事方面反居次要地位。他們特別注重一般民衆對共軍所持的態度及言論、行動，尤其是知識份子、地主、富農等人，更爲注意。他的工作重心是置於組織方面的情報的對象不是武力的戰鬥，是着重於羣衆運動，着重於「政敵」的活動情形，這與民兵是迥然異致的。

特工——間諜活動

共軍正式的軍事行動就是神出鬼沒的，在情報方面更是不必說的神秘莫測了。「特工」是共軍的「神經中樞」，共黨、共軍的存在，現時還是有賴於特工的活動。他用「特工」來控制內部，更以「特工」來瓦解敵方。「特工」之於共軍有着太上的權能，存亡之所繫。其在組織與運用方面是多樣性的，策略可分成三個體系

。軍隊方面，各級參謀處均直接派有「密探」「坐探」潛入敵方內部活動，或以金錢收買對方中、下級軍官，藉以探取其內部秘密及軍事計劃。但因其觀念是基於軍事要求出發的，故功效亦僅及於戰鬥部門。這一部分工作人員，經常的居住於對方地區之內，藉各種關係(親友、交遊)與敵方官員相接近，相往還，在有意無意中從其談吐與行動中探索軍事動態，並進而以各種方法試探其實在情況。當然，敵方的官兵決不會也不可能把每一個人都當作敵人看待，尤其是在自己方範圍內不免於放浪形骸肆無忌憚。這樣，共軍的密探與坐探就不難達到他們的目的，毫不費力的得悉各項軍事秘密。人究竟是感情的動物，共軍的「間諜」工作人員就利用了「感情」作爲工具以從事活動。但這類工作還不如十分神奇，共軍各級政治部敵工科所進行的那才真是「出色」的傑作。敵工科，顧名思義可知是專對敵方工作的部門，在敵方內部進行工作，以敵方內部人員作爲工作對象，他們的工作表現是以敵方內部人員來擔當的。藉政治上的誘惑爭取敵方內部官兵的同情於共軍、傾向於共軍，或是派遣幹員打入他們的陣營，以從事內線工作。無論爭取來的或是派出去的，他們均置身於敵方陣營之內，一切是親聞目睹，因而也就非常真實，非常之有價值。敵工科的使命是非常之重大的，他所負的任務非常之繁重的，情報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端，可是即此已足令人驚異了。(敵工科的正常

工作——政治活動)他們利用職位上的機會，得參預機密大計，在計劃尚未及付諸實施之前即已傳遞至共軍本部而早定下對策。所以各地的共軍得以早佔先着，他能爭取到主動。這並不是料事如神，全是「內線」的功績。這一些工作人員，有着良好的外衣以資掩護，他們寄身在敵方陣營之內，對於敵方所賦予的本份工作，非常的勤謹與努力，用以取得上司信任。所以不但沒有危險，並且也毫無嫌疑的到處得到便利。因此，在人選方面就得非常的審慎，一定要沉着、機警，具善於交際、處世，能以各種方式來保護自己並開展工作，開闢途徑。上列兩者都是向外活動，共軍同時也不放棄內部的工作。這一種組織，紅軍時代叫做政治保衛局，事變以來改稱保安處、科，隸屬於各級行政機關，受當地黨部的指揮。現時又改組爲公安局，仍隸各級「政府」受同級黨部的節制。科、局相沿有特務隊，身着便衣，使用短鎗，專爲制壓內部並防制敵方人員的活動。在對內的立場上講起來是政治警察，立於對敵的地位便是反間諜工作或是防諜機構。他們流動於共軍區域之內及交換地帶，一切圖謀反對共黨共軍及於其不利的人們，都在防止，撲滅之列，都是他們工作的目標。這些統是殺人眨眼的魔鬼、劊子手，罪惡的象徵，生活上的陰影。用不到任何證據與理由，單憑他們的心意，可以任意逮捕、拘押、拷打與殺害。他們有這樣的權力，誰也不敢提出責問也是無處伸訴的

友 文

。共軍以此鎮壓反抗他的人，也用以防制對方的活動。他們注意各種團體組織、社會動態，一些在地方上或過去在政治上有一定地位的人物，都在暗中加以監視，特別留心他們所來往、交遊的人物以及平素的言論、行動等。至若來自據點內的不速之客，初次出現的「生人」，那更是特務隊（也稱短鎗隊）毫不放鬆的對象，必得防之而後甘心。

工作綱領 共軍的情報工作既廣泛且深入，特別注重於系統而有計劃的調查、研究。就其性質上可分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四大部門。軍隊部門包含軍隊概況，陣地設施，動態，企圖四類，各有其詳細內容，分列如左：

- 軍隊概況：(一)番號(二)兵種(三)編組(四)兵力(五)武器(種類、品質、彈數)(六)兵員素質(思想意識、戰鬥情緒、技術水準)(七)訓練程度(方式、內容實施情形)(八)戰鬥經驗(經過戰役、對方內情、戰鬥經過、結果)(九)內部官長(姓名、職務、出身、經歷、品格、性情、思想、言論、行動、政治關係、社會關係、家庭情況——人事、經濟及其個人私生活與特殊技能等)(十)長官間的關係(十一)官兵關係(十二)軍隊生成歷史及人事變遷

- 陣地設施：(一)兵力配備(各處兵力、隊部地址)(二)陣地構成(位置、編組)(三)工事(形狀、材料)(四)地形(地勢、河流、周圍形勢、交通狀況)(五)火力(重兵器、自動火

器、火網編成、射界)
動態：(一)軍紀(二)日常生活(三)與民衆相處情形(四)軍事行動(五)行動前之特徵(六)通常出發時刻(七)行軍隊形(八)沿途情況(九)對居民表示(十)特殊表現
企圖：(一)目標(二)計劃(三)兵力(四)時間(五)經路(六)準備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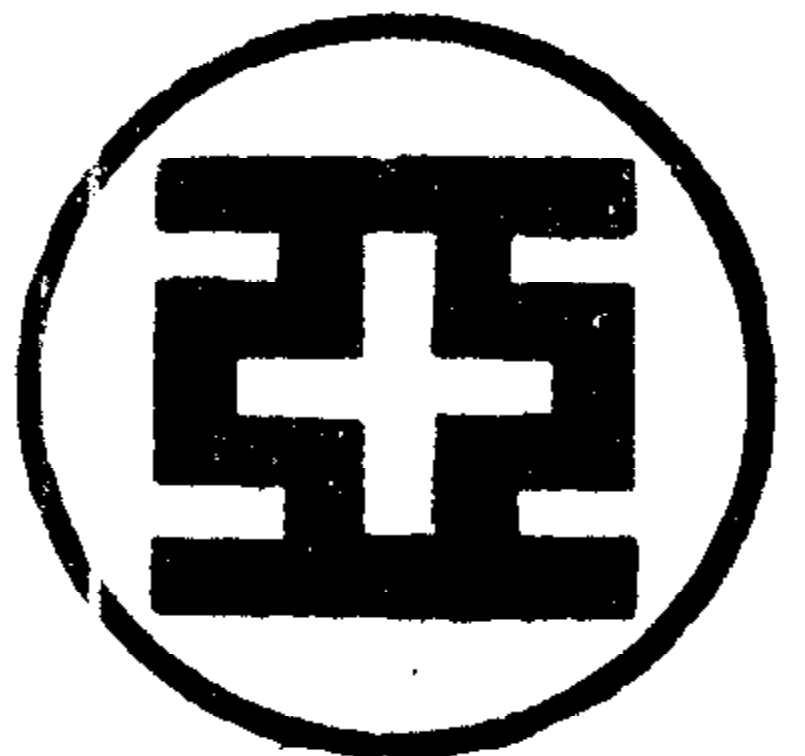
政治部門可分行政機構(制度、組織、沿革、人事、工作表現、政治背景)社會團體(宗旨、沿革、組織、成份、內部負責人員、活動)文化教育(現況、過往歷史、各方關係、活動內容、經濟狀況、勢力)及民心(思想意識、言論行動、對共軍之態度)三類，特別注視過往情形、各方關係、及現時之態度與活動情形。其在民衆方面，往昔曾從事軍、政工作、或在社會上負有聲望的士紳與地主、富農等人，尤為共軍所密切注意。經濟部門特重物產概況(種類、產量、分配——食用量及行動情形)貧富問題及經濟機構與人民生活。尤其是勞資間(及業佃間)的關係，更不厭求詳的細加研究。他們調查農民的生活情況，租額、利率及鄉間的借貸買賣等，無不窮究原委，探討其利弊，以為進行煽惑之資料。社會部門則留心於風俗、習慣、人情、世故，以講求適應與利用。「入境問俗」，共軍之目的不在從事改革，在求從習性之瞭解進而加以掌握使爲己用。這是羣衆運動的基礎，組織民衆的必要條件。以上所述僅其概略，茲附錄「蘇中軍區敵工委員會」情報工作大綱，藉見一般。

工作大綱，藉見一般。

理經總支中

，活胃，藥眼篤老，湯將中，丹仁
散効回，補兒海，飴田淺，兒毛利
河，膏用百油人萬，丸應奇屋槌，
。兒諾佛爾，酒新新，粉痛止克的

司公亞東



先施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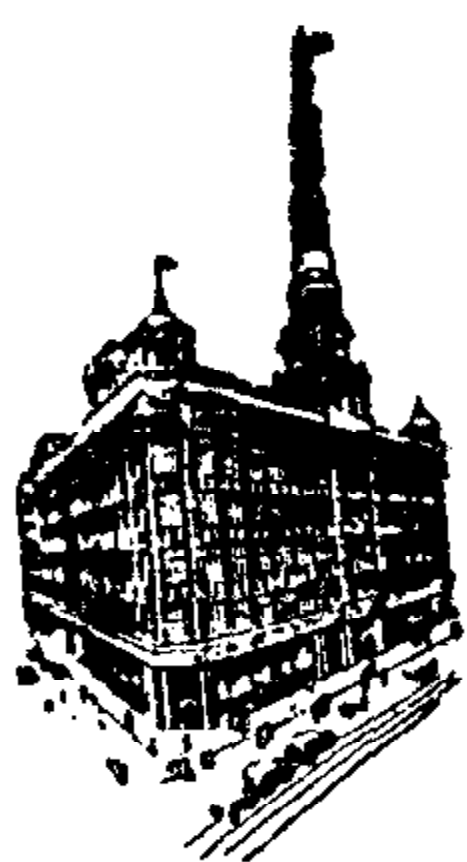
上海南京路



附設 先施一元商店

東亞旅館	東亞酒樓	東亞咖啡室	屋頂樂園	霞飛路	分店
電話八四六五八	西摩路靜安寺路	電話三五四五三			

新新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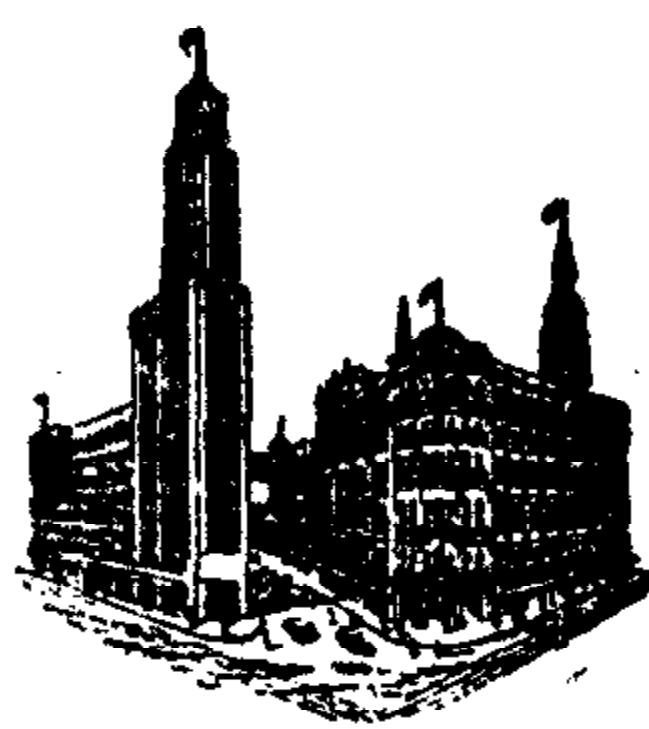
上海唯一薄利萬貨大商場

萬貨美備 · 售價最廉

◀ 電話：九七二〇〇 ▶

永安公司

上海南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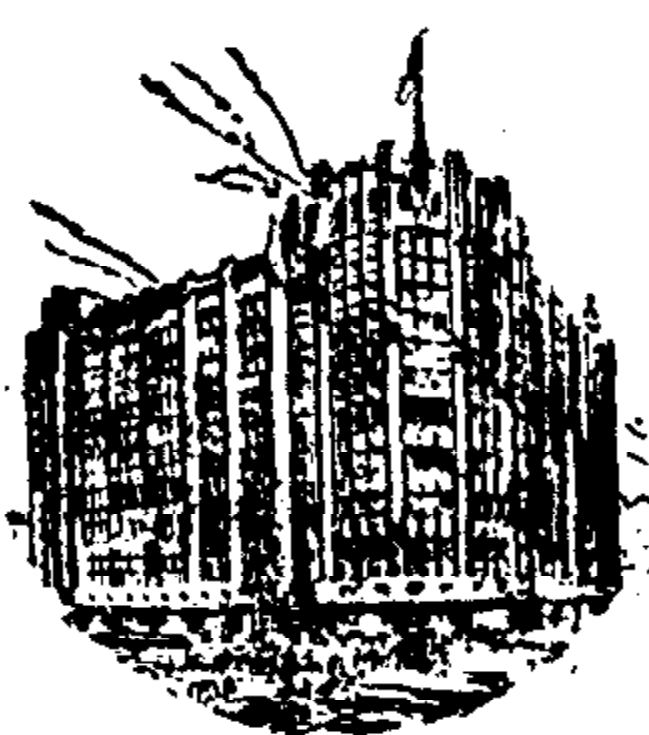


環球貨品 搜羅美備

附設

大東旅館	天韻樓	大東跳舞場	永安跑冰場
------	-----	-------	-------

大新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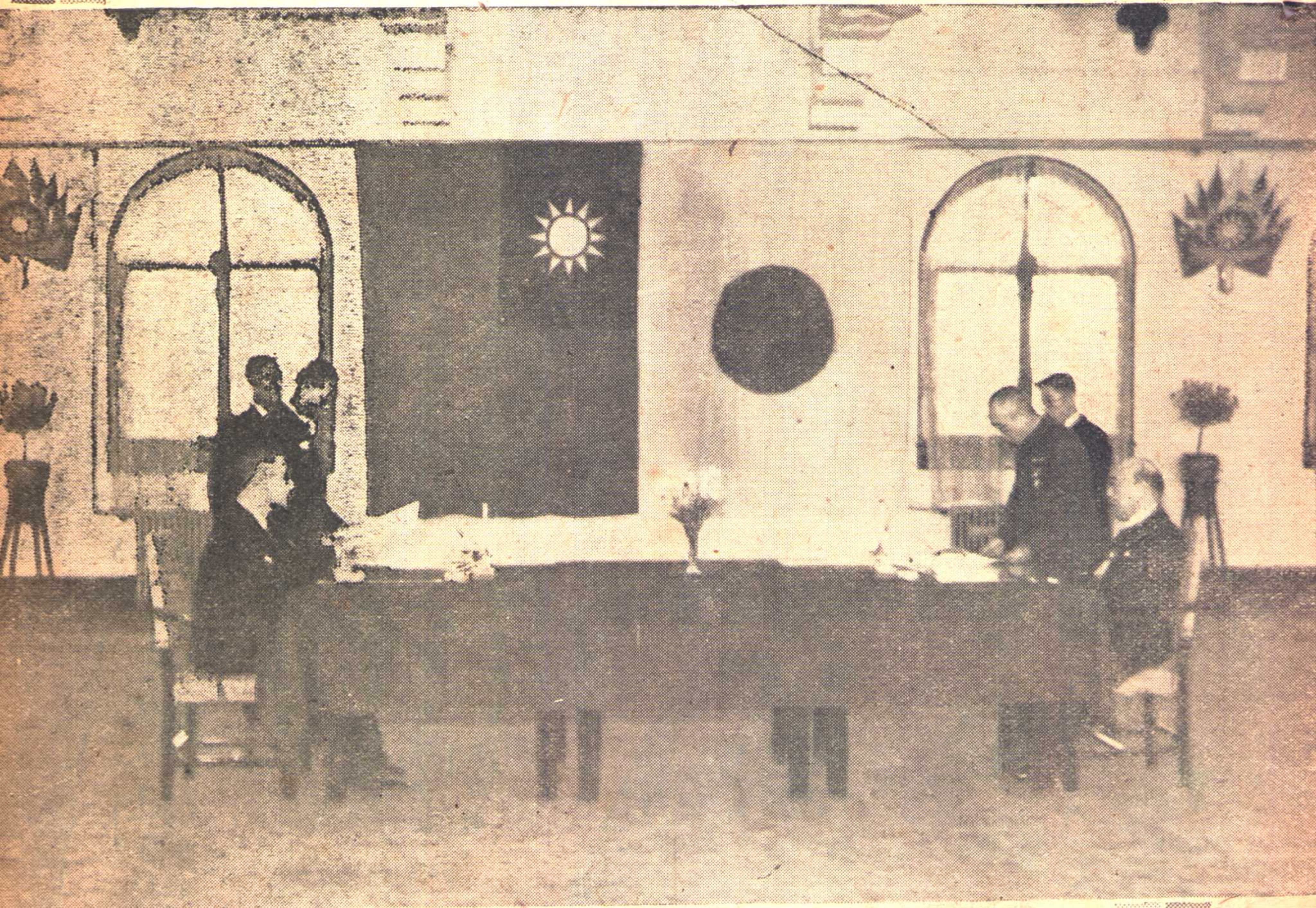


環球百貨商店 屋頂大新游樂場

上海南京路

中華民國與日本間同盟條約

汪主席與谷大使在簽約時之嚴肅情形



同盟條約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
大日本帝國政府

期望兩國互為善鄰尊重其自主獨立，並
緊密協力，而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大東
亞，俾貢獻於世界全體之和平，並堅定
決心剷除對此有障害之一切禍根，協定
如左：

第一條 中華民國及日本國為永久維持
兩國間善鄰友好之關係，應互相尊重其
主權及領土，並於各方面講求互助敦睦
之方法。

第二條 中華民國及日本國為建設大東
亞，並確保其安定起見，應互相緊密協
力，儘量援助。

第三條 中華民國及日本國應以互惠為
基調，實行兩國間緊密之經濟提携。

第四條 為實施本條約所必要之細目，
應由兩國該管官憲間協議決定之。

第五條 自本條約實施之日起，中華民
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即昭和十五
年十一月三十日，簽訂之關於中華民國
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連同其一切附屬
文書，一併失效。

第六條 本條約自簽字之日起實施之。

附屬議定書

當本日簽訂中華民國日本國同盟條約
時兩國全權委員議定如左：

第一條 日本國約定於兩國間恢復全面
和平戰爭狀態終了時，撤去其派在中華
民國領域內之日本國軍隊。日本國根據
北清事變，北京議定條款及有關之文書
，所有之駐兵權，概予放棄。

第二條 本議定書，應與條約同時實施
之。

十月三十日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調印

擁護中日同盟條約

1 簽訂典禮終了以後，
汪主席與谷大使乾杯。

汪主席與谷大使乾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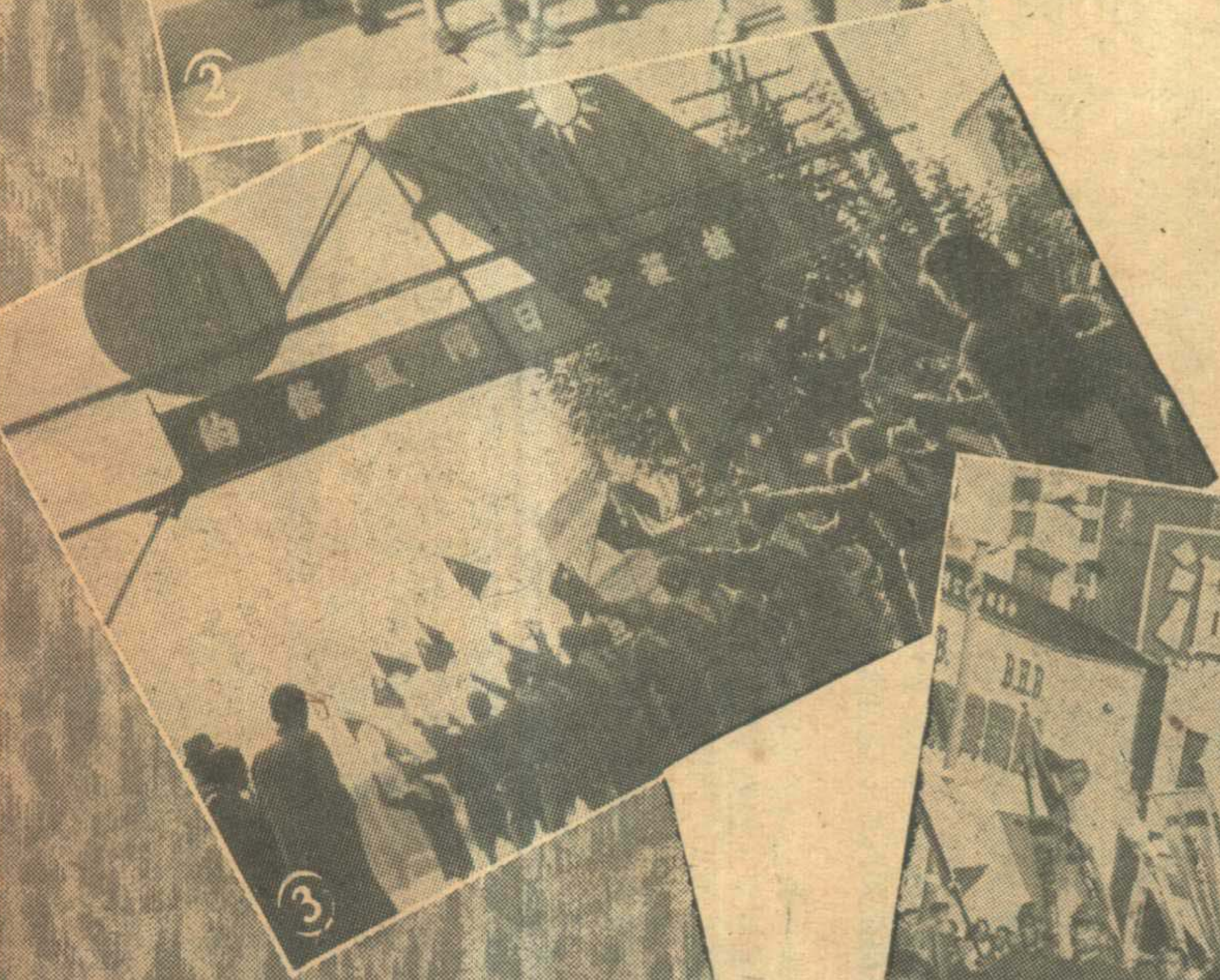
2 情緒熱烈的童子軍遊行行列。

3 舉行慶祝遊行的國府軍隊。

4 在上海中日產業戰士之慶祝遊行。



慶祝中日同盟條約



態姿武威的軍央中

。軍央中的武威勇英的着衛守在正



戰參國中在體全校學官軍央中
。形情呼歡之中聲



騎着高頭大馬，顯示了堂
堂的齊整的陣容，在建國
先建軍的熱烈情緒之下，
國府中央軍的騎兵隊的雄
姿，正是值得我們期待的
吧！



養營

腸胃

素

者



記周佛海先生

顧志堅

我知道周先生的大名，恐怕還在二十

年以前。那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正是十分澎湃的時候，我常常在國內的著名雜誌報章上拜讀到周先生的大作，他的文字爽利痛快，說理明白透澈，使人讀了發生一種親切而熱烈的感覺。

後來周先生主持的新生命書局在上海成立，震動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新生命月刊發刊了，而周先生一時代的傑作「三民主義理論的體系」也出版了。此書出版以後，因為理論正確，解釋周詳，非但黨政工作人員均各人手一冊，即各大中學也都自動採作教本，當時中國的新出版物，在半年之內銷售一二千冊已經不易，而「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竟在短短三個月內銷行四萬餘冊，這不可不說當時出版界的盛事，也可見周先生對於一班青年的影響是如何大了。

作。

周先生擔任江蘇教育廳長的時候，和青年們更多接近的機會，他常常到各校去訓練，去演講，並且常常要抽查各校學生的成績，因此在江蘇省辦理教育的人一點不敢馬虎敷衍。周先生還出版了研究教育的理論刊物——江蘇教育，及中學生的讀物——江蘇學生，因此幾年來江蘇教育辦得生氣勃勃，精神充足，無論學風成績，均為各省之冠，這都是周先生心血之灌溉啊！

記得在事變那一年，周先生雖然擔任了黨政二方面極重要的工作，但仍抽暇執筆，出版了「復興民族的精神基礎」，對於當時國民確是對症發藥的一服良劑。我曾在主編的「讀書青年」上加以介紹，並請社會局長潘公展氏命令各校採作公民教材。周先生曾在書中說：「我常以為要復興民族，有一個極簡單的辦法。就是四萬萬人無論為農、為工、為士、為商、各人都盡應盡的責任。只要這點做到，民族復興，是沒有什麼困難的。尤其是知識份子，如果從鄉鎮長和小學教員起，到最高級的當局止，個個都能盡其所負的責任，中國民族的復興，確有絕對的把握。」現在雖然相隔六七年，中國經過了極苦難的時代，但是周先生的話還是不變的真理啊！

和平運動發軔之始，周先生又一馬當先，奮不顧身，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成為一個最勇敢最堅決的和平鬥士。

當和平運動開始的時候，大部分的青年都抱懷疑甚至嫉視的態度，但是當他們讀到了周先生的「回憶與前瞻」——我的奮鬥——和平運動的發展和途徑——等等真實而熱烈的文章之後，我們漸漸的覺悟了，他們從抗戰陣營投到和平陣營中來了。所以，周先生非但是一個大政治家，是中國文化運動的先覺，同時也是千千萬萬青年的導師啊！

周先生在我腦海中的印象雖然一年深一年，但是我祇能在文字上認識他的人格，在師友的談論中知道他的為人，而無機會去拜見他，親受他的言論風采，這不可不說是一件憾事。很巧的一個機會來了，由於某公的介紹，得到周先生的允許，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在南京西流灣周先生的舊居中，晉謁這位當代的偉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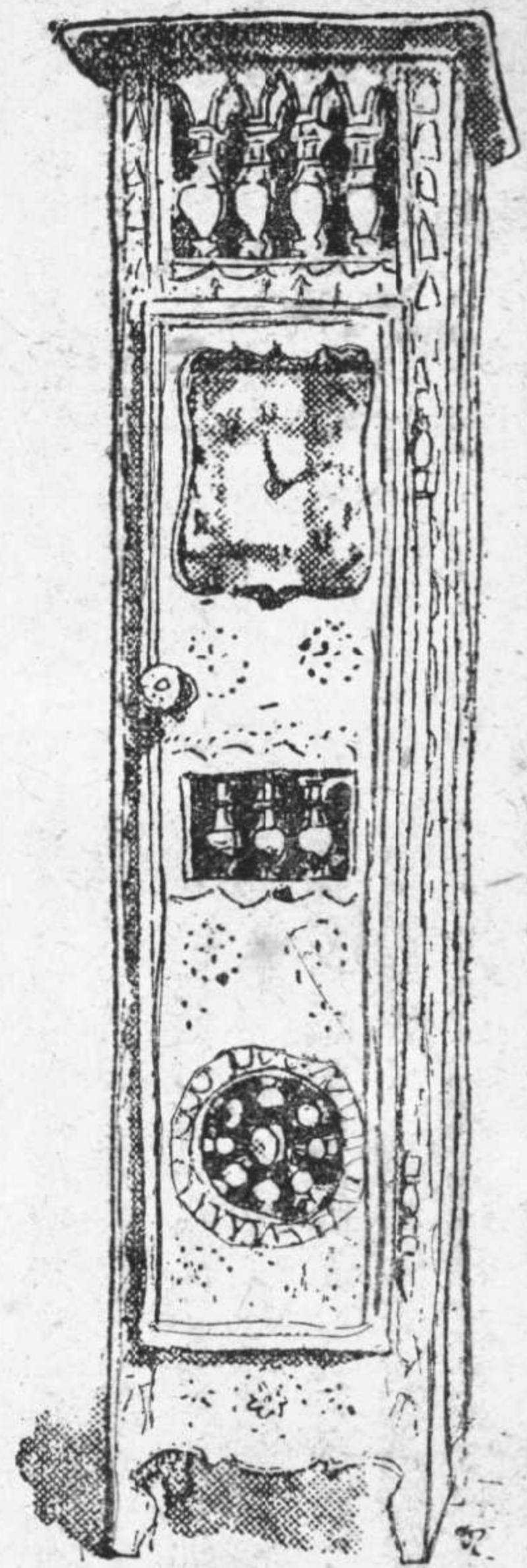
一座小小的洋房，週圍環境非常靜穆，池水和稀疏的花木，相映成優美的情調。我被導入外面的客室稍坐，不久，即被導入裡面書室兼客室的一間，使我驚奇的是我所要會見的主人翁周先生竟是那麼的樸實無華。周先生穿着一件極

普通的長袍，他的書室中的佈置也極簡單整潔，除了幾幅名人字畫，幾件沙發，及周先生自用的寫字台之外，並無其他奢侈的佈置，這就是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及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周先生的住居，我想誰也想像不到周先生的生活是如此簡單而樸素的吧？

周先生的個子相當的高，真是一種偉丈夫的氣概，精神飽滿，英氣逼人，態度莊重，完全儒者風度。周先生雖然已經四十餘歲，而且飽經憂患，但看上去好像還不到四十歲的樣子，他依然是青年人的導師，依然是民族的戰士。

周先生十分關心教育文化的情形，尤其關心大東亞戰爭後的上海教育，我據實報告以後，周先生又隨即執筆為我寫了二封給教育最高當局的介紹信，並允力為幫助，周先生雖然已經不負教育行政的責任，但對教育仍舊如此熱心，對於青年仍舊如此關懷。當我辭別周先生的時候，周先生還說如有什麼困難，可以報告他，向他請示，其熱誠慷慨實在使人感奮！

我們分析周先生的所以能夠得到今日的地位，決非偶然的。第一，周先生的整個人格完全是一個「真」字，周先生對人「真誠」，對事「認真」，因此能夠感動別人，成就事業。周先生在「自反錄」中自己也說：「我是一個率真的人。」率真的人有時雖要吃虧，但欲成就偉大事業，却非靠「真」不可。這是周先生人格的偉大處，也是周先生事業的成功處。



日本人的禮節

旅日雜憶之一

平方

回到中國快近十年了。二十餘年旅日生活的記憶已經漸漸淡薄起來。趁現在還沒有完全從腦膜中消失之前，讓我把它拉雜地記下來，一方面作個人日後的紀念，一方面也可以供國人的參考。

說日本人是世界上最重禮節的民族，這一點不是過火之話。我們在上海的人，只要一看兩個日本人碰見所作的那九十度的鞠躬禮就不難推想到其一切了。

記得我們旅居日本橫濱的時候，因為不喜歡那華僑羣居的「南京町」（即唐人街之意）的煩囂，我們住在比較寧靜的住宅區裏，因此和日本鄰居過從的機會也特別多了。他們時常稱贊中國菜的好吃，所以母親有時候燒

商店也照例舉行大減價，以應購買贈品之需。

日本人的注重禮節，在下面一事中也不難窺見：鄰家有一個孩子小學畢業預備進中學，那時候我已在大學裏讀書，所以關於中學入學考試的要點，隨時給他指導一下。過幾天，孩子的母親買了一大包甜食來，算是特地來答謝我。他家並不怎樣富裕，而這一大包甜食照當時的時價是相當地昂貴，所以接到這份禮物時，真使母親和我弄得左右為難，不知所措了。

附近有一家人家女兒出嫁了。我們因為時常照應的關係，母親買了一點薄禮送去了，過幾天，對方送來了一個大盒子。揭開一看，只見裏面放着二隻粉紅色的柔軟的橢圓狀的東西。說是糯米糕未免太大。再仔細一看，原來是兩團絲綿！

逢到陽曆元旦時，日本人都忙着拜年，我們雖然是在日本，却不能免俗，過的仍舊是陰曆年。不料就在陽曆元旦那天，來了一個穿着裙的青年的日本男人，看看面孔很熟，却記不起是什麼人。他照例道了「恭賀新禧」後，放了一包東西走了。弄得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等他走後，我們連忙拿起留下的名片一看，才知道那個中年人就是我們常常去買藥的那轉角的藥房的老闆，而那一包東西是放在信封裏的十張明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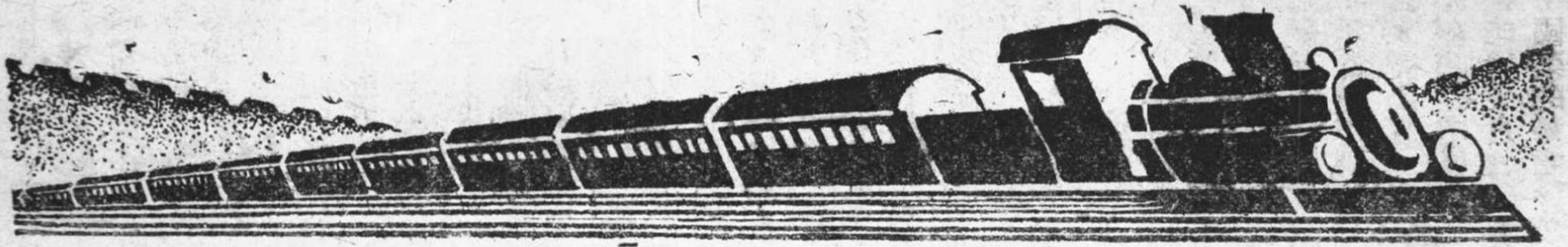
第二，周先生具有奮鬥的精神。從他幼年求學時起，中間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尤其在和平運動中，周先生所經歷的困苦決非筆墨所能形容，但都靠了周先生堅決的意志，刻苦耐勞的生活，百折不撓的精神，一一的予以克伏了。周先生如果沒有勇氣，不去奮鬥，那麼在他少年的時候就不會完成他的學業，在中年的時候也不會完成他的事業。青年人，我們應當學習周先生的精神！

第三，周先生做事負責任，有魄力。譬如他在江蘇教育廳長任內，對於各學教的勤於考查和督導，以及國府還都以來對於安定金融，抑平物價，雖在國家財政十分艱難的時候，但是至今沒有發行一文公債，沒有增加人民的負擔，這都是周先生負責任的表現。周先生早年的參加共產黨，後來脫離共產黨，抗戰後離開重慶從事和平運動，這幾件轟轟烈烈警心沐目的事情，沒有魄力的人是決不敢嚐試的。但是在周先生只要認為是對的，他就不顧一切毫不遲疑的去做。

周先生自己說：「一件事只要認為正當，而決心去做，是不論成敗，不顧毀譽，不計得失，一定要幹到底的。」這是湖南人的精神，而周先生却表現得更切實而勇敢！

第四，周先生最了解部下的生活，對於部下十分愛護，故部下對於周先生也十分敬愛。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周先生的善部下埋怨過周先生或不滿意周先生的善於用人，也是成功偉大事業的重要原因。

周先生正當盛年，其事業方興未艾，同時，希望中國的青年都學習周先生，中國若有了不少的周先生，中國就有救了！



寂 寞 陳 學 稼

一〇 醜惡的淘金術

那個茶房去後，隨即拿了一壺茶來。放下茶壺，剛出去不久，又同着另一個茶房來了，兩個人肩並肩的站在門內，却不說話。我有些詫異問道：

「甚麼事啊？」

「請你先生，叫幾個「嚮導」來玩玩。」他們兩人，一吹一唱的說出了來意。

我默然。這配好的一對搭當，絕不因我默然而終止，一個花言巧語，誇張他們認識的「嚮導社」很多，可以找頂好的來；一個拿下壁間的電話筒，嘻皮涎臉說：「我立刻打電話去叫，先叫兩個來陪陪，好麼？」

我很急，立刻搖手；可是又很明白，知道這是他們「應享的權利」，要住這房間，便得給他們找外快的機會。祇得支吾着說：

「現在我沒有工夫，還有要事須得出去哩！」

「要事？還早哩……明天也可以辦。現在先叫兩個玩玩，電話一去，立刻就來，很快的。」在他們的心目中，認為祇有這種事情最爲重要。

我的心裏覺得不愉快，但他們似乎更其不愉快，以爲這個客人太吝嗇，使他們應有的利益受到損失。剛好這時，一位曾經幫着我打電話找旅館的朋友來了，那兩個茶房便暫時退出去。臨走時，帶去了一把茶壺，接着，其中的一個送茶進來，他替我們到了兩杯茶，略一遲

頓，低聲的問：

「兩位先生，阿要叫幾個嚮導來陪陪？」

我看他那種惟利是圖，把這事當作天經地義般重要的樣子，心裏又好氣又好笑。我那朋友，是一位藝術家，與致倒相當好，對我說：

「讓他去叫兩個來罷，咱們見識見識也好。」

那茶房一聽得允許的口氣，高興非凡，立刻三腳兩步往壁間抓起電話筒，一陣噤哩咕嚕，便回頭對我們說：

「立刻就來。」

說畢，彷彿像狐狸般，一溜而出。不消多時，便領着兩個女人進來，中等容貌，舉止庸俗，談吐平凡，並無討人喜歡的特色。既然來了，少不得問問她們日常的生活，社中的情形，纔知道上海的嚮導社以及當嚮導女的，有着可驚的數字；而旅館茶房與嚮導社老板的剝削，却是苛酷萬分，她們對於嚮導兩字的原義，全不明瞭，祇是莫名其妙的遵守社中出卡的規矩，對客人也不過問一句答一句，呆坐一番而已。

坐了約模半個鐘頭，便給一個鐘頭的錢，再加上些小賤，打發他們回去。她們剛去，那知茶房還不甘心，又走進來帶勸帶哄的說：

「再叫兩個按摩來好麼？關照他們打發年輕，漂亮，手法好的來，包你們滿意。」

「不，我們就要出去了。」我不耐煩的拒絕了他，他便悻悻而出。口裏雖不

說，心中却有一百個不滿意。

看一看表，也將近五點鐘了，吃晚飯的時候雖然還早些，爲了避免茶房的纏繞，也就安步當車的走出去。當走出室門時，見門旁那塊牌子上，早已抹去「徐先生」三字，而改爲「陳先生」了。這更足證明所謂徐先生者，却是莫須有的拒客標幟，不過想留着房間給願意容納的戶頭，供他們淘金而已。

一一 悽苦的犧牲者

吃過晚飯，朋友邀我去看戲，但我對於近年的電影，以及京戲等等，都不感興趣。散了一會步，看看商店櫺窗中的陳設，覺得物價更是一天一天的驚人。談到住的問題，找屋尤其不易，普通一幢住宅，頂費就得花上幾萬元，真有些駭人聽聞。

且行且談，朋友便送我回旅館。在五層樓上的南窗下，晚風相當涼快，我們品茗對坐，正在暢談書畫的時候，三個茶房又連袂闖進來了。這三個人白天並不會見過，原來已經換了夜班。

「阿拉夜班，也要巴結客人，找個姑娘來陪陪，阿好？」一個胖子說。

「好的姑娘很多，叫來儘你先生挑。」一個瘦子說。

「姑娘們我統熟悉，這事交給我辦，保證滿意。我叫小麻皮，樓上樓下全曉得我。」一個小麻皮。自己介紹自己，以專家自誇。一邊說着，一邊從袋中掏出小冊子，查閱姓名及號碼，預備打電話。

我急忙阻止道：「我不愛這一套！」
 「逢場作戲，玩玩有甚麼道理呢！」
 小麻皮笑嘻嘻的，施展他勸誘的本領。
 「不，不！」我接連說了兩個不，表示堅決的拒絕。

小麻皮見無隙可乘，仍舊收起那本小冊子，插入胸口的夾袋中，笑嘻嘻的轉個圈道：「等會兒再說罷！」他就拉了兩個同來的人，從容自在的去了。

我的朋友見了這番情形，不禁啞然失笑道：「看這個小麻皮，真是專門的掙客，他的夾袋中的人物，好像很多呢！」

坐到十點鐘，朋友走了，我關上房門，預備睡覺。正想息燈的時候，聽得有叩門聲。重新披衣開門，出乎意外的，那個小麻皮又來了，而且同來了一位，像是名門閨秀樣的女人。

我心中正在猶疑：「這來訪的是誰？我可不認識她。」小麻皮却已從容的介紹道：

「這位是陳先生；這位是周小姐。」

我倒不好意思怎樣待慢，祇好請她坐下，像招待一個初見面的客人似的，同她談起話來。見她穿着一襲藍布旗袍，剪裁得極其稱身。面不敷脂粉，唇不施口丹，而自然潔白紅潤。眉細，目瑩，鼻正，額高，充溢着秀慧之氣。脚上穿着一雙白皮鞋，上襯反口襪緣，既不臃腫，也不瘦削，恰好配合她的身材。態度嫺雅，無拘泥或輕佻等小家氣。說話從容，吐音抑揚有致。從她的談話裏，

知道她剛出學校不久，家庭雖非富饒，却還小康，祇因父母多病，弟妹年輕，自己雖然找到了一點職業，但在這百物昂貴的時候，闔家差不多都在半餓狀態之中。言下雖不唏噓，却也見得她是咬緊牙關，在與生活掙扎。

那個小麻皮，立在旁邊，覺得我們的話說得太多了，便示意道：「周小姐，請你到外面去坐一會兒！」那位姑娘便從容起立，鞠躬為禮，翩然走到室外去了。

小麻皮見她走開，便對我說：「先生！你看這位姑娘阿好？我是特地替你精選來的，換了別人，決定辦不到。」他言下大有得意之色，彷彿誇耀着完成了一部傑作。

真的，像這樣的人，我還能說她壞麼，急切間竟被小麻皮的話難住，躊躇了一下，纔回答道：

「這不是姑娘好不好問題，而是事情應該不應該的問題；我們不能做這樣的事情，祇好請你原諒。」

小麻皮滿以為這下子定可萬無一失，那知竟出意料之外，不禁有些愕然。但他仍圖挽救，眉頭一縐，計上心來，指着室內的一張小牀道：

「這裏不是有一張空牀麼，她既然來了，怪可憐的，就讓她在這裏宿一夜罷，不一定那個，陪你談談心，也是雅人雅事。」

我不禁怔了一怔，終於搖搖頭說：「這到底是不方便的，我不能留她在這裏過夜，還是送一點車錢給她，讓她回去。」

店員合組

◀ 入出輸移般一 ▶

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
白木實業公司	松坂屋	高島屋
上海吳淞路四百八十六號	上海新康路三號美倫大樓	北四川路八百五十六號

中支那物資通濟處組合

業事理管

地氈清洗 家具保管	洋家具製造 室內裝飾	百貨店 百貨店
上海清潔保管公司	美藝公司	福利公司 惠羅公司

罷。」

這時小麻皮心裏也有點惱了，滿不在乎的說：「不要車錢，不要車錢！」但等我把我一疊鈔票塞到他手裏時，他見數目頗不菲薄，便老實不客氣的塞在袋中，悄然而出。至於這些錢，有沒有分給那個姑娘。這就很難說，總之他的「外快」却是相當的撈到了。

我把兩隻手掩在臉上，百感交集，幾乎喊出「天哪」來。這樣的世界，這樣的人生，在動亂的社會，高漲的物價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哭笑不得，忍辱犧牲，受盡災劫呢！找不到正義，說不清是非，我真不忍再想下去了。

一一一 人間地獄

南窗的夜風，漸刮漸緊。單衣怯寒，霍然從沈思中起立。遙看窗外，見黑越越的幾座高樓，燈火比往年稀少，繁星失曜，疎疎落落的，顯得蕭條。就燈下取表一看，已過十一點了。而鄰室中的牌聲，却四下劈拍，彷彿構成了包圍陣，向我這空虛寂寞的一室，肆意襲擊。牌聲之外，更有刺耳的胡琴聲，尖銳的京戲聲，靡靡的越曲聲，或近或遠，或左或右，鬧成一片，都是這個大旅館中惡俗的狂歡所沸揚出的。

我拉攏窗幔，藉以減少風勢，而仍保持空氣的流通。洗面抹身之後，便上牀睡覺。可是牌聲，胡琴聲，唱戲聲，却是無休止的威脅着，不由你安靜，輾轉反側，無法成寐。我又疲倦，又煩躁。一直等到四點鐘，胡琴聲和唱戲聲，漸

漸稀少，而牌聲却會不稍減，依然不能入睡。

我心頭冒起火來，憤懣得不能忍耐。如果我有手槍，或者帶着武裝隊伍，真有意去把那些墮落的人羣，一一槍殺，像這樣活着的人，社會供給他們衣食，住，却不忠誠報答，而要耗竭精力，去做無益有害的事，實在沒有再讓他們活着的必要。還有旅館茶房，勸導社會的板之類。這些遺害社會的吸血鬼，更應該斬草除根，殺得他們一個不留。把善良的社會，變成人間地獄，全是那些魔鬼騷擾煽動的緣故。能把不良份子淘汰一清，社會也就立顯光明，這是何等痛快而必要的事。

可是，我雖然這樣想，卻沒法這樣做。好在租界已經收回，這種黑暗狀況，當不會聽它繼續存在。這事情不僅是上海一埠的問題，正因為它是通商大埠，過往者多，把每一個善良的旅客都教壞了，讓他們把惡習帶到全國各地去，真是為害無窮。在過去，上海的墮落型的勢力，已經支配各地，破壞了我國固有的良風美俗了；今後權操於己，急須「釜底抽薪」，肅清腐惡，然後「改弦易轍」，以科學，藝術，優秀前進的文化，樹立風範，為全國教育事業，生產事業供給原動力。這祇有期望我們賢明的市政當局，以及優秀的佐助人員，不惜用大刀闊斧的手段，去快幹，實幹，苦幹，硬幹！

因為反來覆去睡不着，便不免左思右想。聽得鐘聲敲過五點，六點，七點，

天也發亮了，曙光從藍布窗幔的隙處透進來，纔聽得鄰室中的幾處牌聲，漸漸收歇。在白天應該工作的時候，這些墮落的傢伙纔去沈睡。我因為被攪鬧得倦極，牌聲既息，纔恍恍惚忽的睡去。一覺醒來，已經九點鐘了。

洗過臉，叫茶房去買報，他說每份二元。外面明明祇買一元，他却把價目平空抬了一倍。這「外快」自然是微乎其微的，我還能同他多較量麼，就給了他一張五元鈔票，叫他去買兩份來。隔了一會兒，拿報來的。是另外一個粗役。這小事情，茶房似乎是不屑做，他們惟一的大事，自然是介紹娼妓，以及站在牌桌旁邊倒茶遞手巾。

這一晚，同友人往遊兆豐公園，回旅館時，已經十點多了。踏進升降機，同着鐵籠子上去的，却是六七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有的到三樓，有的到四樓，有的到五樓。瞧模樣兒，一見就知道不是旅客，而是備人消遣的「神女」。偶然遇到一次，就這麼成羣結隊，其他一批一批乘着電梯上來的，一定更是洋洋可觀。上海的一般大旅館，以此例彼，就是如此這般。

就寢後，依然被那馬將聲，胡琴聲，唱戲聲，鬧得不能成寐。聽說上海里巷間有一種吸「白粉」的墮落者，為了貪嗜劇的興奮，通常祇有三年可以苟活。那麼，那些過着以夜為晝的糜爛生活的魑魅魍魎們，不惜浪費精力以找興奮，其結局恐怕也和吸「白粉」的朋友差不多罷！最不幸的，却是一個真正旅客

，也被累着受罪，真是冤及無辜。

本想早點離開那人間地獄，祇因還有些事情未曾了，終於受了三宿之罪。

想起杭州是那樣的蕪穢不潔，上海是這樣荒淫惡俗；而蘇州呢，扭扭捏捏，男人學女人腔的習尚，也看不慣；鄉村中又多鬧着匪災，去不得。茫茫天涯，我將何往？看了別人的熱鬧，却更增了自己的寂寞。

一再衡量，覺得還是南京，社會秩序比較安定，一般物價比較便宜，對於各方的外來者也有容納的氣量，不致把你當作陌生人看待。於是一番奔波，重復又回到南京。可是，不知怎的，却依舊掩不住心頭的寂寞。（續完）

落葉晚

汪野綠

枯黃的梧桐葉，
安息在寂寞的街道邊，
（一張死後的臉子呢！
會幾何你還那歷年青的？）
我會狠心的踐踏你嗎？
讓你重憶起昔日美麗的命運，
清晨那晶瑩的露珠，
已是造物者給你哀悼的眼淚！
（安息吧！在那暗黑的泥土裏！）

塵埃

郭敏之

「空氣真污濁啊！」居住在都市裏的人們時常這樣埋怨着，他們夢想着鄉村，田野，海濱，高山，森林，以為那些地方的空氣真是「一塵不染」的了，事實上却不然，空氣清新些是的確的，至於塵埃，那是無論甚麼地方，連世界最高的人跡不至的埃佛勒斯峯（Mt. Everest）也是如此，只要強烈的陽光一照射，在空氣中飄浮着的塵埃就一陣一陣地顯現出來了。

一陣風掠過乾燥的砂土地帶，或是沙漠，就會帶來大量的塵埃，即使沒有風，那噴火的火山，被風雨所侵蝕的岩石，建築物，腐敗的動植物屍體，以及各種金屬，木材，皮革紙張……等等因使用而發生的消耗，全都是塵埃的來源，而在都市中，工廠的烟窗就是它最主要的產地。

會釀成疾病了，因此暴露在外面的器官，全都有相當的保護物的屏障，有睫毛及淚水為武器以抵抗它，鼻腔有鼻毛和鼻涕，耳朵有耳毛和分泌物以免塵埃的騷擾。

病菌，發酵菌之類的有害或無害的微生物，它們沒有翅膀或飛行的器官，然而却能夠無遠不屆地傳播着，這就是由於它們附着在塵埃的粒子上，所以能隨風飄揚了，塵埃非但傳播病菌，而且還散佈着黴菌和麴菌的種子，使可口的食物發霉或變味。

工業家和製造家對於塵埃也是頂為頭痛的，因為它是污穢的來源，尤其是幾種特殊的工業，例如照相底片的製造廠，就不能容受塵埃的侵擾的些微的灰塵粒子，都足以破壞膠膜的表面，因而不能造成精細的印象了，噴漆工廠也如此，優良的噴漆不可以讓塵埃沾染，否則就不能使出品的表面光滑如鏡了，其他的例更是不勝枚舉。

深痛惡絕的，它非但是不潔而已，在手術室中它是個無孔不入的間諜，隨時等待着機會侵入病人的創口，這怎能不叫醫生和護士們不提心吊膽地竭力防範它呢？

要驅逐塵埃只有用強硬手段來對付它，除了用除塵器之外別無他法，除塵器大約可分兩種，第一種是真空除塵器，它是利用抽氣機的原理，由一具電達把空氣抽入一個布袋中，經過極細的金屬網的過濾，塵埃就被阻隔而留下來了，只有清潔的空氣才能夠通過，如是循環不已，空氣就被濾乾淨了。

還有一種是電力除塵器，把陽電荷輸入空氣中的塵埃，然後由一塊帶有陰電荷的金屬板就可以把塵埃吸住了，這種器械的效率較佳，因為它不是過濾的，無須注意網眼的過大過小，或是否被塵埃塞沒，並且連最微細的可能從網眼中通過的粒子也能吸住，因為電荷的附着是不論目的物的大小都一視同仁的啊！

塵埃更具有令人震驚的暴力，它在空氣中的含量到達了相當的濃度時，只要有一星星的火花就足以發生猛烈的爆炸，它的破壞力簡直和最劇烈的炸藥沒有差別，所以在倉庫和礦穴以及塵埃飛揚的地方，是絕對不宜吸烟的，好在這所計：「相當的濃度」是預為嚴格的標準，過多了不會爆炸，反之亦然，否則它所造成的災禍比甚麼都可怕了。

大自然的產物，全都各有各的職責，塵埃好像對於人類只是有害無利，但是它也擔負着一個頂為重要的任務。

光線沿直線進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簡明的事實，因此在陽光的照射之下，物體的受光面，應當是絕對明亮而背光面變成絕對黑暗了，可是事實上却不是如此，除了最亮和最暗之間，還分有數不清的光亮和暗淡的層次，這就是塵埃所做

工作，它懸浮在空氣中，把太陽所發出的光線折射而分散，使光線不與刺目或不足，也只有在有了塵埃這奇異的功能，否則我們白天在室內也不得不點燈了，因為太陽直接照射不到地方全都變成絕對黑暗了啊。雨點也是塵埃的產物，水蒸氣飄浮在天空中這就是常見的雲，一遇到氣溫驟變或是電荷中和的時候，水蒸氣就凝結而下降為雨了，可是它在凝結的時候，必須要有塵埃作為中心，才能成功一滴一滴的雨點，再陸續續地下降，如果沒有了它，那末雨點就不能凝成，很久不下雨就要變成旱災了，但是水蒸氣一到了飽和的程度却又無從凝結成點，只能一口氣地傾瀉下來，這豈不是又要釀成水災了嗎？所以塵埃雖然很令人討厭，但是沒有了它也不行，因為它也已經成爲自然界中一個重要的角色了。

鯨之乳房

鯨字寫法是在魚偏旁加以京，但鯨並不是魚類，而是世界現存之哺乳動物獸類中最長最大的，這是事實連小孩亦週知的。哺乳動物是以乳汁飼幼兒的，鯨之亦是以此飼育幼兒的，在普通一般人之想像中，鯨之乳房一定是很大的，這種想法並不是無理的吧！但實在的話鯨之乳房是人目所不能見，這不是奇怪的一件事，鯨的乳汁乃是從自體中出來，子鯨在海面上浮沉母鯨之腹部下面，用它如潛水艦般的大頭衝擊，使母鯨體內之乳汁從體內分泌出來，流浮到海面上，子鯨藉以吸飲而生育的。

——壽譯自九月廿六日週刊每日——



閒話人參

離羣

在這秋末冬初的時節，正是人們納胃大開要進補品的時候，藥坊的廣告又要占滿報紙的篇幅了。說起補品，我們第一個自然要數到人參，因為它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來被推為補品之聖的藥物。究竟人參為什麼這樣被人看重呢？它有什麼奇効呢？它是怎樣來的呢？我想許多人見了累篇連續的人參廣告都會這樣問的罷。那麼且讓我們應時即景在下面談一談關於人參的種種罷。

希罕的人參

我國古時對於貴重的東西有過這樣一句話，就是「藏之名山」。人參之所以為希罕貴重之物也許是因為正合了這句話的緣故吧。原來人參出產的地方是在高麗之北、滿洲之東、烏蘇里之南一帶的廣大處女林

中。這些地方雖然不是什麼名山，但它們却是「叢林蔥鬱、蔽山覆澗、縣連百里、蒙天遮日、白晝晦冥、水澤沮洳、跋涉為艱」的。人參出產其中正合了「藏之名山」句中的頭一個「藏」字。既然躲在不易達到的地方，自然要像隱居的名士們一樣，有着高貴味不可多得的了。

說到人參的形狀，它也是高於同類一等的。然而別的植物不論它是怎樣古怪也不過是生成的植物形狀吧；人參可就不同，它是像我們萬物之靈的人的。人類素來自命不凡，那麼有些像我們的植物自然也就連帶的身價百倍，難怪要躋於補品之首了。說到人參的像人可也不是說它有着四肢五官大異於別的植物；不然，人參是屬於多年生草類，也和別的植

物無異，生着花和葉，像人的部分祇不過是它的根罷了。不過人參的葉也是有些特異的，它正像我們人類大大地伸展開來的手掌。每顆人參所有的葉數通常是三至四片，有着五六片的可就很少，而有着七片以上葉數的人參據說還從來沒有過咧。葉數的多少和根的大小是有關係的，熟練的採參者一看就可以大約地推斷了。人參也有花，是細小白色而略帶微紅的，純白的花很少有；開花的時節是在夏天的八月裏。

人參之所以成為特別貴重，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在它的供不敷求的關係上。原來人參是一種極脆弱的植物，經不起一些暴風、急雨和烈日的打擊的。而森林中常有的野火尤其是它產量上的致命傷。從前烏蘇里南部的密林中，人參產量是不不少的，可是一九〇六年以後因為俄國向那裏大量移民，時常焚林伐木的關係，人參的產量就一年一年地減少起來。據年前調查所得，在烏蘇里從事採參的中國人大約有三萬左右，而每年採得的人參不過只有四千支。一九一四年以來的二十年間，人參的產量也祇有八百多基羅格蘭姆，可謂微乎其微了。據說在不久的將來

，烏蘇里的人參還會有絕種的一日呢。這在人參的價值上當然是有着相當的刺激的。

兩個神怪的傳說

我們中國對於一些貴重的東西，總有許多希奇古怪的傳說附和着，例如對一柄寶劍，就說它是妖怪被降服後變成的；對一顆明珠，就說它所埋藏的地方有紫光千度直衝雲霄，因而被它的真主（自然是有德行的）得着的。人參隨着它不可思議的起死回生之功與採取的不易，因而也有許多傳說附和着。而關於它的採取和服用也都有不少的迷信和規則的，着實希奇而有趣。迷信和規則我們留到後面再說，這裏先來寫兩個在烏蘇里的中國採參者中流傳很廣的傳說：一個是關於人參的產地的，一個則關於它的來源。

據說，人參是神靈的異物，它能夠隨意地變成人、獸、木、石的。因此採參者不能希望「找到」人參，他只能從「祈求」中得着它。這話怎麼說呢？假如在這種廣大的處女林中，如果採參者見到一隻動物，一顆植物或者任何一種無生命的東西，——就譬如一塊石頭吧，如果他忽地覺着一驚，而

這東西又忽地不見了的話，那準是見着了人參了。在這種光景，他就應該誠心地祈求，正確地記起人參出現過的地方，到了明年，再回到那裏，就能夠採得這神靈之物了。

又據說，從前人參是生長在中國，它的存在也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後來人參的價值却給老子發見了，還把認識它的方法傳揚開去，人參就因此逃之夭夭，避到北方的一個多山國度裏。可是這避難的地方後來又給一位姓陸的士人用一種奇異的方法找着了，人參就再次避難，跑到現在的烏蘇里一帶。這樣地經過了幾百年之後，又有姓黃的三弟兄沿着太平洋岸去找它，可是不幸地他們却迷失了途徑而且因此死了。死後的冤魂不散，儘在森林裏徘徊，借着梟鳥的呼聲表出他們心中的幽怨。採參者如果聽見了這種嗚咽的呼聲是千萬不能答應的，他應該立即走向和這聲音發出相反的路，不然的話，他將一無所得，而且還會迷失了途徑而終於替這廣大的森林多添一個新鬼吧。

為着避人耳目，據說人參還會在它生長着的周圍繁殖和它相似的植物，例如有名為本須

的草類就是和它相似而總是長在它的近傍的。所以採參的工作實在是不易咧。

這個關於人參產地變易的傳說，歷史上也並非全無根據的。按人參在我國的舊書上都稱為黨參，因為它是出產在潞安府的上黨郡裏，所以又名潞黨參。上黨郡就是現在的山西長子縣。不過人參產地的變易，是不是真的由於人參自己的逃避難呢，還是由於其他自然地理上的原因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關於人參的來源的傳說，則不但像小說上的傳奇而且還可以像電影廣告般的稱上一聲浪漫哀豔呢。它是這樣的：

友

在很久很久以前，滿洲的南江山上住着兩個世仇的大族：西蘭族和羅西爾族。它們各有一個自己的首領，兩個首領的性格也是絕對相反的。

西蘭族的首領名字叫做人參。他是一個出名的戰士，還從祖先那裏繼承了種種俠義仁愛的美德，所以為人真是正直而豁達，專好扶助弱助強，抑富濟貧。

；不過人却是生得絕頂的漂亮，加着強健的體魄，英俊的氣概，是很足以傾倒異性的。

制服這樣一個無法無天的宋西河是人參的一貫計劃，祇不過機會還沒有到來吧。可是他這個心願却不知怎的給宋西河知道了，他覺得古書上也有一先下手為強——這樣一句話，想想如果等待他人準備好了殺奔過來，豈不是要吃大虧？倒不如攻其不備，除去這心腹之患吧。於是就毫不遲疑，帶着人馬，殺了過去。怎知一交手之下，他運命不濟，倒成了人參的階下囚了。被人參用鐵索縛住全身，投到一個深深的空穴裏。這樣宋西河的命運只有坐以待斃這一條路罷。幸而他命該不絕於此，靠他的美貌却引動了人參的一個姊妹，芳名叫做嫪的的愛慕，悄悄地把他救了出來，還跟着他雙雙地逃跑了。人參知道了這消息，當然不肯就此罷休，連忙發出追兵，捉拿逃囚叛逆。果然不久就在一道狹谷裏把這兩人追着。

嫪聽見人參的聲音就連忙躲到路旁的草叢裏，宋西河却挺身而出，預備再和人參一決雌雄，伸雪失敗之恥。兩人各不相讓，又混殺在一起。結果宋西河勇而無謀，卒為精明的人參

所算，一個不留神，給人參向胸中一刀，刺個正着。就在這當兒，躲在那草叢中的嫪呼喚起人參來。人參不覺回頭一望，宋西河那裏肯錯過這機會，忽地出其不意，用盡全身盡剩的力，向人參喉嚨裏拚命的就是一劍，結果兩個敵人都一道的嗚呼哀哉了。最傷心的自然是這位背着弟兄情奔的嫪了，她不但失了愛人還害死了她的弟兄。因此淚如泉湧，嗚嗚咽咽的哭過不停。到了後來，她底美貌也哭殘了，淚也乾了，於是也就會恨死去。在被她底熱淚所灑過的泥土裏就長出這寶貴的生命之根，人參來——這就是它底來源。

須要祈求的人參採取

這裏來講一些關於人參的採取方法，那也是很奇特異常的。

夏天是採取人參的時節，六月一開始，採參者們就向着那些靈氣所鍾長着人參的處女林進發了。採參時是獨個兒單獨進行的。廣大的森林裏雖然虎狼出沒，危險重重，但採參者通常不帶什麼武器的。他們都是執拗而熱烈的宗教信仰者，把他們自身的安危和採參的成功都托付於山與林之神的佑護

。因此在林中的各個角落裏，我們常常可以見到用石塊堆成的小廟，裏面供奉着粗粗製成的神像，廟的外面的樹上還飄着一小方的紅布，上面用墨寫着：致山與林之神希望佑護的話。

採參是一種困苦的工作，它需要有着絕大的耐苦力和忍耐心的。廣大人跡不到的森林裏，沒有路徑也沒有食物，採參者須要獨個兒撥開高可等身的野草，跨越深可及膝的落葉前進。人參又是細小而易找尋的植物，加以和他相類的植物也多，採參者如果能夠克服這種困苦，耐着性兒慢慢地在每個角落裏找尋是不會成功的。採參既是一件艱苦的工作，因此每年裏死於飢餓的、迷途的、失蹤的、被野獸吞噬的正不知有多少。但是採參者們都有着這種迷信：他們認為困難愈多，危險愈大則他們的成功希望也愈大。這並不是因為採參者們都熟讀聖賢書，曉得什麼「失敗是成功之母」之類的話，却因為他們相信寶貴的東西是不容易得到的，神話中的寶物都有什麼精靈呀妖怪呀守護着，人參既然是不可多得得異物之一，要獲取它自然要經過種種的困苦了。所以

他們都相信，如果他們所走的路毫無危險，那麼人參一定不會在那裏生長着。也因為避免兩個採參者走着同樣的路起見，他們之間都有着這不成文的契約，就是每個人都要沿身留下記號，指示別個採參者，這已是已經，拆過這地方，用不着再白走一趟，以免徒勞無功的。

採參者們不但相信採參要經過種種的危險，而且作為一個採參者的品行還須要清心寡慾，廉直公正的。縱慾的人，作惡多端的人斷不會有成功的希望。因為遇到了這種人時，神異的人參就會忽地躲藏起來，而草莽之中，也會倏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的大老虎把這人口吞噬了的。

採參者們把人參真是當作神靈看待。當他們瞥見了人參時，就遠遠地丟開了手杖，一面用手掩着眼睛伏在地上，一面叫道：「人參，人參！不要走吧！我是一個純潔的好人，我潔白的靈魂裏，沒有一點穢瀆；我坦白的心胸裏，沒有一點惡意」。只有經過這樣的祈求後，採參者才敢睜開眼睛向人參注視。採參之前，人參生長着的地方是要經過仔細的研究的。這地方的地形、地質、地

味和生長在近旁的草木、風的方向都經過細心的考察，這才慎重地把人參掘出來。掘出的人參如果還未成熟的話，那麼它是不能被採去的。發見的人仍把人參照原來的樣子埋在原來的泥土裏，周圍的一切也要回復原狀。不過發見者在人參的周圍用小棍的木棒圍地圍着，作為記號，表明這人參已屬於他所有。到了明年他就可以來這裏把它採去了。有了這種記號的人參，別的發見者是不會私自採去的，這不但是因為迷信，而且有着尊敬他人所有物之意呢。成熟的人參是非常慎重而仔細地發掘出來的。採掘的工具是一把骨製的小棒，人參的許多鬚根都不許有損分毫。採出的人參仍用原來的泥土保存着，裹在原來的苔蘚裏，慎重地收藏在楓樹製成的木匣子內。

關於人參的效用，藥坊的廣告可以寫上一大串，例如什麼強身、補血、舒筋、活絡等等，簡直是其效如神，無藥可比。雖然不免有點誇大，但人參能夠賦與人們一種強烈的活力，作為興奮強心之用，這點效用是無可否認的。從前歐美的醫學者否認人參的功用，但近年加以研究的結果，尤其是法國的博物學家，都對它有了從新的評價，對我們中國人所認有的效用，不能不加以認許。

要想服用人參生功，也要遵循一些規則的。外國人對這點往往忽略，難怪要覺得人參對他們一點不生什麼作用了。然來服用了人參時，過度的縱慾是應該禁止的，但絕對的抑制，可也有害無益。另外強烈的酒、茶和醋都應該避免。能夠在流通的空氣裏作適宜的勞動，就最能使人參發揮它的功效。人參的服用量是隨時節增減的，冬天應該增加，夏天應該減少，二三月新春時節，服用的份量可以增加至最大。這些規則，服用人參的人都不能不注意的。

人參還有一種奇異的功能，是真是假，筆者不敢保證，這裏寫出來，只可當作姑妄言之吧。我國的富人家，病危時照例要被家人灌上一大碗上好的吉林人參湯，這樣就可以把性命多延長數小時，好把財產上的秘密告訴出來，或者等待一下遠地的親人作最後的一面。這人雖然服了上好的人參，但總不免要一死，而死了也總不免要躺在棺材裏。被埋葬了之後，藏在這人肚子裏的人參據說是會從體內蒸發，凝結在棺材蓋裏，而結成一種菌狀的東西被稱為「靈芝」的。這種菌據說是世上希有的治療肺病的特效藥。不過能夠找得着這種菌的機會並不多，因為發掘棺材，根本是違禁的，但即使發掘荒棄的棺材，也是危險重重，因為凝漫在棺材裏的氣味是很惡毒的，尤其是在這種菌尚在形成的時候。

寫到這裏，我們的話題是完了。但不妨再拖一條尾巴，就是希望人參不要專替那些社會的寄生蟲作享樂的工具，長壽的續命劑，而應該替有益社會的人效勞，這才無愧於它的靈性呢。

初戀

蕭 雯

在我的 Album 上有位年輕人那樣地寫：
「Love is nothing, Money is of no use.」

我無意探求這句話的根由。

這一位年輕人，若不是他是個太年輕的，該是個曾經滄桑的。太年輕的，我知道他隨口說，原也不知道什麼。曾經滄桑的，說話裏時常帶份憤悲，不免偏激。

「Love is nothing」這句話，應該是上列兩種性格裏的人物，才會說出的。愛情是沒這一會事嗎？年輕人笑得幽默。

年輕人是份粗魯的，愛排洩自己的理想，任意地。縱然你是受窘了，爲了他的沒遮攔，却又是多麼可喜的粗魯呢？可是他這時候也愛沉靜，沉靜在想念裏，像小姑娘的忸怩。空閒的時候他愛抽枝煙，嚼嚼口香膠，也愛吹吹口哨。還有光潤的頭髮，怪斯文的。

或人們給他一個小姐的綽號，亦含笑而不慍，我也愛稱這位結實的年輕人叫小姐的。

誰也不知道他在戀愛上有否建樹，他似乎還是條「光棍」，談起男女之間，他往往誇說這類問題，對女性似乎有些輕視，却有份胆小的愛戀。

沉靜在想念裏的年輕人，似乎胸口有不能放下的石塊，而這塊石塊該是故事之道源。

年輕人情感的流露，就是表白自己心的深處的軌跡，這是自然的，也真是年輕人之所以是年輕人。一個世故老人的哀樂，在皮毛上不容易找出一點端倪，也永不吐露的。

年輕時候，他原還是年輕，該是說，他太年輕的時候。在記憶裏她該是很華麗的，年輕人真不知道愛是什麼一會事，相識了這位姑娘，相逢裏不僅有着共同的好感，也有些單純的可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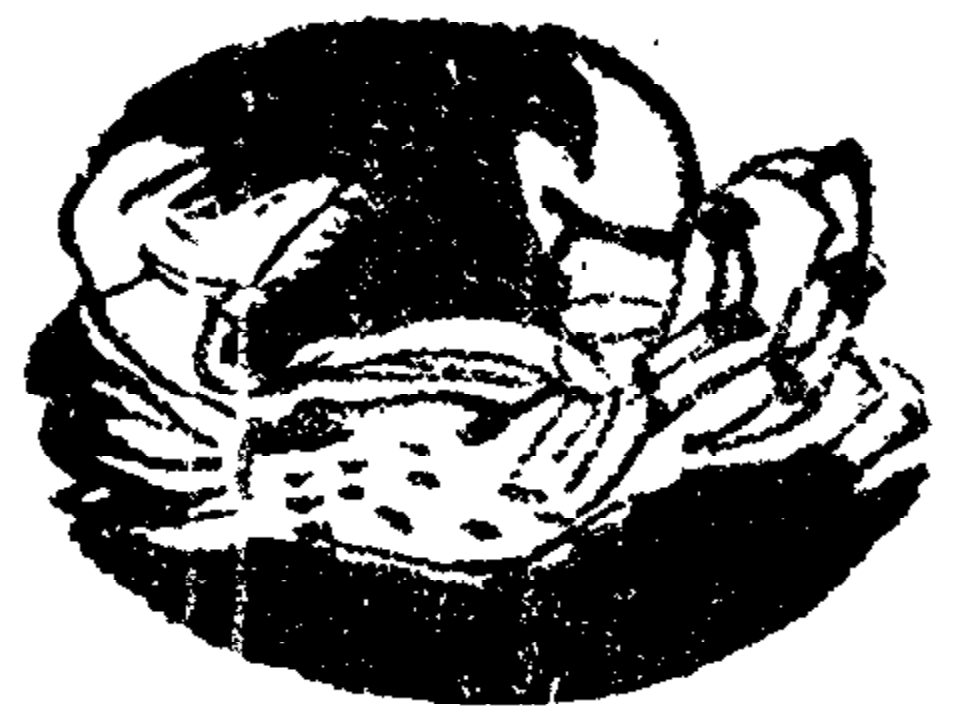
我想像這份好感與可喜，該許是初戀的象徵。初戀，開了塞的香水，立刻給人陣迷醉。

就這樣說去，他們在不喧囂中進行着初戀。初戀是淺淡的紫色，紫色是漂亮而不是太鮮豔。淺淡的紫色，格外沖淡，格外保持它的久遠的。

初戀是羞怯的，兩情脈脈以外，該是胆怯的沉默。這是無從表白的，最洩露愛情的是一雙眼睛。據說年輕人的表白祇是一封短短的情書，而且情致隱匿在蟹行的文字裏。

我想他決不會寫「Love is nothing」，也許是「I Love you」，而我的可憐的 Album 却沒有了愛情的價值。也就可以知道年輕人的情書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奇異的人參功能



談蟹的文學

伯慈

一、蟹在古籍上的定名

與象形

按說文云，「蟹，旁行，介屬」。博雅云，「蟹，蛇也」。蟹譜云，「蟹，水蟲也，其字从虫，亦曰魚屬，故古文从魚作蟹，以其外骨，則曰介蟲」。而本草則謂「橫行甲蟲」。又名螃蟹，據埤雅廣要云，「蟹，外骨內肉，旁行，故里語謂之旁蟹」，而唐韻釋之云，「蟹本爲蟹，俗加螃字，予按周禮疏推作旁，取其橫行，今字益虫，乃是俗加，陸德明所謂蟲屬要作虫旁，草類要從兩虫是也。」然則旁蟹本爲古名，而螃蟹則爲今名了！究其所以从解者，則有二說，據埤雅廣要梓人注云，「蟹性走明，漆見之而輒解，因名曰蟹」，試引淮南子「磁石引鉄蟹能收漆」之文，可爲明證，此蓋

就蟹能解漆而言。而埤雅則曰，「蟹解殼，故曰蟹」。造化權輿又云，「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折其螯，足隨後更生」。至酉陽雜俎，則謂「蟹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此蓋就蟹本身解殼或螯而言，以上所述，不外爲蟹定名的由來。若言其形象，據說文云，「蟹，六足二螯者也」，玉篇則謂「蟹二螯八足」，大戴禮亦謂其「二螯八足」，荀子勸學篇則謂其「六跪而二螯」，范明叔又謂其「郭索多足」，或謂六足或謂八足，或謂多足，誠不一其辭，夷考其實，蟹實二螯八足，其言六足或六跪者，疑爲謬文，然據荀子注則又謂「蟹行後，兩小足不著地，以其無所用，故略而不言」，此蓋爲強辯飾辭以附會其本文的說法，實不足信，至言多足，恐係就其八足含

渾而言，所謂舍棄奇零而舉其成數罷了。又蟹足名爲螯，據爾雅翼釋之云，「蟹八跪而二螯，八足折而容俯，故謂之跪，兩螯踞而容仰，故謂之敖」，是跪爲足，所以司行動之用，至螯，其形如鉗，其利如鉞，則是其自衛以及攻擊的兵器。又蟹殼名匡，蟹腹曰臍，禮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其所以名匡者不外脫殼似匡形。其臍則扁平，並有橫紋，雄者小而尖，雌者大而圓，埤雅廣要所謂「團臍者牝，尖臍者牡」是。至言全貌，而蟹譜說的最詳，其言曰，「蟹，水蟲也，——以其外骨，則曰介蟲，取其橫行，則曰螃蟹，蝟眼蝟腹，蜺腦繫足，其爪類拳丁，其螯類執鉞，匡跪又皆外刺，性復多躁，或編諸繩縷，或投諸笞笞，則引聲噴沫，必死方已」，如此形容，亦可謂得其體要了！

二、蟹在專書上的別類

蟹之種類甚多，名稱各別，除俗名不計外，其見於專書者，亦至繁夥，如：

「爾雅有蝟，蠃，及螃」等名。

博雅有「銀蟹，博帶」等名。

古今注有「蟹蜃，擁劍」等名。

酉陽雜俎有「蝟蜃，擁劍，數丸，千人揜」等名。

續表錄異記有「蝟蜃，招潮，蝟蜃，虎蟹」等名。

臨海水土志有「倚望，石蝟，蚌江，蘆虎」等名。

臨海異物志有「沙狗」之名。

蟹譜有「蟹明，蟹，蝟蜃，石蟹」等名。

唐韻有「蝟蜃，蟹，蝟蜃，蚌，江，蝟，蜃」等名。

通志有「蝟蜃，蠃」等名。

埤雅有「蝟蜃，擁劍，蟹，蝟蜃，蟹」等名。

爾雅翼有「擁劍，虎蟹，招潮，擁塗，蠃奴，蟹蜃，依望，竭朴，沙狗，蘆虎」等名。

蟹賦有「擁劍，撥棹，蝟蜃，蟹蜃，招潮，望潮，蚌，蟹，蟹蜃，沙狗，蘆虎，蚌江，擁塗，石蝟，竭朴，黃甲，蠃奴，數丸，蝟，蠃，倚望，蟹蜃」等名。

總上所述，除其雷同者外，共計不下一二十種，試究其何以如此多名的，則有數說，或以名異而實同：如蝟蜃亦名蠃，小者曰蝟。蟹蜃亦名長卿。擁劍一名執火，又名桀步，或作傑步，蝟蜃一名蝟蜃，又名蝟，又名撥棹。此外竭朴即是竭朴，石蝟即是石蝟，望潮即是招潮，蚌江即是蚌江，不過用字不同罷了。或以名同而實異：如蝟蜃似蟹而小，致蔡謨誤食，而委頓吐下，因遭謝仁祖有蔡司徒讀爾雅不熟之譏。（全文見世說）又石蝟則比蟹大，蚌江則比蟹小，蟹，蠃，江蝟，蝟蜃，與蝟皆似蟹，或爲海介，或爲江蟲，其實又有分別。或以牝牡而異其稱：如銀蟹則爲雄蟹，博帶則爲雌蟹。或以產地而殊其號：如蝟蜃，望潮生於海中，蟹蜃生於陂池田港中，沙狗生於沙穴中，擁塗生於泥中，石蟹生溪間石穴中，蠃奴生蚌腹中。或以形狀顏色而得名：如六足爲跪，四足爲蝟，小者謂之蟹蜃，大者謂之蝟蜃，匡長而銳者謂之蟹蜃，蝟小如石者謂之蚌江，殼黑而有斑紋者謂之竭朴，殼赤如鵝卵者謂之石蝟，其有虎紋者，則又名之曰虎蟹。或以動作行態而爲號：如望潮依海

潮而望，倚望常出土顯，一蟹特大而用以禦侮者曰擁劍，後足長而能撥水者曰撥棹，常取土作丸滿三百而潮至者曰數丸，蘆虎則因其以蘆根爲食，十人捏則以其殼堅而壯夫捏之不死。除此尚有別名甚多，大致以其橫行，則曰螃蟹，以其行聲，則曰郭索，以其外骨，則曰介士，以其內空，則曰無腸，甚者盧純食蟹爲蟹夾舌，其兄緣遂戲呼爲夾舌蟲，是蟹班形既異，故實更多，因之分門別類，而命名自各殊了。

三、蟹在文學上的地位

蟹爲甲蟲，賦形堅實，不易爲外物傷殘，又爲下等動物，故其繁殖叢生，不問江湖河海，或者泥洞沙穴，均適宜於長成。吾國幅員遼闊，舉凡山川水陸之隙，岩壁溪澗之中，無不有其蹤跡，誠所謂繁盛的了！且其本爲我國古代原生物，因是我國文字，不問經史子集

，以及詩詞歌賦，儘多蟹的記載或歌詠，其在文學上的地位，實佔光榮的一頁。茲再分別述之如下：

(一) 散見於古籍：我國經書中，周禮卽有蟹胥可供祭祀之說，禮則亦有蟹積蟹匡之言，易則言其爲離象，左傳並譏其爲災，他如孝經，間有記載，史書中如國語，首載其稻食不遺種，晉書以之比之爲惡人，南史何引以糖蟹充庖廚，而令門人議其是非，北史文帝齊宣則詔禁蝦蟹蜆蛤，不准捕取，宋列傳又載曹翰遇蟹而班師的故實，次如雜史，以及地理志書，載蟹之事，更僕難數。子書中如莊子，首載軒蟹與科斗，荀子則謂其非蛇蟪之穴，無所寄托，太玄經則謂其郭索後蝟，淮南子則謂其捕鼠敗漆，抱朴子亦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爲言，他如山海經，汲冢周書，更多其記載。此外上至字書，如爾雅，釋名，廣雅，

唐韻，博雅，爾雅翼，埤雅。下及雜記十說，如世說博志，述異記，洞冥記，搜神記，酉陽雜俎，古今注，輟耕錄，齊東野語，拾遺記，或辨其名號，或敘其故實，無往而不有蟹的文字，亦可見其盛了！

(二) 撰述以專著：比較說蟹之書，如臨海水土志，嶺表錄異，北戶錄，不過有片斷的記載，自唐陸龜蒙蟹志一文出，關於蟹史，及其行動，詳載無遺，深得蟹的性靈，末並贊蟹有義有智，言他人言所不能言，更足提高蟹的價值。後宋傅肱，專編蟹譜一書，大如蟹的名稱形狀種別行徑，細如蟹的螯跪殼壓眼口爪毛，以及食法有毒無毒，無一不有記載，同時並贊蟹有禮有智，與得自然之正。文固詮次有序，而言亦雅訓可觀，可謂洋洋大作。嗣後，高似孫，猶病傅著之不完全，另編蟹略一書，九四卷，分十二門，曰蟹原，

蟹象，蟹鄉，蟹具，蟹品，蟹占，蟹貢，蟹醜，蟹牒，蟹雅，蟹志，蟹歌。記載容有舛午，而詳備則過前人，實所謂變本加厲，而踵事增華了。此外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乃復擇蟹類，成十二種蟹圖記，命工作圖，並云，此皆常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爲圖，然異種殊類，以非親見，故不畫，則此以地域之限制，使人不能窺其全豹，而亦未免有美中不足的吧。

(三) 歌詠夫詩詞：古今贊賦蟹者甚多：南唐江文蔚首作蟹賦，以譏僕射嚴續，其文曰：「外似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雖黃，每失塗而相煦，胸中干戈，常聚衆以橫行」。莊諧雜作，甚得風人之旨，宋高似孫亦有蟹賦，不過就蟹而高似孫亦有蟹賦，不過就蟹而言，至楊萬里後蟹賦，則仿漢子虛烏有而立言，言情物外，可堪一誦。明人鄭明選，亦有賦蟹之作，則對蟹之故實，詳

述無遺，不啻作蟹志看。此外張如蘭有贊蟹辭，托物陳情，辭意宛轉，亦是能筆。至以詩詞而詠蟹者，古今作家尤多，其著者，詩如杜甫，白居易，皮日休，陸龜蒙，杜牧，梅堯臣，蘇軾，黃庭堅，張九成。詞如李彭老，唐藝孫，練恕可，唐珣等，實多佳作。如杜甫句云，「二蟹或把持」，皮日休句云，「蟹奴晴上臨湘檻，燕婢秋隨過海船」，又云：「蟹因霜重金膏溢，橘爲風多玉腦圓」，黃魯直句云：「形橫雖入婦女笑，風味已解壯士顏」，蘇東坡句云「半殼含黃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餐」，堪笑吳興饒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都屬蟹關。與言及此，不禁又令人有霜重蟹肥持螯對菊的遐想了！

圖萬千五金本資



華興商業銀行

各種公積金四千八百拾萬圓

總行 上海

分支行 南京，蘇州，杭州，蚌埠，無錫
辦事處 鎮江，蕪湖，南通，嘉興

· 甫 養 夏 ·

約 節





吳二太爺的公館中，今天來了兩位貴客。兩位貴客都是紳士，陸先生是商會會長，胡先生是商會委員。他們到吳二太爺家來自然是吳二太爺莫大的榮耀！吳二太爺公館這幾年怪寂寞的，大有「門前冷落車馬稀」之概。原

因是吳二太爺離開了官場和煤礦公司經理下台以後，幾年一直沒有出外做事，整天悶坐在家裏，沒有交際。以前的好朋友都因為他的下台而不再理他了。好在他們境遇可以，坐吃還夠維持幾年。你不理我，我還理你嗎？乾脆大家不來往！

這樣吳二太爺便寂寞了好多年。今天，打破了沉寂的空氣。吳二太爺因為兩個久不上門的貴客拜訪他而驚訝。一陣寒暄以後，吳二太爺忍不住問有什麼事見教，陸會長和胡委員客氣了一番，還是陸會長爽氣，說明這次來是請吳二太爺出山辦地方慈善事業。

吳二太爺一聽辦慈善，心裏慌起來。他的長馬臉拉得更長，八字鬍撇了撇，兩隻埋在皺紋皮堆裏的細眼睛急得儘是翻，說：「我以前，慈善事業是辦過的。而且最歡喜辦的也就是慈善。可是：可是：現在，不行了！行了！行了！上了年紀，撞着一趟好差使

幹幹還有趣味……叫我來辦慈善是貼錢生意，捐款不足的時候不是還要我貼錢嗎？不是還要我貼錢嗎？這句話自然說不出口。吳二太爺只是心裏暗急。他除了嘴裏推辭以外，還搖手助勢。陸會長只顧解釋：上了年紀是沒有關係的。這救生局的事并不忙。一點也不忙。祇是有六條救生船，來回巡行江裏遇了有帆船要被大風吹沉就把人救到船上。……那些救生的事不用吳二太爺管。吳二太爺祇是總董，問的是提綱挈領的大事。

二太爺比較聽得入耳了。因為他從來不曾辦過慈善。做官做商，他都是做過的。天下事認為有油水的只有官和商。慈善家雖說暗中也可以撈錢，但是總不大相信。所以冒聽陸先生找他任救生局總董，起初是滿肚皮不高興！

「我還當是開什麼大公司找我做經理呢！」吳二太爺想不到竟是那倒霉的事。可是繼續一聽，倒霉又未必盡然。……那其中有點道理！

「……大有奧竅了！」吳二太爺越聽越提神。不，他簡直有點動心了！——救生局原來有那末多經費！……救生局的開支，員工薪水有限，最多的就是每年油船的費用。桐油這幾年價錢漲，佔開支中大部分的祇是油船費。

不過，這裏面正有個花巧——是胡委員說的：「油船費這裏面弊很大。油有好有壞。有的是真洪江油，有的就是一些冒充貨——雜油。油了船很容易裂縫，而且擋不住水。再說，油裏還可以攪水，攪了水成本那自然更減少。」這一番話都是說的前幾任總董積弊，然而在認慈善家無味的吳二太爺聽來生了一種感觸。他對於兩位來客，請他出山的計劃，表示答應考慮。

看吳二太爺有接受的意思，陸胡二位自然很高興。於是胡委員又說起以前幾位總董的弊端。說一年是用多少桐油，桐油價錢報了很大的虛價，結果桐油攪了很多的水。報的是洪江油，用的是雜油，實用的分量與報賬的分量，又相差得很多。

太爺早已得到消息了。不但是知道這回事，還知道陸胡二位爲什麼把這個肥差使落到他的頭上。

肥差使……這話是王六太爺說的。——瞧着一雙近視眼搖動着尖下巴，豔羨地。

能說不是肥差使嗎，——一年的桐油費有九萬五千，實用到船上的不到二萬四千。（是五年前的貨幣——作者註）另外局裏還有房產，房子換租有小租，收到房租不立刻報銷騰抑來自己生利息，做生意。這裏面的意味深長得很，——這也是王六太爺說的。

王六太爺說的還有假話，你看他說那句「意味深長」時就像是讀着「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一樣，咬咬有滋味，嚼嚼有滋味，含有有滋味。一副瘦猴臉，黑中透光。假使換他來幹這個事的話，他也一定很高興的。說不定辭去那個真節堂的事他還願意！

「你切莫小看這一個事，你是會做過慈善的事。就等於不會吃過那樣東西，自然不曉得這滋味。可是，我曉得！總算你鴻運當道呢！……這件事是你難得的好機會！」

他躺在藤椅上閉了眼睛，用力閉得很緊。一會兒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問王六太爺：「既然事體這樣好，爲什麼他們不好找一個至親好友幹呢？却一定要找我？」

「這自然有原因，」王六太爺拍一託桌子，搖擺擺尾：「大有道理！……大有道理！……他們未嘗不想把這個缺給一個親信。可是因爲近來有一個外方人爭遺缺。這人姓汪，是省救濟局科長的舅爺。這件事，陸會長胡委員如何能答應呢？救生局歷來在他們掌握之中。這本賬那哩能公開？十幾年的賬目就都是一篇糊塗賬。他們所以要拒絕姓汪的來，一則是顧全未來的財局，二則是怕他們的祕密被戳穿。要抵抗汪自然要找一個人跟救濟局有點關係的是最好，這一來，找到你頭上，懂麼？」

「我是和謝局長有交情，」吳二太爺撇鬚說，得意地。「怪不得他們來找我！不然，這好差使那會落到我身上，」聲音，帶着驕傲。

「你們也有買我的賬一日！」心裏冷笑着。

陸胡二人拉吳二太爺做救生局總董是聯成一條戰線的，要的是對付外人進攻。既然是陸胡地盤，吳二太爺自然也不能一口獨吞。太上皇能不孝敬麼？正爲這孝敬的事陸胡二人感到不快。吳二太爺上任前送了他們一萬元。一個人五千。九萬五的好處去掉三萬四，實落五萬一，這傢伙才上任就這樣心辣，一個人實落四萬一上腰！

「不行！才上任就這樣，將來還了得！」胡委員不以爲然，陸會長說看着他以後再說，胡委員却當仁不讓，說是他們找吳二太爺不過是因爲年高德劭，找他做個虛幌子，實得的利益總還是歸他們兩個平分。分幾個錢把吳二太爺總算是交情。弄成喧賓奪主的局面是萬萬不行的，陸會長不找他說話他胡委員也不肯干休。

陸會長被逼着，兩個人借了隻特放的小汽油船到了×山。才走下埠頭，那邊早已烘聚一羣人，大半是救生船上船夫，嚷嚷的聲音，在吵架。吵罵的對象是一個年青的，瘦臉，戴白邊眼鏡的人。

瘦臉年青人就在救生局門口，船夫圍着他成一個弧形。瘦臉的旁邊擺着幾個油籃，他用

腳踢那油籃，還憤憤地說道：「這種道地的洪油！……洪油啊！……還不好麼？」

「什麼洪油，還說洪油？」江邊曠場上發出一大片喧嘩的聲音。憤怒的，惡嘲的「哈哈」哈哈。

七嘴八舌的語聲，從怨憤的船夫嚷出嚶成一連片。

「上次吃夠了你們大苦。……是什麼洪油！完全攪水的連雜油還不夠！再上你的當嗎？」

「快給我滾，再不要你的油。油籃不拿走，就丟下大江！省得你留下害人，這種油好油船！」

「做這種油生意要絕子絕孫的喇！……攪水到油裏用這油油船，船還有什末用！……一見水就完事！」

「什麼救生的船呢！還救人，是救人家死！」

「媽的！狗養的！你們這些做生意的人將來不會有好死，做壞事總歸是得壞報應的。絕子絕孫！」

「不完全是賣油的。」一個寬肩膀紫臉膛漢子提醒大家；他剛從泊在岸邊的一隻船上走到曠場邊來；強壯的手臂揮開大眾，說：「還有那個，戴眼鏡瘦條臉的（做了一個手勢）

跟這人差不多樣子，吳二太爺的兒子，上次不是跟這傢伙一道來的嗎？這顯然是有別人在背後勾串，不單是賣油的混賬。」

「對！對！」人羣發出宏大的呼聲。

還有八續續的咒罵：「在背後勾串的人絕子絕孫！」

絕子絕孫的聲音送到陸胡二人耳朵裏，有點心驚。因爲，歷任的救生局總董都把這個絕子絕孫的錢孝敬過他們的，他們誰也不跟誰講話，互相都有慚愧感。靜靜的走向曠場。一羣船夫看岸邊來了這隻汽油船，注意了一下，可是不久又照常吵了起來。

那個瘦臉油商看看情勢不對，叫跟來的人把幾個油籃搬上船。——他大約是曉得這次真動了公憤了。

還虧下船快，不會被幾個磨拳擦掌的船夫打着。船夫望着他的船只是咒罵。正在這時，遠遠的江上來了一艘船了。……船上漆的大大紅字，是救生船！

船上走下一個微髯的漢子，他們都認得是張大。張大跳下船，幾個船夫跟着也跳下來。他們帶着憤憤的顏色。先是張大開口向岸上船夫說：

「船還油下不久，今天船邊上就裂下好多處地方。你們想想這還了得麼？」

正說着，轉眼望見陸會長和胡委員也在，他便把這話又說了一遍，拉他們去看看船上的情形，陸會長胡委員沒有法，跟了去。一路上張大說：以前的油雖然不純淨，總還沒有油過不久就出岔子。今年的桐油簡直不成油了。簡直是水！是水！

「簡直是水」！張大指指那船邊一條條裂縫咬牙切齒說：「這是船邊。船底我們還沒有看過呢！一裂縫，再遇到大波浪，一衝一撞，不要出事麼？……我們這是救生船啊！——人家出事還要我們救的呢！」

張大的意思是請求這兩位大人發發慈悲，務必要快向新任總董吳二太爺，澈底的查究。這是救人的事啊！不能含糊一點點，究竟這次油是什麼油？那個跟油商一道兒混的吳二太爺的兒子，吳祖仁，很有嫌疑，上次油商來賣油有他在一起。還有些人常常看見他們兩個人在城裏一道鬼混。

當張大領着陸會長，胡委員回到岸上，船夫發出急亂的呼聲，嘈雜的，憤怒的。他們一齊要陸胡二位查究這件事。

今天又來兜賣這像水一樣的油了。他還說是吳二太爺叫他來的呢。什麼吳二太爺也不管！油船的油總不能媽虎。我們整天在船上，人性命可不是要，就不說救生救生，我們總不能做水鬼啊！」

第二號救生船船夫楊元發遇



(。着嘆怒們夫船「油的你要不再！滾我給快」)

到這種場合是做慣代表的。他要陸胡二位董事給他們全體一個答覆：這每年的油船究竟是誰搗的什麼鬼！陸胡二人含糊的答應，說自然查究。逃起重圍，溜到救生局裏。局裏冷清清的，一個老

頭子，一個殘廢的「司事」都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茶房阿二也看不見。對面庵裏的和尙說阿二在打牌。等到茶房找來，吳二太爺恰巧也走來。

「怎麼？這裏一個人也沒有？」胡委員心裏懷恨，說。他

今天聽到種種都叫他太元火了，所以臉色也很難看。

吳二太爺駝着背，走路時還是照樣的像戲台上大臣出來時的八字步，一搖二擺，

他一點也不慌，一點也不氣。把兩個人招待坐下來，還

叫茶房泡上一壺龍井茶，絞來兩把手巾。兩個人氣消了

一半。

「那個跛子老李呢？怎麼也不在？」陸會長問，跛子老李是掛一個名，他人還在城上。一個月不過來二三次。……吳二太爺心裏好笑，嘴裏還假說

：

「他今天請假。」胡委員正問起老龔，是陸會長岔了開去，提起船夫攻擊吳二太爺的種種。——他們說，油商怎樣同

吳祖仁勾結。油了二月的船，船邊竟然有了裂縫。另外還嚶出許多不堪入耳的話來。……陸會長又說，大家知己人，吳二太爺桐油究竟是用多少？

買的油是不是真洪江？大家不妨談談。

「怎麼？你們兩位還不相信我麼？——油回扣是有的。可是……可是……不就是……那個麼？」

吳二太爺看陸會長盤問大不開心。

笑話！錢有你們拿！我不在油下要點槍花，這錢還跟誰去拿呢！看來不揭破不行！推開天窗說亮話。我吳二太爺拿的錢都是不瞞人的。

於是，他裝出一副憨態可掬的臉，彎着腰，頭就到兩個人前面，半滑稽，半嚴肅地：「這件事大家都曉得的……怎麼！……這是什麼回事呢？」

「曉得是曉得。可是，這次你這個手段太太……那個……引起全體船夫的反感很大，對於你……很……」胡委員冷笑了一聲，暗示的意思，不說

：

下去，只顧嘔嘴，皺起眉毛望吳二太爺。跟着陸會長也望吳二太爺沉下臉。

「你……你……我們想不到你心會這樣辣……弄得現在局勢很僵！」胡委員趁陸會長為難的神情故意向吳二太爺表示關切，一面代吳二太爺請求陸會長轉圓。他說：

「卿翁，吳二太爺我們都不是外人，為今之計，總還要你代他轉圓一下。吳二太爺是我們請他出來的。吳二太爺自然心裏有數。二太爺，是不是？」

臉掉過來向吳二太爺，神祕的帶着暗示。吳二太爺連忙點頭答道：「自然，自然！」

吳二太爺早曉得！今天局勢很僵。兒子不懂事，叫油店把油送到局裏來。這一送送僵了，加上張大的船又鬧什麼裂縫，裂縫。冤枉湊巧！不轉圓一下不行！

他只有讓步，不把好處給他們兩個人，他們是只有隔岸觀火，甚至於煽動船夫同他搗亂也說不定。

由胡委員說明歷次總董給他

們兩個人的例規是六萬元，吳二太爺自然也不能少。吳二太爺起初不肯，祇肯給三萬元，後來胡委員說，不肯他們就不代轉圓，總董的位置一掉一萬

：

也弄不到。話越說越顯明了。吳二太爺曉得不放棄這個事便只有給他們敲。

結果，六萬元一個也沒有少。吳二太爺少了五萬元收入，可是一度很緊張的局面因此而穩定。

三

又到了油船時候——

江邊上被風浪吹得高高的，白色的小山峯，崩落下來，像冰山，碎成小的粉末，薄的片紙，旋轉地，遊移地，化成細小的水泡流到岸旁石上，滲入泥濘的沮洳。……

友

文

樹葉比前兩個月更繁茂了。濃厚的綠色的微蓋……偶然有一兩棵樹上發出早蟬的鳴聒。躺在地上的是些橫橫豎豎的帆船。……上面漆着硃紅字，×救生局。下邊還有一行小字，是船的編號。

油篋有幾隻已是空的了。油倒進擱在地上的幾隻大木盆裏，可是，並沒有正式的來油船。船夫們正爲油的事盤扭着。

「去年出了一次事，沉了一條船，今年又來用這些油跟我們開玩笑了，媽的我們的性命就算不值錢，救人家性命也是

要緊的啊！他們這些大老官，就沒有一天淹到水裏要救生船的日子嗎？我不信！」坐在岸邊一個船夫，繞腮鬍子的人，兩隻脚伸在水裏，讓江水汨汨地衝激到脚上，搓着兩脚，望遠天邊際，隱隱的黑雲升上，跟白色的雲彩角逐像是不久有風雨來臨。

另外，一個坐在甲板上的水手也望遠天和江面。一隻船駛向這邊來。船上的帆張起。風似乎更大了。他手抱着膝，歎口氣說：

「出事便怎麼樣？事不關己，姓陸的和姓胡的去年本來答應換總董，可是，結果吳二太爺不會掉，出頭給我們說話的楊光發反被革職了！」

張大站起來，來回的走了幾步眼望着救生局的一排灰色房屋，密密的綠楊陰中，左邊是黃牆，黃牆旁邊站着一個青年人，又着手，癡癡地看着這羣船夫。這是救生局的茶房阿二。

「駝子呢？今天來不來？」背後張大喊吳二太爺總是叫駝子。

阿二說：「一會就來了。今天要在華嚴庵請客呢，聽說省裏客來。」阿二看見這些船夫，躺的躺

坐的坐，曉得是事體沒有解決，去年的盤扭今年要鬧得更大呢！他想到這，便問張大究竟今天船還油不油，張大說船準定不油，不換好洪油他們決不油船！

「今天沒有船放到江裏救生麼？」阿二看看烏雲瀰漫的天空，風有點狂暴。問。

「有一條，」張大說：「媽的，什麼救生呢！還不是鬼混？救生局管的不是救生，只是管了這老駝子抽大煙，一家的吃喝，……還有，那個癆病鬼兒子的嫖賭：賺這種救命的錢總不得好結果，絕子絕孫，……我說這話，……不信，阿二，你看！……你們年輕的人看過的事還少呢！……哼，我們是……看多了！」

江面上，一堆堆白色的小山峯被狂風捲起，……嘩喇！嘩喇！……崩落下來，又勃落勃落地亂響着。向東邊流，向西邊流，撞到岸邊岩石上，衝回去，流成無數的，無數的漩渦。

一隻船，正順流順風而來。——轉眼靠了岸。上來的正是吳二太爺。

吳二太爺以外還有幾個人。戴着白巴拿馬帽穿灰色綢長衫，腳上穿皮鞋的是省裏來的救濟局謝局長。

吳二太爺一路跟隨着，畢恭畢敬，像一個馴良的跟班。在謝局長下船他還叫船夫攙扶他下了船，吳二太爺的腰更彎了。滿腔堆笑，指這指那，告訴謝局長山上有些什麼什麼古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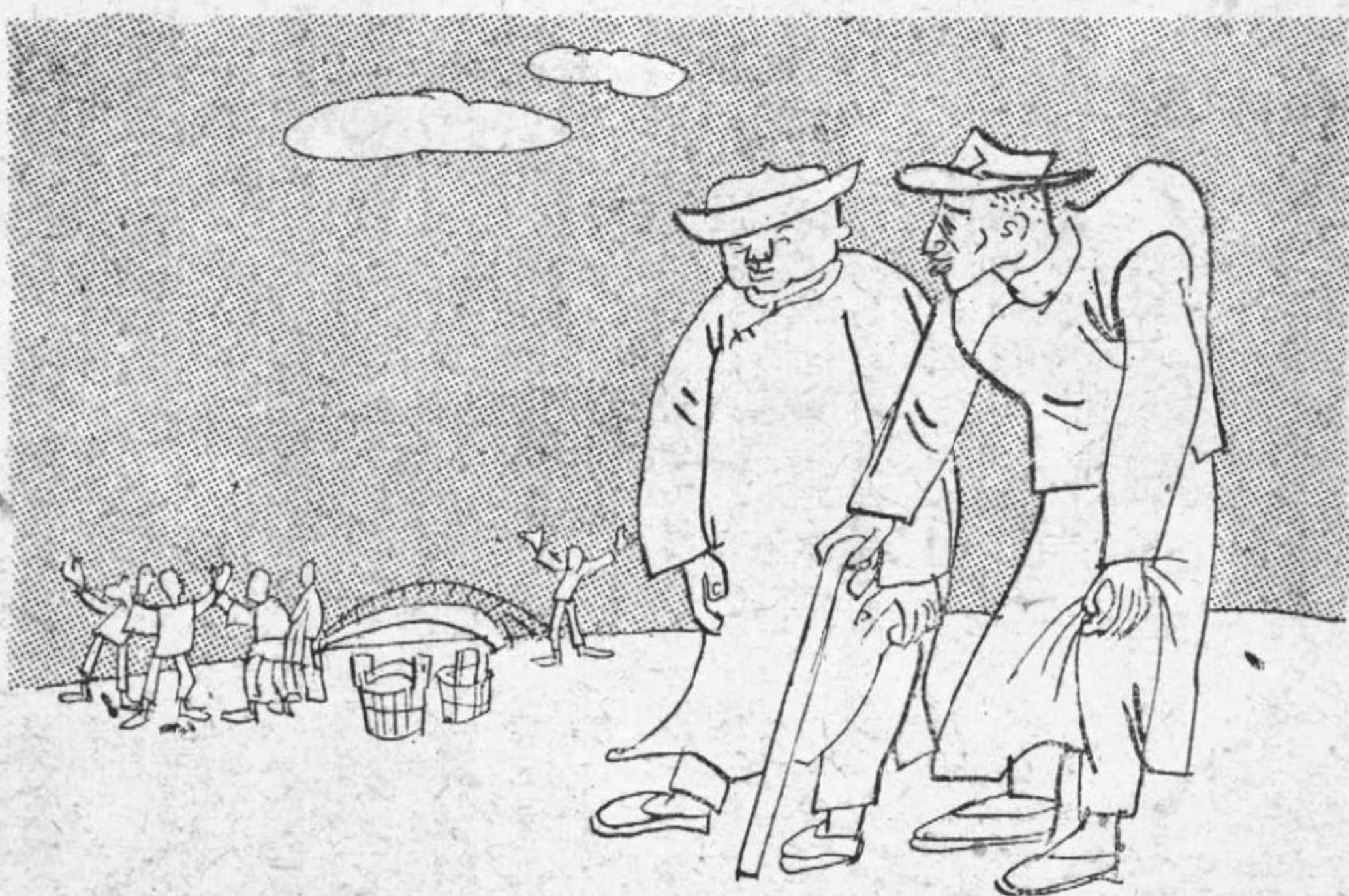
怕船夫趁這個時候跟他取鬧。「說是來遊玩遊玩，肚子裏藏的鬼胎誰曉得！」吳二太爺吐了一口痰，心裏像有幾百條虫在爬，怪不舒服。

「吳二太爺，這油怎麼說！」張大性情到底比楊光發和平。

他跟在吳二太爺後邊祇說了這麼一句，淡淡的。

吳二太爺看他跟在後面。眉毛皺起來，討厭極了！這不是跟我搗蛋麼？——可是還得客客氣氣的！

(「?的麼怎船這」：爺太二吳問，場曠過走長辰謝)



謝局長走過曠場，看見船覺得奇怪，問吳二太爺怎麼的。

「準備油船」。吳二太爺隨便應付着。看看船旁的木盆，盆裏面的油，幾隻油篋，曉得又有了蹊蹺。他脚步帶快了。他

伙只有讓步！

張大認爲很滿意。他高興的在同伴面前誇說他這次交涉的勝利。可是，幾個年青氣盛的船夫却要趁這位謝局長在這裏跟他硬搗一下。說這老狐狸說

話靠不住，只有當場在姓謝的面前告他一狀是最好辦法。

「我們要他撫卹第三號船老曹老周的家屬：第三號船沉掉就完全是因為沒有油得好，船底漏縫才沉下水的！」

「我們要找駝子！以後的船再不好好的上油，不是也和去年第三號一樣了麼？」

「我們不能白送死！」。

「救生的船啊！……就說我們命不值錢，吳二太爺，還有他的兒子吳祖仁，也常常坐救生船啊！他們自己就不怕出亂子麼？」

「你還愁老曹做了水鬼不找替身！不是老駝子便是小駝子。總有這一天！」

雜七雜八的哄了一陣。有幾個激烈的船夫要追到局裏找謝局長告吳二太爺的狀子，被張大攔住了。張大老成持重，去年楊光發鬧事是他阻攔。第三號船出了事船夫聚眾要打吳二太爺也是他阻攔的。張大就是這末一個好好先生。心裏惱起來說幾句牢騷話，然而對任何人他還是願意吃虧。船夫歡喜他，說他心腸好；所以他說的話不忍不順從。

「一個人哪會沒有個良心呢？只要我去懇求他，求他發發慈悲，人心是肉做的。他不肯

我們再鬧不遲。」張大一最講究的是良心。

「你總是這麼傻，相信人家都像你，」幾個年青船夫勉強按下氣憤，他們認為張大太懦弱。

張大的確是懦弱！他說：

「我們跟他們鬧總是我吃虧，楊光發的事不是掉了？」最後，說來說去自然最好還是不鬧。——忍耐！

四

華嚴庵裏的酒席擺好，等待客人到齊就開席。

酒席擺在樓下大廳中，廳前是一排明窗。水門汀短牆，迤邐通達上山的路徑。

光明，澄朗的天色變得陰暗了。——黑雲遮蓋了白色的天空；兇猛的江風，像一柄無大不大的刷子，在江面上刷，刷過去，一陣嘩啦啦的聲音，刷過去，一個個圈，一個個泡沫濺濺湧捲上來，滾下去，流遠了又湧回來。

陪着謝局長坐在廳上，吳二太爺担着心，時時刻刻注意對方的臉色。

這次，謝局長來帶了兩個人。一位科長，姓秦，說不定就是以前那個謀救生局姓汪的親戚？……姓汪的是秦科長的舅爺

！

起初，謝局長問了些山上古蹟的話，吳二太爺古蹟是挺熟，倒好應付，可是他忽然又問起油船的事來，問擱在岸上的船爲什麼不油。吳二太爺只有說是買的油不好，要換。

「油是要緊的。是救生的船啊！」謝局長接口說，鄭重地，咬着雪茄，點點頭一會兒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望了望秦科長，說：「去年不是出了一次事麼？——這裏沉了一條船？這事你可還記得？」

秦科長得意洋洋的說：「我記得，據說那天風浪并不大，是船不會油得好，裂了縫，沉到水裏。」

吳二太爺聽了一問一答，臉紅了。心裏卜卜卜的跳，不好承認又不好不承認，只有含糊糊回答：「事……事是有……有這一回事。……可是……可是……不完全爲油得不好……風浪太大……」

還是只好往風浪身上推！

謝局長和吳二太爺是老朋友。不過他這次來竟然不看一點老友的分，跟自己挑剔得厲害。

他說這次來目的是遊山。恐怕還不見得呢！說不定是那個科長給計，要給他舅爺搶救生

局的缺。不過，吳二太爺又想了：只要自己沒有把柄抓在手上，他敢怎樣，所慮的是現在船夫跟自己搗得利害。萬一做了他們的把柄！

謝局長聽吳二太爺說風浪大船沉的話，冷笑笑，很有點諷刺，他抬起頭，鋒利眼光掃過吳二太爺的長馬臉，悠悠地說道：

「可是，我問你！你局裏可有一個姓楊的船夫麼？」

「楊光發。——只有一個姓楊的。」吳二太爺曉得事態愈來愈緊張：「但是這人已經離開了這裏。」

「就是喲！他離開你這裏。」謝局長眼睛射出鋒芒；「他到省裏告你，說到——每年油船方面——不再說下去，用笑來結束了，立刻又換到另一方面：「我剛才聽那些船夫們爭鬧着，似乎也是爲油船的油的事。……究竟你們這救生局一年經費是多少？開支是多少？」

「經費的收支每年總有公開報銷吧？」秦科長在旁邊湊泊上一句。

「我不過是管管雜事。全部經費是陸先生胡先生兩位，他們曉得最清楚。報銷也是他們。」吳二太爺暫且往陸胡二人推。他們拿五萬塊，今年的油

費一增加，又要跟自己要六萬了。錢會拿，責任自然要負。他現在希望的就是陸胡二人快來。

「陸先生胡先生怎麼到這時候——？」謝局長也等得不耐煩了。吳二太爺曉得他一定是肚裏餓，叫道：人先開席。謝局長，秦科長，王科員，三個人依地位尊卑坐下來。吳二太爺坐末座。

「他們說是開會，開過會就來。」吳二太爺望窗外，江面波濤格外來得洶湧。船隻很少。風向也掉了。駛往這邊的船，落下帆，遠遠的，一個灰黑影子，一高一低，顛簸得很利害。

「來是坐帆船？風浪大的時候怕有危險吧。」謝局長說到這裏，連帶的又說起船油得好不好對於一隻船生命大有關係，救生的事決不是兒戲。言下很有諷刺吳二太爺的意思。

吳二太爺有意避開這些話，找出許多廢話來跟謝局長話舊。謝局長在初中跟他兒子吳祖仁同過學。於是，他便設法扯出些祖仁的話來談。他希望用這種關係緩和緊張的局面。

祖仁怎麼還不來？祖仁來也好了！老同學總有一點人情可以談談。有人情一切就好辦！

謝局長問今天祖仁來不來。

吳二太爺說：

「怎麼不來！特地叫他來奉陪。不知道怎麼到此刻還不來？」

吳二太爺希

望兒子快來。

他眼睛望着江面，癡癡的。

不過，看到

汹涌的波濤與濃厚的黑雲——

風中又吹來雨

絲。他又駭怕

起來。他希望

，祖仁最好還

是不要這時候

來！這時來太

危險。

遠遠的，來

了人聲。——脚

步很雜。

是陸會長胡

委員來了。

陸會長一到

便給吳二太爺

報告一個消息

。說——他們坐在船上，走到

七里灘，看見前面有隻小船，

他的少爺吳祖仁也坐在船上。

可是，一會兒那隻小船趕到前

面去。——恰巧在這時，風浪

緊起來。他親眼看見前面的小

船往下沉！

船往下沉！

「往下沉！」吳二太爺聲音

抖抖的問。

陸會長繼續他的報告：船還

沒有沉下去，他親眼看見對面

跟謝局長寒暄起來。謝局長對

於剛才救生船救生表示誇獎。

不過——以後每年的油船費總還

是不能媽虎。他認為，這裏面

他有考尋一番的價值。

吳二太爺這時什麼話也不說

。他只是呆呆的望着江面。

：烏雲滿天，烏雲籠罩着江

面。江上，呈現陰黯的神色。

嘩啦啦！嘩啦啦！雪白的小山

崩倒下來，捲成大小的漩渦，

這殘暴的打擊，四面八方的亂

撞，亂衝，就像要衝倒這世界

，狂噬盡全人類。

衝撞在岩石上，也衝撞到吳

二太爺心裏。

吳二太爺望着江，忘記可吃

：漩渦裏，好像探出一個人頭

。瘦臉，戴眼鏡的：那，好像

是他兒子祖仁。

天更暗了！：江上，沒有一

隻船！

救生局的船夫全離開岸邊草

地，坐在救生局門口等這頃刻

降臨的大雨，準備看雨景。哼

唱着俚俗的曲調，咒罵的，高

亢的，粗野的，：吳二太爺聽

到耳裏覺得難受。

「是多難聽的聲音啊！像哭

聲！」吳二太爺心裏想起不吉

的徵兆，恨不得立刻禁止這些

唱歌的人。自然，他沒有這樣

做。他現在的兩腿都已經發軟

了。

一個鐘點過去了。吃過飯，

陸胡二位正陪着謝局長喝新沏

的龍井茶。救生船還不來！兒

子還不來！

晃郎郎！：不知從那裏來的

巨大一聲，從高地方滾下來，

跌到地上；又來了第二聲，比

第一聲更響。

：雷，連續的響；雨，粗大

的點子落下來，助成江面的波

濤的形勢。流更急。嘩啦啦，

聲音更響。

「找吳二太爺！找吳駝子說

話！」一聲雄壯的呼喊。

「打吳駝子！：打吳駝子！

外面一連片人聲：人聲。船

夫，一羣潮水般湧了進來。

他們報告說——救生船又有一

條在江上出了事，是徐山灣的

來人說：徐山灣那邊剛才才小

船過江，客戶王老二親眼看見

的，一隻救生船沉下江。——船

上人很多。據說這條船還救了一

條沉船，在不多時以前。想

不到自己船竟也沉掉。

「救了一條沉船！陸會長眼

睛楞得大大的。

「還救了一條沉船！」吳二

太爺坐不住了，頭沉眼黑，跌

到桌肚裏。

一班船夫當他是嚇慌了躲下

去，罵的吵的聲音喧成一片。

有的人指罵着陸胡二人，也有

性急的摩拳擦掌，要打吳二太

爺，幸虧張大喊着：「有話

好說！千萬別動手！」大家

怒目望着吳二太爺和陸胡二人

。

「慢慢點，船究竟是不是

出事還不知道。」謝局長對船

夫排解。

「怎麼不知道！」船夫當中

有人喊着。另外人聲又喧叫起

來。

「桐油費完全上了你們的腰

包了。絕子絕孫！狗娘養的！

賺這種錢有好麼！」

「這種人只有打！打！」

……

「啊！陳桂回來了！」大家

看見第四號船上的老舵工陳桂

回來了，又歡喜又悲哀攀住他

儘問第四號沉船的經過。

陳桂什麼話不說，忙着找吳

二太爺。

「這船上有你家少爺，」陳

桂不理睬他們逕先向吳二太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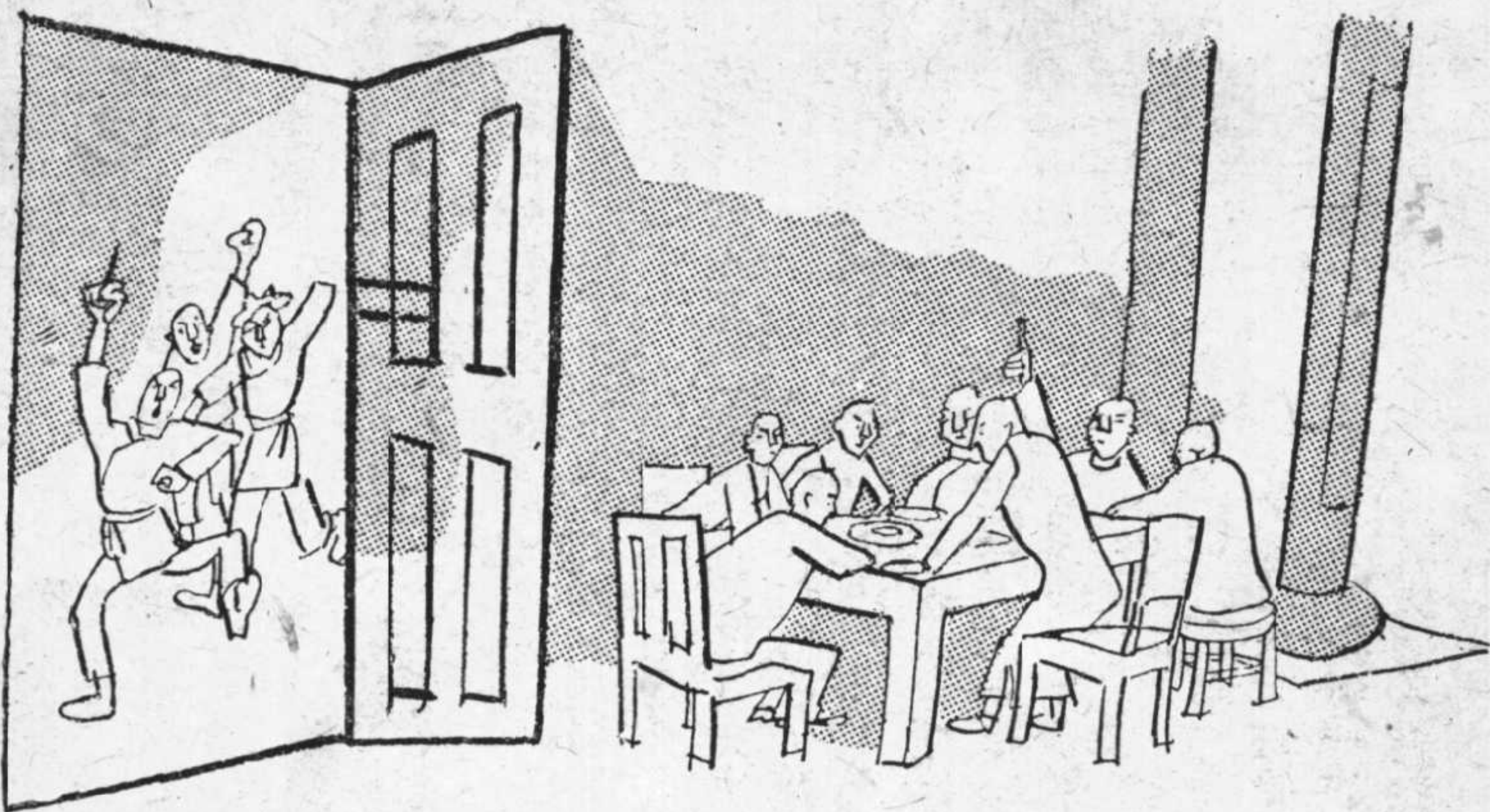
報告。

這時吳二太爺剛從桌肚裏爬

出來，老淚婆娑的。個個人眼

睛都望着他瞧。……

（完）



(。來進了湧們夫船，聲人片連一面外「……！子駝吳打」)



他將聽筒擱好，馬上變得精神百倍，高興快樂得不得了。

編輯員薛民樹回來了，他將午後的事向薛民樹交代明白，便連忙到約定的地方去。

在碼頭附近的金港酒樓，被客人擠得滿々の。走進門口，便到處亂找，可是都不見有王的影蹤。

「其生，在這兒啲！」
他想不到便在樓下，正想上樓去，王梅林坐在最裏面的角落裏，笑嘻嘻地叫住了他。

「在這兒嗎？到處找不到你，對不起！」

「不要客氣！」

「久違了。」

「比以前胖了哩！」
「胖了嗎？也許是爲了生活舒服的關係吧，哈哈！可是，跟以前又變得不像了。」

福德勝

「……」
「很了不起了，是編輯主任嗎？」

「不敢當……你那會知道？」

「找了好久才知道哩，以前你住的寓所，同鄉會，還有你以前做事的那英國人公司。啊！到那公司去的時候才有興趣，當經理的傢伙埋怨我，說我不該將那狡猾的人介紹給他，哈，哈！還裝着正經的臉，像七面鳥那樣嘍哩咕嚕了一番，哈，哈……他真有趣！」

「哈，哈……那個傢伙嗎？真討厭，從最初起，我看見了便頭痛。」

「怎麼辭掉的？」
「回頭再詳細告訴你，總之是爲了告假。」

「爲了告假嗎？」

「唔，因爲母親和妹妹不知去向，所以想回故鄉去一次。」

「不知去向？發生了什麼事嗎？到現在還沒有打聽明白嗎？」

「打聽不出，我已經死心塌地了。」
「那麼從此便不想回去一次了嗎？」
「怎麼能回去，已被日本軍佔領了。」

「那有不能回去的道理，我所認識的人，已有十多人回去了。你爲什麼不回去看一次呢？」

「回去是想回去的，可是沒有什麼……」

「真不湊巧，要是我早些回香港來就好了。」

「現在還去說他做什麼！」

「可是，倘使已經避難到什麼地方去了……」

「你以爲這樣就好了嗎？笨極了，那種念頭還是丟開的好，一提起又加一重心事。我問你：你怎麼知道我在編輯部？」

菜一個一個搬上來，已擺滿了一桌，兩人卻沒有動筷，祇是出神地談話。

陳的表情和最初有些不同，雖然竭力裝做不在意，可是王早已看透他的心事了。所以正好借此改變話題。

「由香港日報的田中告訴我的。」
「那個日本籍的記者嗎？」

「是的，田中君給我看看香港日報，問我陳其生是不是我的朋友。我翻了一遍，讀了一讀你的論文，可是因爲你的思想

和學生時代完全變過了，所以將信將疑，不敢確定。田中君也說也許是一個人，沒有肯定是你，可是那時我心理却希望正是你。回家後又想起了，便想打電話試試看，所以才打電話給你的。」

「爲什麼要打電話呢？」

「不敢確定真正是你，電話便是打錯了，對方看不見臉，也沒有什麼難爲情。」

「哈，哈……，倘是電視照相，你又打算怎樣呢？」

「那時又得……」

「還有什麼妙法嗎？哈，哈……」

「哈，哈，哈……」

〇

陳和王走出金港酒樓時，雨已住點，明亮的太陽也已經露出臉來。

穿過鬧雜的街道，在兵頭花園的涼亭裏面對面坐了下來。

兩人沈默了好一回，才開口講話。
「啊，得打個電話到編輯部去才好。」

「不忙嗎？」
「到截稿日還有好幾天，正閒得無聊哩！」

陳跑向自動電話機那邊去。

過了一回，陳才笑嘻嘻的回來。
「課長這傢伙准了我三天假了。」

「那好了。」
「對中國人同事就講得明白。」

「……」

王在沈默着，似乎在考慮什麼。他的臉漸漸緊張起來，眼光却避開着陳的視線，望着雨過天晴的港灣方面。

「你真變得和以前不同了！這不是開玩笑，是正經話。你的思想和學校時代

完全變過了。」

王突然打破沈默向陳表示疑惑，在陳當然再不會不明白王的意思的。變得不同，實在的是在變化着。陳自己也未嘗不知道，因而在苦悶，並且爲了這苦悶而站在歧途上。可是以自己個人的力量是無可如何的，祇能隨着運命前進。陳的臉上，立刻罩上了一層陰霾。

「你的思想，你的精神……」

「……」

王以正經的臉色凝視着陳，陳祇是沈默着點頭。

「學生時代的你的思想，宏大而正確，有好多地方呼應着救中國，建設中國人的中國，東亞人的中國理想。可是現在的你却正相反，是要滅亡中國，建設西洋人的中國，英美人的中國。在所謂英美文化的毒藥，以英美主義的思想賤害我們中國青年的思想。」

「……」

「爲了你一個人，在香港的幾千幾萬的中國青年，都爲了你而在無意識之中接受英美文化的毒害。不，竟可說是甘受毒害。」

「這點我也很知道。」

「你聽我說，讓我說個痛快，因爲我還有話說，我知道你的心理，並且知道得比誰都明白。你只爲了自己的生存，爲了自己的不幸，又爲了自己的母親和妹妹，便將那偉大的思想，正確的思想，埋沒在醜陋的現實之中。你忘了自己的思想和理想。不僅如此，你還背叛了自己的思想和理想，你真是個偽善者！」

「……」

「現在，你坐着的這公園的土地是誰的土地，你以爲這香港是誰的地方？」

「當然，本來是中國的地方。」

「是中國的地方，中國人的地方！」

知道嗎，英國人在百年以前，將這地方作爲鴉片戰爭的代價搶了去，訂立了自由主義的法律和規則，使中國人受苦，受壓迫，作爲榨取中國的根據地，你以爲這是應該的嗎？」

「我知道的，那是……」

「不，即使你以爲應該如此的，那麼許多的中國人該怎樣呢！住在這香港的中國人受他們的壓迫，不知如何的在痛苦，悲憤！同胞們祇是爲了生活，在順從着他們，咬緊着牙關忍受。我想到此處，真要爲他們一哭，實在也是哭都哭不盡。當然，現在的你是一個香港的英美式青年，你的名氣在香港文化界非常大……可是，中國應該如此嗎？」

「你誤會了，你不知道我的心理。」

「你也不必辯白，也並非誤會，現在你不是在編輯發行那代英美人說話的東方評論，領導着香港的文化人嗎？祇要一看你的評論，不是就能看出這種傾向來嗎？這正如你會說過的，事實終究是事實！」

「可是我正爲此而苦悶着，正徬徨在不知該向那邊奔的歧路上。我……」

他老老實實將自己的心扉向王打開了，可是現在的對陳的自白始終聽不進去。無論陳如何開誠佈公的向王說明，却正像一頭蚊子飛在飛機旁邊，它的聲音

打不進王的耳鼓，王始終不能相信陳的說話。因之，王更覺嫌惡陳，感到正像受到了欺騙那樣的憤怒。

「我不要聽你那種騙小孩的話，算是我以前看錯了人。」

王像指責陳似的說。

「我也知道你的心理，可是，請你爲我的立場想一想，我也……」

你，卑劣的東西，從今天起我們便絕交罷！」

「絕交？」

「正是！並且我打算和你的思想，你的精神鬭爭到底，看一看究竟是誰的不是！」

「……」

「如果兩人的思想能一致，便重新恢復以往的友情，像學生時代的你和我一樣，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懂得！」

「懂得了嗎？那就好了，那麼快辭掉現在的職務，恢復你學生時代的面目！」

「可是，現在要馬上辭職……」

「你說不行嗎？……所以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知道的，你的意思我都知道的。」

「你不知道，你那裏知道我的意思。」

「懂是懂得的，可是我爲了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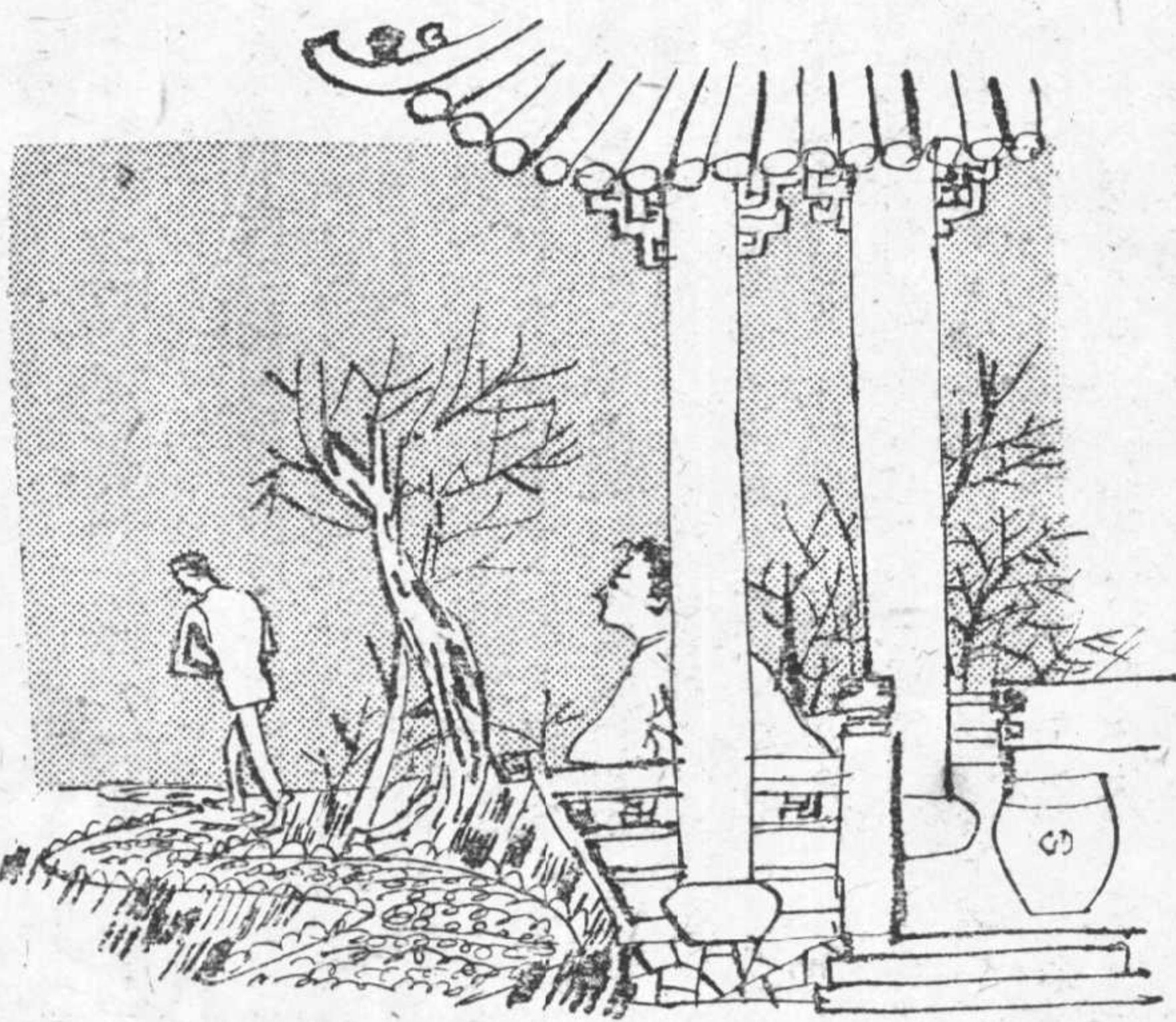
「辭職後生活感到困難，這點我可以保障你。」

「不，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

「事情？還有什麼事情嗎？這不過是你的遁辭，口實，是你不懂我的意思的證據。倘使真是明白了，那有現在不能馬上辭職的道理，祇是因爲不明白，才不能辭。」

「可是……」

「無論你如何解說，祇會使我更懷疑……」



(去遠走影後的王送目地呆呆陳)

「……」

王站起來連跑帶走地出了花園，陳拼命留住他，拼命解說自己的苦衷，可是毫無效果。陳呆呆地帶着哭，目送王的後影走遠去。

十一

每次的休假日都是很快樂的，可是，陳其生現在感到毫無樂趣。

他起身得特別早。在清靜的房間裏，聽着小鳥的吱喳，茫然地坐在床沿上，陷於起伏不定的思索中，時常有一聲聲的汽笛聲音由港內傳來。

昨夜酒場的女招待鄭紅玉很晚的來找他，他叫寓所的聽差告訴她說已回故鄉去了，沒有和她碰頭。因為他不想看到她，一看到她祇有更加痛苦。

「我們從此絕交了罷！並且我打算和你的思想，你的精神鬭爭到底，看一看究竟是誰的不是。如果兩人的思想能一致，便從新恢復以前的友情，像學生時代的你和我。」

前幾天，在兵頭花園的涼亭之下，王梅林憤慨的一席話，又湧上心頭來。兩人的友情已繼續到如今，互相弄得歡而散，却還是初次。王的那樣憤慨激昂，亦是初次。以往，兩人一碰頭，便喜歡議論，議論得各執一端，不能解決時，便將結論放開，另換個話題，重新開始議論。況且兩人始終很高興，客氣地相會，依依地分別。

不知那天為何竟會例外。王居然和他絕交了。兩人將再無聚首的一天了呢？不見得，因為王曾說過：「兩人的思想

一致以後，便能恢復以前的友情的。」不，這也有理由的，他的憤慨絕交也是有理由的。他信賴我，真心的信賴我的思想和精神，祇怪我背叛了他的信賴。我的思想在矛盾着，譬如說：雖則我是爲了自己的生活而圖一時的方便，可是不至於除此以外便沒有辦法的，又何苦一定要戴這偽善的假面具。例如在現實的生活上，即使自己的思想不英美化，結果也是將許多中國青年驅入英美思想的羅網中去，使他們崇拜英美思想，受其毒害。結果正像王所說的那樣，我是在滅亡中國，以建設西洋人的中國，英美人的中國。無智的青年們在呼應我的偽善的思想，其實他們還是在呼應英美主義的思想和文化，所以他們並不是在尊敬我個人。我太不該在無意識之中出賣中國，太不該做賣國奴。我是個國家的大罪人，可是爲何國家又不處罰我呢？他們反而在歡迎我，尊敬我。然而，他們已中了毒，我又使他們中毒，結果我還是最可惡的人。

陳對自己更覺得嫌惡，以往的輕舉妄動，至今非常後悔。

但他正像王所說的，現在還沒有立即辭去職務的堅強的意志和決斷。自己至今做了許多不該做的事，但又不能採取斬釘截鐵的行動。

倘使現在的事是自己一個人的事，那就立即可以辭掉，也不至會有留戀或遲疑不決。可是，同時對於信賴自己，介紹入書局去的先輩，親切的經理，對自己非常客氣的林編輯課長，幫着自己努

力工作的編輯員們，還有雜誌的讀者和香港的文化人們，却又感到非常說不過去。向書局要求辭職當然很簡單，祇要寫一張辭職書就得了，但事實却又並不如此簡單，因爲社會生活上還有所謂人情世故。對王固然有朋友的情份，對同鄉的先輩，書局的經理和林課長，以至書局裏的同事們，也各有其不同的情份在。

談什麼人情世故！爲了中國和中國人，要重新回向正確的思想去，又何必拘泥於這人情世故！一面這樣的否定人情世故，可是總不能否定傳統在數千年的民族精神中的宿命一樣的人情世故。辭去書局的職務是容易的，但也不能沒有適當的理由，爲了中國和中國人，爲了建設東亞的中國，中國人的中國而辭職，要是論理由，沒有比這更大的理由了，惟有這個理由最適當；但由第三者看來，却就不成爲理由，尤其在香港這樣向英美化一途前進的現狀之下。

此時想將雜誌的編輯方針作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換，但這點並非他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必須經過編輯會議的通過，更須由課長，經理批准；尤其是他現在的編輯方針，香港文化人間的批評很好，發行數量也正在增加之中，一時要改變是辦不到的。

結果是祇有向書局辭職別無其他方法，但被人情世故束縛住了的他，不能動彈。

和王分別了已有半月，陳日夜在盤算着這些事。

爲了解悶而上電影院，玩跳舞場，還有跑酒排間等，完全清算過了，像鄭紅玉等的事，也想把她單作爲一個甜蜜的夢而決意來忘掉她。

最近將上書局去都作爲一個苦悶了。先輩，同事們看見他日常生活的急變，不僅覺得吃驚，甚至還有種種全無根據的謠言散佈開來。說是愛上了某一個女性，或者說是失戀了，結論是說他的變化是爲了戀愛。這也有原因的，實際上香港的青年們的苦悶，都不出金錢或者女性的範圍。雖有少數人也和他一樣苦於精神的煩悶，至於在書局的先輩，同事之中，可以說一個都沒有。

因此，關於他的捕風捉影的謠言，一天一天傳播開去，他工作所在的書局固不必說，在東方評論的讀者和香港文化人之間，也成了一個話題。

是上星期的星期五。他帶着編輯會議的紀錄到林課長地方去報告，剛巧遇到蔣經理也在那兒，便對他打個招呼，於是經理便笑着說：「你精神不好，年輕人的心理，我年齡雖大，却很懂得的，我年輕時候曾和你一樣，迷戀過一個漂亮的女性。據我的經驗，戀愛這回事要有勇氣，此外還得不害羞。要之，愛之矢是由男性射出去的，不能等着女性射過來的。否則戀愛準會失敗。哈，哈！祕訣都在這裏面了！」

突如其來的一片話，說得他無辭可答。捕風捉影的流言簡直愈來愈多了。有了這關係，他更不願到書局去露臉

了。
時日在一天一天過去，他的苦悶也依舊如此跟着流下去。
他從床上站了起來，下意識地在狹隘的房間裏兜圈子。

十一

「快走，到跑馬場！」
陳其生坐上人力車，便向瘦瘦的車夫催促。

一回兒便到了跑馬場。
沿着跑馬場右邊的汽車路上斜坡去，走了一二百米突，就有座青色的洋房。

「合衆俱樂部 (Unite Club)」
黃銅招牌的文字在亮着，他將會員章給守門的一看，便跑了進去。

一到談話室，便看見有三個中國青年和五個英美青年在談話得出神。稍稍點頭，便在他們旁邊坐下，默然的聽他們的話。

「中國真討厭極了！」
穿着黑衣服的中國青年說。
「我都覺得討厭，雖然自己是中國人，但是不喜歡這中國。」

接着是一個戴眼鏡的中國青年在表示同意。

「每戰必敗，真討厭！」
胖胖的青年也不甘示弱，隨聲附和下去。

「哈，哈……，你們說得真奇怪，中國人怎可厭惡自己的祖國呢？」
「你們爲何不再更加愛護祖國，使祖國更強？」

「哈，哈，哈……，中國人真奇怪。」

「實在奇怪得很。」

英美的青年各人申述自己的意見，在譏笑中國青年的話。

可是，中國的青年却若無其事。陳本想開口說幾句話，但結果頓住了沒有說出來。



(他們正討論着中國問題)

「可是，倘使沒有更精銳的飛機和坦克車……」

「不行，不行！無論送多少科學化的兵器去但是中國人太魯鈍，並不懂得科學的。」

「吸鴉片，打麻雀雖然很精工……」

「中國人有什麼用！」

「可是，這樣地瞧不起中國也不行的，連我們的身價都要失却了。」

「的確，密斯脫格萊，請將對中國的看法再放得寬宏一點。」

「大概是覺得說話太過分了吧，英美的青年都沈默了起來。」

「密斯脫陳！怎麼老不開口，有半月沒看見了，是怎麼一回事？」

大眼睛的英國青年向他問。
「因爲中國愚笨，純感，懦弱！」

他故意用譏諷的口氣回答。
「你和平常有點不像啦！陳君。」

穿黑衣服的中國青年說。
「可是，中國也有中國的長處，中國人也有中國人的長處。惟其如此，中國本是個老國大國，還是個古代文明國。你們不想將它改革成一個現代的國家嗎？」

他向中國青年詰責似的說過以後，各人立即靜默下來，於是他更繼續着說：「中國有四千年的悠久的歷史和民族的傳統性，還有優秀的文化，你們爲何不肯對中國本來的東西，中國的優點再看得清楚一點呢？」

「將那陳舊的東西搬出來幹嗎呢？讀方塊字的文章，用筆硯寫字，穿中國衣服，回復到過去的道德和過去的生活，這樣我們中國青年成個什麼情形呢？」

戴着眼鏡的中國青年這樣答覆。

「在現代的英美文化文明之前，中國的四千年的歷史和傳統，古舊的中國文化，對現代的世界有什麼用處呢？不過是件古董罷了！」黑衣服的青年也說。

「對了。像你這樣在死抱住古舊的傳統，將古文化看得比什麼都珍貴，所以中國要貧弱，中國不能跟着新的世界一同發展了。」

胖胖的中國青年也反對的說。
陳聽他們說了一回，突然咆哮起來說

「混蛋，亡國奴！」
大家都吃了一驚。

「你們真混蛋，這也可以算中國人，在愛中國嗎？」

「當然愛中國的囉！只因爲愛中國，所以我才拚命的吸收英美文化，想使祖國強起來。」

肥胖的中國青年辯駁說。
「所以，你們都是混蛋！固守了中國優美的傳統，中國是不會弱的，我所說的傳統，並不是指惡習惡弊說的，是指中國的崇高的民族精神說的，懂得嗎？我所說的悠久的文化，就是精神文化，所以我並不否定歐美文化，歐美的科學

文化，機械文化等，我們還非多多學習，多多吸收不可。可是，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你們丟開了最緊要的東西，而在吸收些跳舞，電影，運動，酒和女人等等物質文明的，享樂主義的文化；單接受些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壞思想。我是文明人，我是紳士，你們是在盲目地吸收英美文化，將中國弄成不是中國人的中國，而是英美人的中國。你們以為這樣是對的嗎？你們以為這會發生怎樣的結果？中國滅亡，中國人也跟着滅亡，這一點事情總該知道的吧？不但如此，中國有鴉片，賭博等惡劣的習俗，對這鴉片和賭博仔細一想，也就是從歐美文化學來的其中之一。」

陳避着旁邊的英美人，輕聲地說：「鴉片是一世紀以前，英國……」

「你說英國怎麼樣？」

旁邊的瘦小的英國青年向他追問。

「人家在靜聽便肆無忌憚，你以為這兒是什麼地方？」

大眼睛的青年也靠近他說。

「知道的囉，香港！」

「香港是我們的領土，你說話謹慎點兒！」

「是英國的領土！是英國的領土嗎？嘿！最初是誰的呢？是中國的土地，中國人的土地！後來英國人賣鴉片賣出了事來，才用戰爭來奪取的！」

「奪取？豈有此理，英國是紳士之國，不是強盜，是對於損害的正當賠償，因為付不出錢來，才用土地作抵的，這是正當的佔有。」

「正當？」

「當然囉，這是將英國的鴉片沒收燒掉的林則徐的過失。」

「所以，與其埋怨英國，還不如埋怨林則徐。」

美國青年從旁邊插嘴進來說。

「什麼，不要胡說！林則徐是愛國者，林……」

他還想說下去，可是旁邊的中國青年擋住了他。

正想由椅子上站起來，却撞到了站在他後面的英國青年格魯伯。於是格魯伯手裏的書便落在地板上，他驚慌地連忙拾起來，鄭重地道了歉，可是格魯伯竟不客氣地用力披他的臉。

「野蠻人，拾了起來就算了嗎？」

提高了喉嚨對他咆哮。

他祇是沈默着不作聲。

「我們是把書看得很貴重的！」

「我沒有知道，不是已向你道歉過了嗎？」

「故意撞了我一下還說不知道嗎？」

「實在是不知道……」

「混蛋！你以為祇要推說不知道就完了嗎？」

「所以我在向你道歉。」

「道歉就得了嗎？」

「那麼該怎麼呢？道歉了還不行……」

「隨便怎樣就好了……像你這種傢伙，是非打不可的。」

格魯伯說完話，便拿起旁邊的馬鞭向他抽。他的額上流出了血，本能的向格魯伯對抗起來，可是被旁的人拉住了。

剛正碰到英國人英臺斯來，便給他們勸解，這天就如此不歡而別。

那天晚上，陳爲了白天的事，沒有能夠閉上眼。左思右想，總覺得不甘心，傷口則還在殷殷痛着。

翌日，他就去控告格魯伯。數日以後，巡捕房來傳呼，他便向書局告了假去報到。等了一小時多，才被傳往司法室去。

「提出這控告狀的是你嗎？」

主任警官霍登氏以輕蔑的眼光注視着他問。

「是我。」

他率直的答應。

「混蛋，祇需五天就能治好的外傷，就能控告了嗎？中國人的老脾氣！」

「爲什麼不可以呢？」

「五天左右，值得什麼大驚小怪，不過是英國人打了一次中國人罷了……」

「你說是應該如此的嗎？」

「並不是說當然該如此。」

「那麼，打我是事實。」

「也許是事實，因爲還有醫生的診斷書，可是，總是你先去惹動了人，然後人家才打你的。」

「……」

「否則，英國人是不大會打人的。大概都是爲了中國人狡猾的緣故。」

「那就由你說好了。」

「不是如此說的，總而言之，這兒不能受理你的控告狀。」

「什麼理由呢！」

「理由很簡單，因爲是誣告。」

「你沒有調查，怎可便說是誣告？」

「沒有調查？你怎麼知道沒有調查。任意侮辱本官，那就要不客氣了。」

「……」

「胡說亂道是不答應的，你再囁嚅不清就要以誣告罪對你起訴了，爲你打算，還不如就此罷休。」

「可是……」

「不想聽你講道理，英國官憲沒有工夫來管你們中國人的零碎事情，我們不是向你拿薪俸的。」

「那麼，英國人不妨任意打中國人了……」

「你這傢伙真煩，我不是說可以打人，但得看情形如何，爲了正當防衛，是打也可以的。」

「可是，我沒有打過被告，也沒有想打的意思。」

「誰知道你們中國人的心？」

「那麼無論如何不能受理我的控告狀，是不是？」

「煩極了，由你怎麼說，我說過不受理就不受理。」

「不問什麼理由都是如此的嗎？」

「你是在侮辱本官，再囁嚅就要關你起來了，還是知趣點快走！」

此時有一個年老的中國巡捕走近他旁邊來。

「你這樣有什麼用！對方不是好人，有勢力便能左右事實，你還丟開了念頭，國家一弱，國民也非跟着弱不可。請快回去罷，我很知道你的意思，因爲我也是個中國人。」

老巡捕湊着他的耳朵竊私語，也沒有誰能知道他說的什麼，於是就將他拉往門口去。

「國家一弱，國民也非跟着弱不可！他心裏在反覆念着老巡捕的話，聊以安慰自己，平一平自己的氣憤。（待續）」

輸運船舶·業入出輸·具用績紡·物織·穀雜

行 洋 光 三 會 株 社 式

一六九三一·七九七七一話電 樓大利安號〇二三路川四海上

號五五一街長下湖蕪	號九一路雀朱京南	號五六街河新江鎮	} 出支 張 所店
號三里德樹路權民口漢	號八四二街中大江九	號八二街貨國慶安	
		號六〇四街亞興昌南	

部 船 船 行 洋 光 三

番七九七七一·六六三五四·八六五四四話電 號〇〇三路匯老百海上



文學演變的梗概。

△目前糧食問題，日趨重大，所以糧食問題極爲各方面注意。申先生的「糧食工作的有效措置」一文，對於糧食工作的措置，有詳細的剖析，並舉出具體的辦法，實足供當局的參考。

△假如他是個十足自私自利主義者，那麼他所經辦的事情總以飽私囊，發橫財爲唯一目的的。「覆舟」中的吳二太爺便是這流人物。吳二太爺原知做官會發財，經商會發財，不料後來也明白辦慈善事業也可以發財。所以，他做了救生局董事後，便處處設法撈錢以飽私囊了。但是，誠如船夫張大所說：「賺這種救命的錢總不得好結果，絕子絕孫！」結果，吳二太爺的兒子也在覆舟時被浪濤淹死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道德上的因果律，自古至今却如響斯應。當然，吳二太爺這流人物，在數十年前社會上也許會見到。現在經丁諦先生撰爲小說，我們讀後猶如聽了一個人類悲劇的故事。同時，覺得人類原很聰明，時時在進步中，這類害人害己的事情在現今當會寥寥然已成絕跡了吧？

△本期封面「晚秋」爲日本畫壇元老，活躍

△「論中國新舊文學之蛻變」一文，是丁先生讀了內山先生和陶先生對談後，有所感觸而寫的。丁先生係科學時代的舉人，曾任震旦大學，復旦大學，大慶大學教授，江蘇地方法院庭長等職，對於中國新舊文學都有根底。我們讀了此文後，可知中國新舊

一時之日本文展審查員小野竹喬畫伯之巨作。氏之名望不只爲日本畫壇所熟知，而且還爲日本畫界造就了許多傑出的優秀的門下弟子。

原畫是由每日新聞社請託，特意爲本刊執筆的日本京都郊外之「晚秋」。其充分流露着崇高之藝術的手腕的作品。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文友總社廣告部接洽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本刊文字)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四 元 郵費在內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C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賣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郵費在內)

每月(二册) 八 元

半年(十二册) 四十八元

全年(二十四册) 九十六元

商 易 貿

廠 粉 麵 江 鎮 行 洋 井 新

號一街河新江鎮場工
號十三路口漢海上所業營

號十三百路口漢海上店本
州揚·江鎮·津天·島青店支
湖蕪·州蘇·京南·錫無